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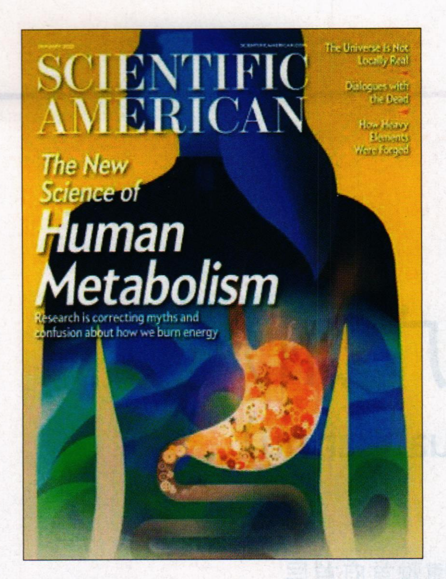
2023.2.6
2023年第6期，总第1224期
www.lifeweek.com.cn



幸存的爱情

9 771005 360239 06>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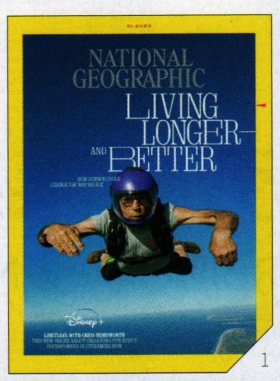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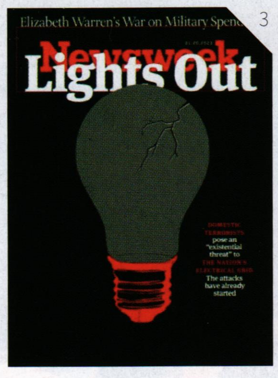

《科学美国》20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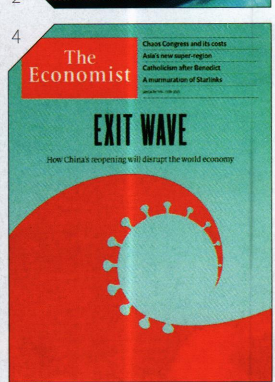
人类新陈代谢的新发现

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者和十几家实验室花了数十年，建立了大型人类代谢数据库。他们收集了从出生仅 8 天的婴儿到 90 多岁的男女在内的 6400 多人的数据。研究发现，新陈代谢在整个童年时期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在青春期缓慢减速，在 20 岁左右达到成人水平。20 岁到 60 岁的中年，新陈代谢始终稳定，直到 60 岁，新陈代谢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1 《国家地理》2023.1.5

衰老可以被“治愈”吗？

科学研究已经可以延长老鼠的寿命，但是在老鼠身上有显著效果的实验性药物仍没有一款上市。细胞衰老、炎症、新陈代谢的破坏等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目前，科学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研究员根据美国 12 万人 10 年来的数据发现，好的饮食习惯、定期锻炼、保持健康体重、不抽烟、不酗酒可以使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至少 10 年。

2 《新科学人》2022.12.28

庞然大物

蓝鲸一直是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生物，而新的化石发现表明，2 亿年前的掠食性海洋爬行动物鱼龙的体形可能比蓝鲸更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英国已知最大的完整鱼龙骨骼。经检测，骨骼 96 厘米长，是鱼龙下颌骨，大约有 2 亿多年的历史。这只鱼龙生活在三叠纪末期，按比例计算，估计身长 20 ～ 25 米。

3 《新闻周刊》2023.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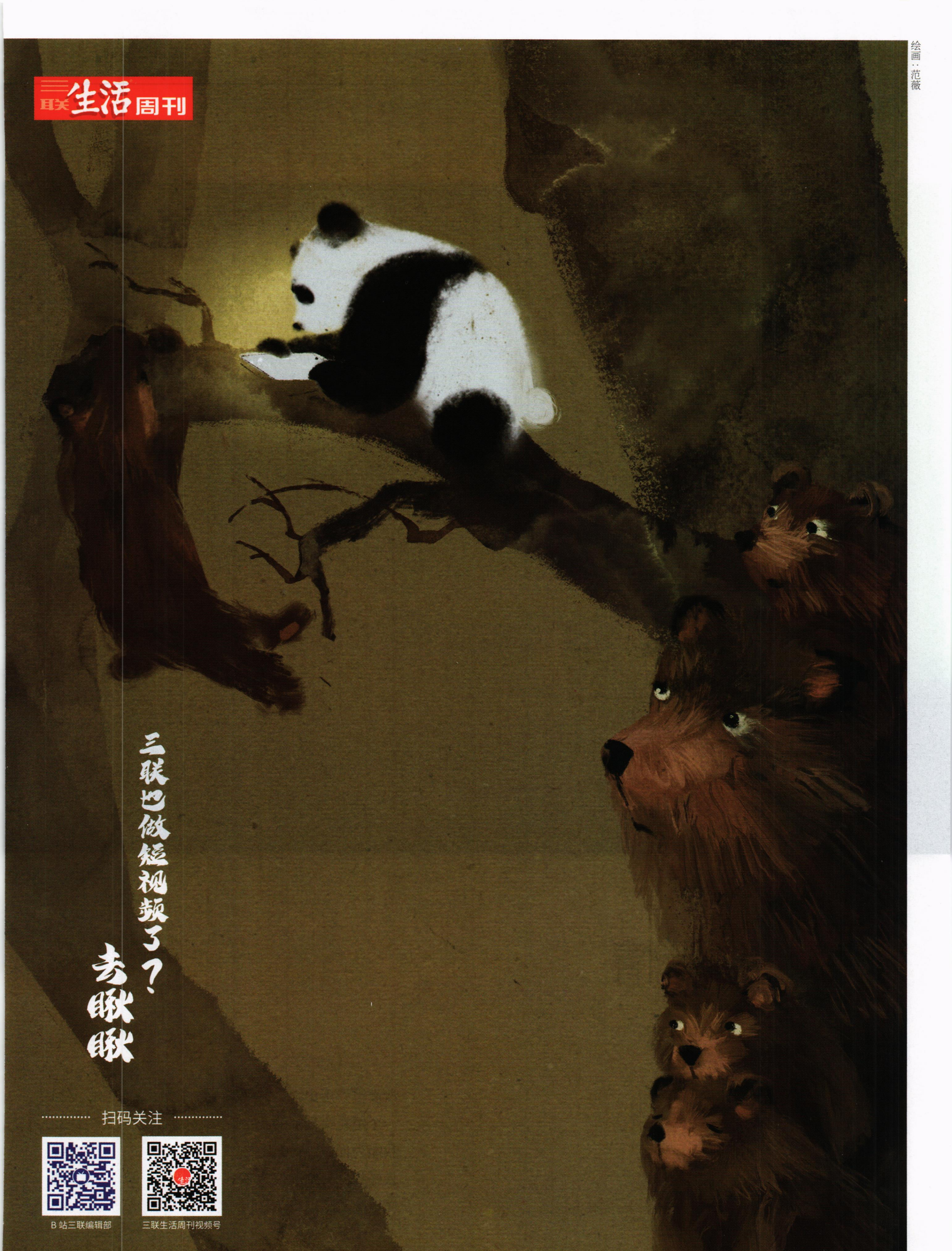
被攻击的电网

2022 年前 8 个月，美国电网遭受了十多年来最多的破坏，共 107 次。近期在华盛顿州的破坏行为导致大约 1.4 万人在圣诞节当天断电。《新闻周刊》获得的文件显示，这类攻击大多与“加速主义”、极右翼和新纳粹意识形态有关，他们将电网视为国家的薄弱环节，而数十万英里的高压电线和数万个输电变电站构成的电网几乎无法被完全监管。

4 《经济学人》2023.1.7

中国重新开放将如何影响世界

中国宣布于 1 月 8 日对外开放边境。《经济学人》预测随着中国市场对大宗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全球经济活动将大幅反弹，中国的重新开放将是 2023 年最大的经济事件。经济学家预估，2024 年前三个月的 GDP 可能比 2023 年的第一季度高出十分之一。但部分地区也可能面对更高的通胀或利率，影响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



绘画：范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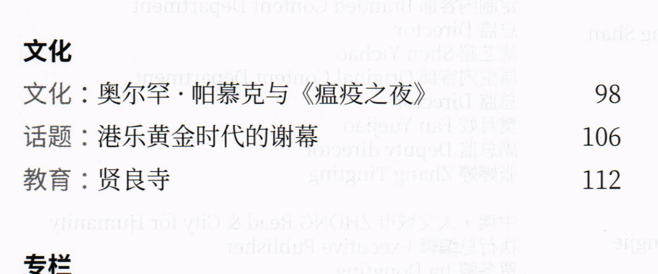


28 封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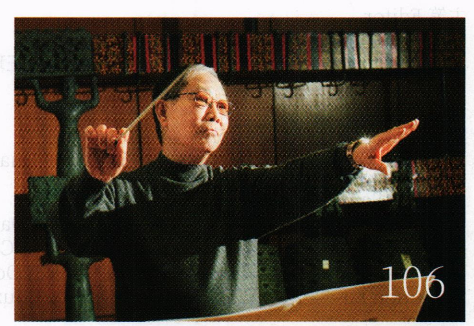
幸存的爱情



社会



文化



专栏

封面绘图：范薇

2023年第6期，总第1224期，2023年2月6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肖启明 Xiao Qimi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何奎 He Kui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陈赛 Chen Sa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编辑 Senior Editor
陈晓 Chen Xiao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杨璐 Yang Lu　徐菁菁 Xu Jingjing
薛巍 Xue Wei

主笔 Editor
丘濂 Qiu Lian　苗千 Miao Qian　黑麦 Hei Mai
王海燕 Wang Haiy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王珊 Wang Shan
黄子懿 Huang Zi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资深摄影 Senior Photography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张雷 Zhang Lei　黄宇 Huang Y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吴丽玮 Wu Liwei　孙璐璐 Sun Lulu　杨丹 Yang Dan
孙若茜 Sun Ruoxi　艾江涛 Ai Jiangtao　刘畅 Liu Chang
薛芃 Xue Peng　张从志 Zhang Congzhi　董莹洁 Dong Yingjie
陈璐 Chen Lu　吴淑斌 Wu Shubin　于楚众 Yu Chuzhong

记者 Reporter
李秀莉 Li Xiuli　李晓洁 Li Xiaojie　冯化雨 Feng Huayu
魏倩 Wei Qian　印柏同 Yin Baitong　肖楚舟 Xiao Chuzhou

专栏作家 Columnist
朱伟 Zhu Wei　张斌 Zhang Bin　宋晓军 Song Xiaojun
朱德庸 Zhu Deyong　卜键 Bu Jian　唐克扬 Tang Keyang

特约插画师 Special Illustrator
范薇 Fan W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副总监 Deputy Photo Director
覃柳 Qin Liu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Sanlian Life Media Co., Ltd.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李鸿谷 Li Honggu
副总经理 Deputy General manager
李伟 Li Wei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总经理助理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贾冬婷 Jia Dongting

经营拓展部 Busines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李伟 Li Wei

广告部 Advertising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孟蕾 Meng Lei　施进 Shi Jin
生活市集事业部 LIFE Marke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李晔 Li Ye
生活实验室事业部 LIFELAB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刘刚 Liu Gang
定制内容部 Branded Cont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沈艺超 Shen Yichao
原生内容部 Original Cont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樊月姣 Fan Yuejiao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婷婷 Zhang Tingting

中读 + 人文城市 ZHONG Read & City for Humanity
执行总编辑 Executive Publisher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内容总监 Content Director
俞力莎 Yu Lisha
行政总监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钦峥 Qin Zheng
运营总监 Operating Director
李琳 Li Lin
技术副总监 Deputy Technical Director
卢威澎 Lu Weipeng
松果生活总监 LIFE+ Director
蔡华 Cai Hua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庄山 Zhuang Sha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法务总监 Legal Director
陈茂云 Chen Maoy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总监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总监助理 Associate Director
潘海艳 Pan Haiyan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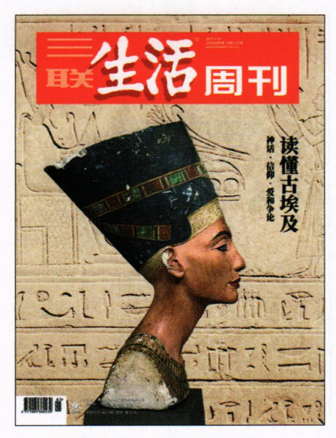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1223 期

读懂古埃及

从立项到建成，20 多年过去，大埃及博物馆新馆终于要开放了。宏伟的金字塔、奢华的法老陵墓、奇幻的埃及神话……关于古埃及的一切，都弥漫着神秘的特质，让人心驰神往。可想象中的历史文明总是宏大却片面的，在考古学者的眼里，埃及文明有什么新发现呢？读完这期封面故事的深入专访，古埃及似乎变得更具体了，希望能看到更多丰富的个体叙事。（@ellen）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易主的口腔诊所

前年夏天，赵姐的闺女小荷考上了当地的大学。开学前的暑假，赵姐想给小荷把牙齿矫正一下。经人介绍，母女俩来到一家私人口腔诊所。仔细查看牙齿后，大夫给小荷做了矫正治疗，而且制定了一套长达两年的矫正方案，矫正完成后，全部费用加起来接近 3 万元，赵姐按照诊所要求分期先交了两万。这之后，根据矫正方案，小荷每两个月到诊所复诊一次，每次都从大夫那里领两个月够用的牙套。每次复诊，大夫都说小荷牙齿移动挺好，回家继续戴牙套就行。

事情在去年 8 月份开始不对劲了：赵姐在给小荷预约复诊时，诊所前台总说大夫们在培训，目前店里没有人。但对于小荷的情况，前台似乎又了如指掌。前台告诉赵姐，大夫临走前交代了每个病人的情况，小荷属于自行矫正特别好的，回家继续戴牙套就行了。于是，从去年 8 月开始，每次的复诊成了领牙套，好在小荷的牙齿确实越来越整齐，赵姐对诊所虽有疑虑，却也没太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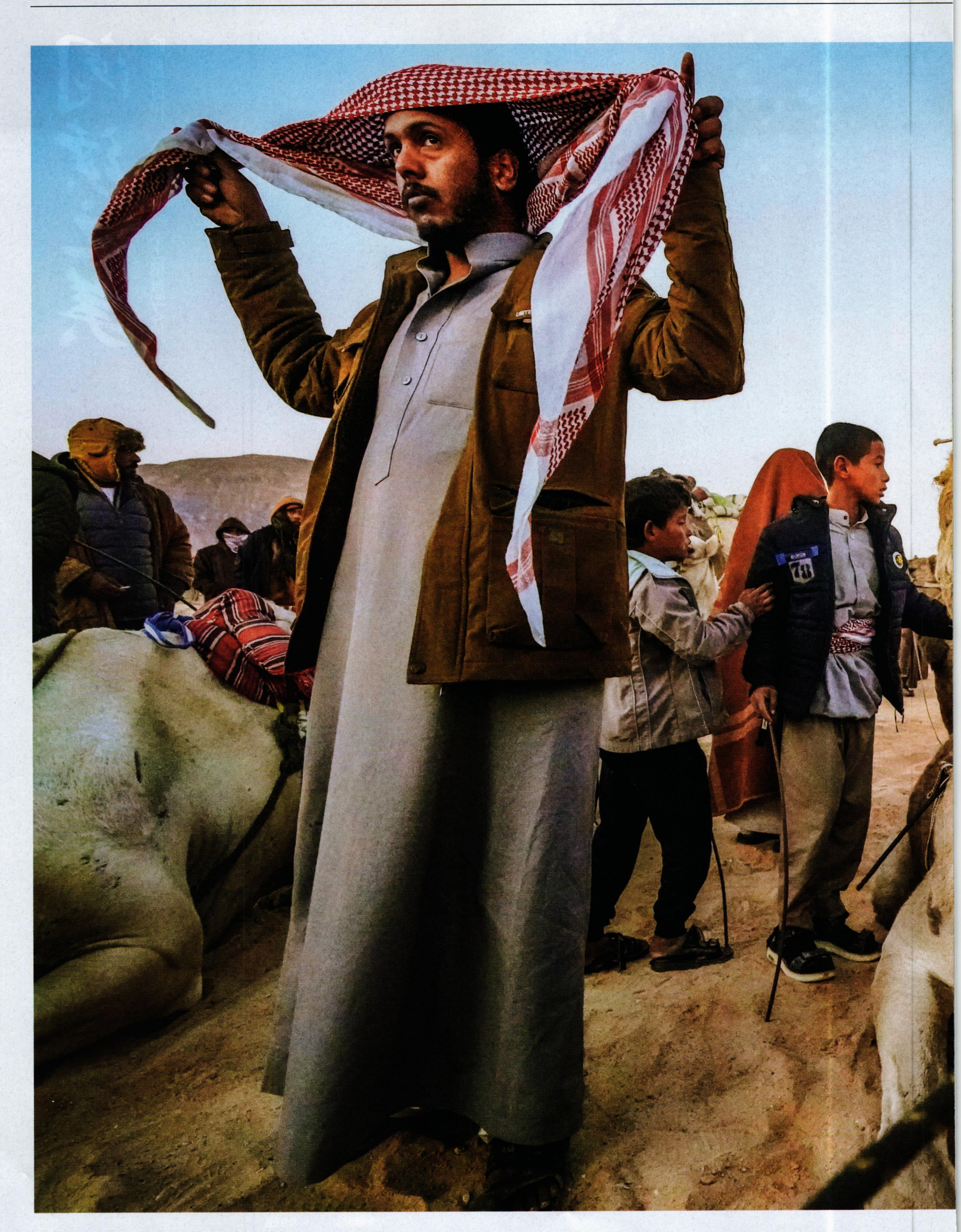
去年年底，当赵姐帮小荷预约复诊时，电话中得知诊所已经换了名字，前台的小姑娘也换人了。新前台告诉赵姐，从前给小荷矫正的大夫回来了，还在这里上班，可以让孩子过来看看矫正情况。赵姐带着小荷来到诊所，这才发现诊所除了换了招牌，其他变化并不大。大夫还是从前的大夫，看过小荷的牙齿后，他建议小荷调整矫正方案，而且说了一堆理由。调整矫正方案，赵姐觉得没啥问题，让赵姐不满的是，大夫让赵姐重新去核对矫正费用，多退少补。诊所的工作人员核算后告知赵姐，孩子的矫正费用一共 2 万元。赵姐说，我们已经交过一次钱了，按照之前的矫正方案，只有几千块钱的费用没结算。没想到工作人员说，诊所换老板了，赵姐之前交的那些钱都给了以前的老板，没收半分钱。随后还指指墙上挂的营业执照："我们是 11 月份刚成立的诊所，和之前的诊所没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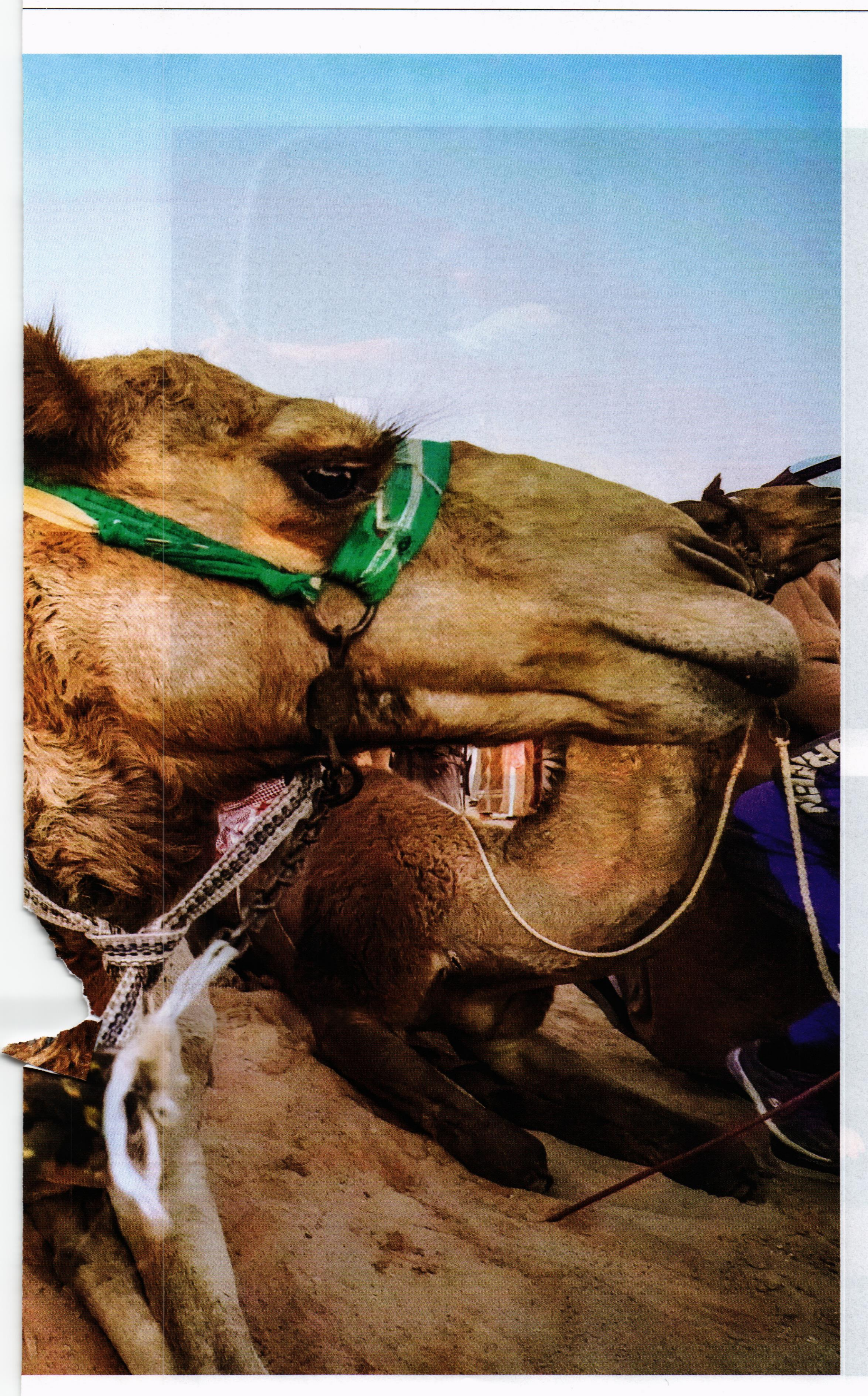
赵姐联系之前的诊所老板，老板说会帮着协调，让赵姐等电话，结果赵姐等来等去，等来的却是前老板的失联。赵姐找到当地卫生局，希望卫生局出面干预。卫生局给出的答复是："诊所换了老板，原来老板不干这行了，我们对她也就没有了监管权力。"

就在赵姐投诉无门时，小荷的牙齿开始出现疼痛症状。赵姐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看了看，大夫说，孩子的牙根骨已经露出来，而且前下牙骨开窗，需要手术治疗，可能还要植骨。

赵姐挺后悔，后悔不该听信别人带孩子到小诊所看牙。她决定了，等孩子手术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之前的诊所退还矫正费用、承担手术费。（读者 小罗）

本期截稿时间：1 月 14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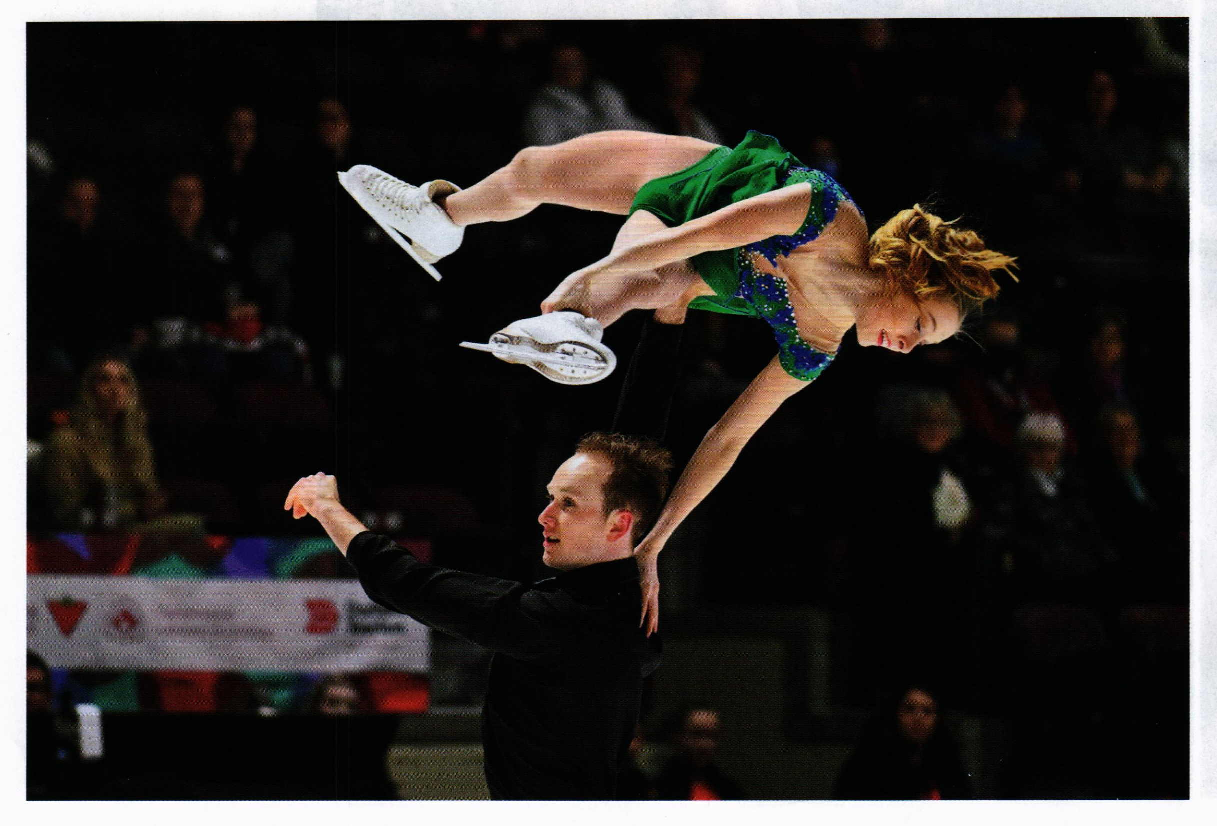




埃及 | **骑骆驼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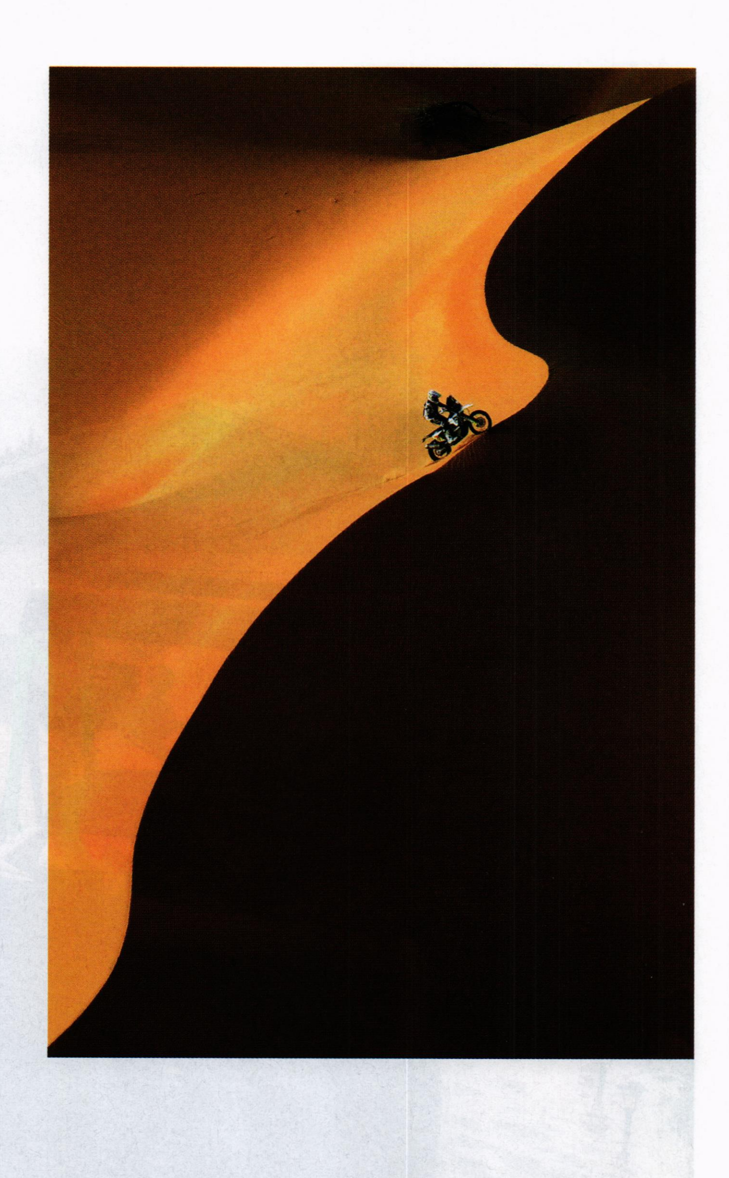
1月10日，南西奈省举行一年一度的WadiZalaga骑骆驼比赛。图为一只骆驼和它的主人在起点等待比赛开始。





沙特阿拉伯 | **达喀尔拉力赛**

（右图）2023 年达喀尔拉力赛继续展开较量，赛事全长 8549 公里，其中 4506 公里为特殊赛段。图为 1 月 13 日第 12 赛段现场。



巴西 | **拘留**

（左页上图）1 月 10 日，首都巴西利亚发生冲击政府机构事件，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部分涉事支持者被拘留。

加拿大 | **花样滑冰**

（左页下图）1 月 13 日，安大略省奥沙瓦，2023 加拿大冠军杯花样滑冰锦标赛赛况。


2138



美国 | **强降雨**

（左图）1月10日，连日降雨后，加州默塞德地区多数房屋和车辆被漫过堤岸的洪水包围。图为居民在被淹没的家中打捞物品。

英国 | **奇思宝柜**

（下图）1月12日，太阳马戏团的演员们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进行“奇思宝柜”剧目的彩排。



阶梯电价下的12月电费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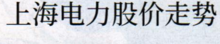
文 · 邢海洋

当上海人拿到12月电费单的时候基本上一脸懵。春季居家两个月，夏天高温开空调，冬天寒流来得猛，电费刺客在12月横扫上海滩。自然，阶梯电价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上海，用电量不超过3120度，执行第一档阶梯电价；累计用电量大于3120度且不超过4800度，执行第二档阶梯电价；超过4800度则执行第三档阶梯电价。上海的梯度电价也有峰谷之分，第一档峰时段0.617元，谷时段0.307元；第二档峰时段0.677元，谷时段0.337元；第三档峰时段0.977元，谷时段0.487元。不难看出，最高档比最低档高出六成。有了阶梯电价的概念，就不难猜想到年度计费的最后一个月电价突然蹿升的原因。但据多方反映，电费并不是只涨了一倍，而是七八倍地飞涨，这就只有梯度电价能解释了。

12月份上海居民电费账单让人看不懂，最主要的是加入了冬季取暖费用。中国的冬季供暖基本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没有公共供暖，遇到寒潮天气，过去家家户户还烧炭取暖，如今搬入楼房只能用电暖器。可0.977元/度的电费，如同电老虎一样挡在面前，即便是谷时段0.487元的电费也是让人吃不消的。既要温暖过冬，又要节省电费，这就成了南方人躲不开的痛楚。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土地面积只占国土的25%，却生活着全国超过55%的人口。除了海南岛的三亚，每年少则几天，多则两三个月，这55%的人口其实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上海电费刺客的报道中，有的家庭一个月突然多出了一千五六百元的电费账单，仔细排查才发现，原来是踢脚线取暖器一直开着。似乎是居民大意了，以至于浪费了电，可电和自来水乃至数字流量是不一样的，打开水龙头水白白流走，那是浪费，取暖器通电，电能变热能，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一定的舒适度。长江流域的冬天经常阴风冷雨，全天温度仅超过冰点，那种冷是冻到骨头缝里的冷。如果说温饱线上的国人冬季取暖还是奢侈品，如今社会富裕，取暖已经是刚需了。





南方应不应该集体供暖，以什么方式供暖，这不仅是一个"老问题"，且是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南方不产煤，燃煤供暖不现实也不环保，天然气资源又有限，而太阳能等新能源，又因为聚楼而居的城市发展模式变得不可行。南方人想冬天不挨冻，也只有电取暖一种方式。好在夏天居民们也得靠空调降温，而空气能热泵就是空调的原理。制热能力上空调是比电暖器好得多，从空气中吸取热量，能效比能达到1 ∶ 3，也就是消耗1kw的电能搬运3kw的热量，而电暖器使用电热丝，1kw的电能只放出1kw的热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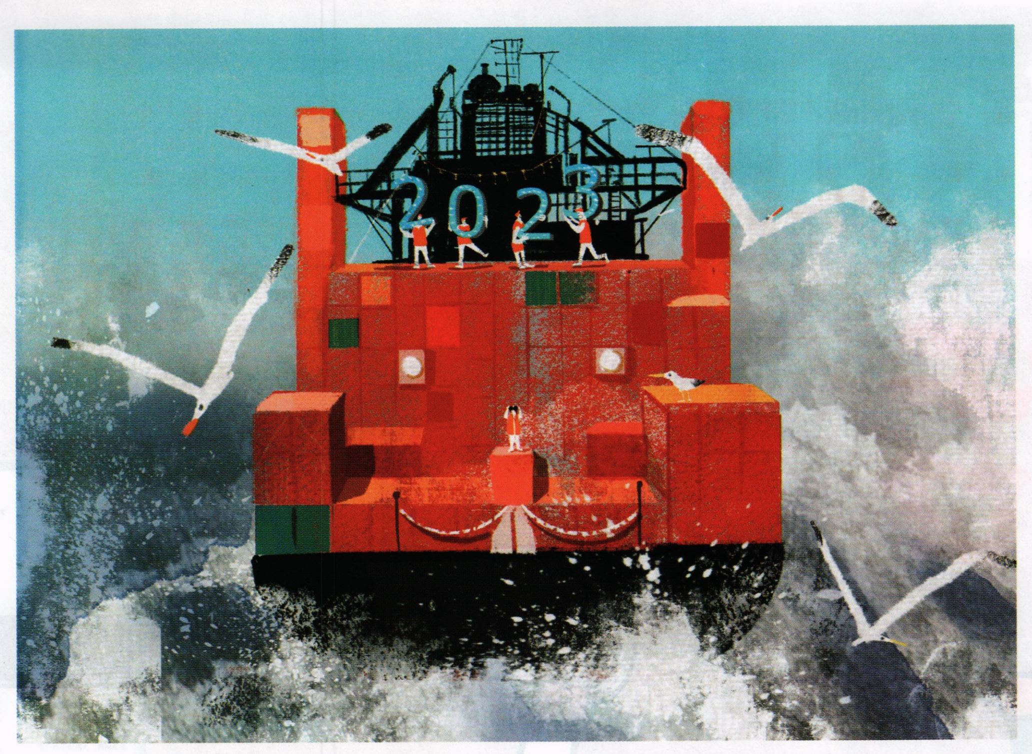
有了空调这个制热神器，剩下的就是电费账单了。我国大范围推广阶梯电价始于2010年，这期间电费鲜有调整，发电厂之所以还能正常运转靠的恐怕就是阶梯电价了。彼时居民每人年均用电382度，到了2019年增长到732度，接近翻了一番，到了2021年，则增长到838度。如此增长势头，一个三口之家年均用电量已经是2500度，很多地方已经触碰到了阶梯电价的第二阶梯。若考虑到全国范围内收入的不平衡、气候条件的差异，夏用空调冬要取暖的南方，多数城市居民或面临着高梯度电价，相当一部分则不得不缴纳带有惩罚性质的、比基本电费高六成的三档电费。

自2010年，调节居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2011年，免征额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2019年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仅免征额度这一标尺，就翻了一番还多。相对应的，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1033元，202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7412元。种种数字都表明我国的电费阶梯已经严重滞后于居民生活状态。

尤其是，当保暖需求成为刚需，电费的适度优惠就带有了社会公平和福利的性质。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三联生活周刊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栏目插图·范薇

最豪横的年终奖

继2021年给员工发放40个月年终奖后，长荣海运2022年继续加码，年终奖升级到平均50个月，一些员工收到超6.5万美元的工资单。其实下半年海运市况下滑，长荣海运的股价在2021年惊人地上涨250%后，去年暴跌54%，可长荣营收预计仍将飙升至创纪录的207亿美元，是2020年营收的3倍多。

多存了8万亿元

2022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刷新历史纪录。2021年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这意味着2022年一年居民多存了近8万亿元。存钱而不是花钱，反映的是2022年疫情反复，居民消费场景减少，又因预期不明朗而增加了储备。

Paxlovid 未入医保

辉瑞的新冠治疗药物Paxlovid未能进入医保目录，意味着按此前规定，辉瑞新冠药医保报销仅到3月底。Paxlovid报价多少，传言纷纷，最多的是"Paxlovid以700元进入医保目录"，但医保局予以"辟谣"。有分析指出，目前1890元的售价对辉瑞来说已经伤筋动骨，而医保局的价格舒适区却要低得多。



倒奶杀牛

“河北奶协”微信公众号上，省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发文，“这是又要让我们‘倒奶杀牛’吗？”一头奶牛每天的草料费大概要80元，牛奶却无销路，几十头牛的牧场，一个月亏几十万元，河北、内蒙古、山东等地已经开始有“倒奶杀牛”的现象。供应持续增加，但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原奶阶段性过剩。截至2022年底，原奶价格已较两年前高点下降6%。



马云不再是实控人

1月8日，阿里巴巴集团在港交所公告称，马云将不再控制君瀚和君澳持有的蚂蚁集团多数投票权。马云将放弃对公司控制权，意味着公司治理框架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或许是为了符合监管要求。2020年，蚂蚁金服轰动一时的IPO被取消，阿里巴巴后来又因垄断被罚款182亿元。公司控制权的改变，或有助于蚂蚁金服未来的重新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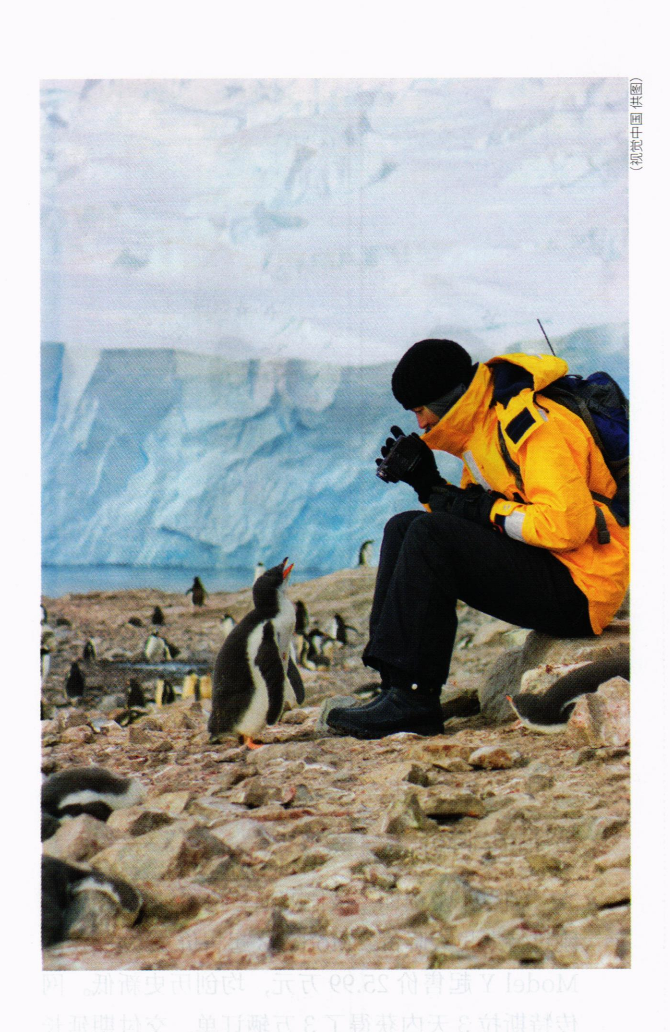


特斯拉大降价

销量不及预期，被比亚迪“挤下神坛”。元旦刚过特斯拉大降价，Model 3起售价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25.99万元，均创历史新低。网传特斯拉3天内获得了3万辆订单，交付期延长至1～5周。而随着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终止，国内各大新能源车企开启了新一轮的涨价。特斯拉利润率超豪车，而国产新能源普遍微利，一场碾压又将上演。

中小银行调整存款利率

理财也可能亏损，银行揽储主战场又恢复到存款。岁末年初伴随着年终奖发放，银行大力“揽储”，山西柳林农商银行、河南宜阳农商银行、河南义马农商银行等就上调了存款利率。但包括哈密市商业银行、乌鲁木齐银行、新疆银行等却下调了利率。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后，中小银行经营风险增加，资金流入减缓，只好见招拆招，分头应对。


（视觉中国 供图）

万年寒暑谁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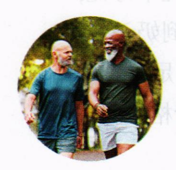
通过分析西南极冰盖分水岭冰芯中的水同位素比率，一个多国研究小组准确还原了过去11000年该地区每年夏季和冬季的温度变化状况。发表于《自然》上的论文指出，从全新世早期到中期的6000多年中，因为夏季日照强度增加，南极洲西部夏季气温一直在升高，并于4100年前达到顶峰，但之后便呈现下降趋势。而在这一万多年里，夏季和冬季的温度变化令西南极冰盖的厚度降低幅度保持在162米到58米之间。该研究将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极地地区季节性温度变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从而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效应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好消息



杂交水稻新突破

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为首的多国农业生物学研究小组借助无融合生殖的育种技术，成功令商业杂交水稻的高性能杂交优势延长到了三代以上。这将显著降低稻农购买种子的成本，同时在不增加土地、水和肥料使用量的情况下实现稻米增产。



宜出行的要素

发表于《城市》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分析了21个国家地区355个城市社区的居民出行状况后发现，那些离家步行20分钟距离内有商店或公园、社区道路连通性好、环境相对安全的人，更容易达到每周走路或骑车150分钟的推荐标准。

坏消息



肥胖伤眼

《科学》杂志上一项针对小鼠的加拿大研究发现，肥胖会导致免疫细胞的DNA结构发生持续改变，更容易生成炎性分子，加剧视神经炎症和视网膜损伤，从而增加患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风险，而这种眼科疾病是导致永久性失明的主要原因。



快餐伤肝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小组追踪调查了3954名成年人的饮食习惯和肝脏健康状况后发出警告，约有29%的人每日摄入热量的20%以上来自快餐食品，而他们的肝脏脂肪堆积情况更加严重。这会显著提高肝硬化、肝癌或肝衰竭的患病风险。

享乐者所到之处总能收获各式各样的快乐，这些快乐显示了大自然内在的理想与深度。因此，尽管享乐者的阅历具有一定的悲剧性，却也是兴趣盎然，充满了某种人性的凄婉。浪子转化为圣人远比一本正经的伪君子容易。

——美国文学家桑塔亚那，《人性与价值》

鸡蛋一块两毛钱一打，百万家产的人吃这种蛋，你也吃这种蛋，大家在同一个超市买蛋，你和他的区别是，他用瓷盘子吃蛋，你用纸盘子吃蛋……中国社会虽说守望相助，其实也守望相讥、守望相炫耀，给你很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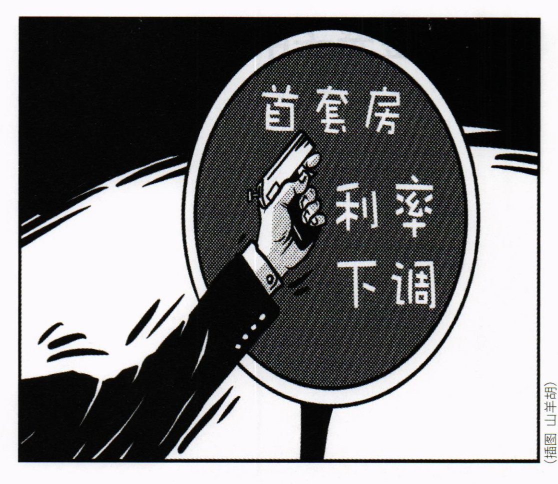
——中国台湾散文家王鼎钧

何平没有武术指导，但他用了很多方法去拍摄武打动作，比如他用一招必杀的动作设计，在戈壁大漠的荒凉肃杀衬托之下，让人看电影时一直揪着心。影片效果一点也不逊于同时代“嘿哈嘿哈”打斗激烈、感官刺激的香港武侠片。

——导演李杨

德里达认为话语中既不存在主题也不存在真理，只有不同的视角及其延异。延异意味着意义持续从试图固定它的努力中逃脱……如果德里达是正确的，那么有关这一理论的 40 本书中可能有 39 本（甚或 40 本）都是多余的。

——英国哲学家格雷林，《企鹅哲学史》



（插图 山丰胡）

如果要惩罚一个人，就必须要伤害他。如果要改造一个人，你必须帮助他提高。而伤害不能使人提高。

——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

数字

27 亿

英国将从今年 10 月起全境禁止一次性塑料餐具，以减少塑料污染对海洋的侵害。英格兰每年会使用 27 亿件一次性餐具，其中只有 10% 得到回收利用。

40 %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2023 年的薪酬总额削减逾 40% 至 4900 万美元，主要由于股东的意见以及库克本人要求调整薪酬。库克 2022 年获得的薪酬总额达到 9940 万美元，将降至 4900 万美元。

100 万

瑞典国有矿业公司 LKAB 宣布，在北极圈北部发现了欧洲最大的稀土金属矿藏，含有超过 100 万吨稀土氧化物，是欧洲已知同类矿床中最大的。



镀金笼子中的鸟

文 · 詹津　图 · 谢驭飞



哈里王子出了本回忆录《备胎》，有朋友表示看他的书就是浪费时间，认为他出书纯粹是为了挣钱，而且他一直在出卖自己的故事，应该也没什么新鲜的好说的了。但这本书是普利策奖得主莫林格协助他写的，语调很亲切，也比较勇敢地面对现实，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比如在他哥哥婚礼结束后，他目送他们坐上马车前往白金汉宫，他说："我忍不住觉得这是又一场告别。又一次分离。那天早上我护送着进入教堂的哥哥永远地消失了……爸爸结婚时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婚礼是开心的时刻，但也是低调的葬礼，因为在宣誓后人们通常就消失了。我想身份就是一个等级体系。我们主要是这样一种人，然后是另一种人，直到去世。每一个新的身份接过了自我的王冠，但让我们离本来的自我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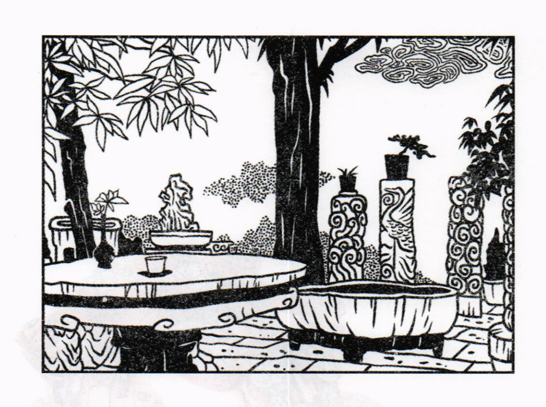
生为王子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吗？《泰晤士报》一篇专栏说："在21世纪，出生于皇室就像进入了一场终生的、会毁掉人生的游戏表演。从童年开始就要准备好被公开羞辱。最亲密的谈话都会出现在网络上……热爱莎士比亚、建筑、古典音乐和历史课的查尔斯如果当老师会过得更幸福。"

18岁的时候，哈里感受到了做王子的困苦和无奈："由于我数个小时的努力学习，以及爸爸安排的补课，2003年6月我完成了在伊顿的教育。对于我这样一个如此不像学者、如此无法专心的人来说，这算一个壮举了。"但后来一位艺术老师说他作弊，报纸也说他作弊，嘲笑他连一个很简单的考试都不能通过。他想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为自己伸冤，他爸爸说别去看报纸就行了。哈里认为身为王子，他就像镀金笼子里的鸟，"叫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放弃我们的自主权"。

纽约的上流社会有所谓400名门。英国作家简·莫里斯在《曼哈顿1945》中说："在曼哈顿92街的街角住着单身汉花花公子约翰·阿斯托和他的25个仆人。在51街的街角，范德尔比特夫人每晚在家，长镜子旁燃着蜡烛，一面墙上有透纳的风景画，另一面墙上是一个17世纪的挂毯，她用银茶具招待外交官、王公、军官、国外的王族，她有一次对英国来客说，认识他们的三位国王。"大萧条之后，很多纽约有钱人仍然像以前那样阔。"他们的管家仍然在公园里给他们遛狗；他们的欧洲保姆仍在船池边带着少爷小姐；他们的司机穿着皮裤、双排扣夹克，有时围着白围巾。大都会歌剧院的包厢，南侧的更值得拥有。即使住进公寓也没有限制他们的风格，因为跟他们过去的一样宏伟。"有一对夫妇的房子有54个房间。要想进入1886年开始出版的纽约《社交登记表》，要么自己申请，提交自己的家谱，列出名册中跟你有关系的六个人，要么跟其中的人通婚。名册中有的家族旁边注明，他们是"五月花"号上的移民的后人。到1982年，为纽约"四百名门"后裔举行的盛大舞会上，会场有48间屋子，门票200美元，但其中有很多人日子过得不太好，一位女性竟然当起绘画老师了。其中这种教书育人、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许胜过富豪千金养尊处优的日子。

有房的人，开始卷院子了

文 · Cy　图 · 谢驭飞



前几天，朋友邀请我去她刚装修好的新家做客。我买了些温居礼物，准备瞧瞧她吹嘘已久的房子究竟是何等风姿。

到了目的地，朋友领我实地参观了一番。她的房子是一套一楼带院的洋房，室内装修是简约现代风，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倒是那方额外附赠的小院儿，被朋友打理得绿意盎然，别有一番风味。

这院子仅仅40多平方米，面积不大，却显得灵动丰富。有鱼池、有绿植、有花架，角落里还有一块休闲娱乐区域，可以用来烤肉烹茶。颜色寡淡的冬季里，这座小院被植物拥簇得满满当当，就像一颗色彩鲜亮的子弹撞进视野，让人莫名地心情愉悦。

中国人骨子里的“院落情怀”难以割舍。从小做着“院子梦”长大的朋友，毅然决然把积蓄都投进了这个一眼就爱上的房子。

在古代，文人注重寓情于景，寓意于院，庭院便成为修身养性的栖息地。发展至宋代，“文人庭院”不仅为士大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还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宋词中，关于庭院的创作也俯拾即是。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轼，在穷困潦倒之际得到一块营地，取名为“东坡”，并在此盖了一间草舍，建成之日适逢降雪，遂名“雪堂”。院子前有细柳，后有梅花，西侧还有一泓微泉，自此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传世佳句。

又诚如老舍先生，偏爱独门独院，用百匹白布置换下北京东城的一所小院。院中有他亲自手植的两棵柿子树，秋日里满树硕果，红火喜人，其夫人胡絜青便给这个院子起名叫“丹柿小院”。除了树木，花草更多。有盆栽石榴、夹竹桃、昙花、腊梅、月季……每当夏秋之夜，星斗满天，老舍就邀请一班好友秉烛赏花，大有古代文人的雅士遗风。

我家也有个院子，但看起来跟村里的自建房差不多。没有高大上的绿植花卉，只有接地气的瓜果蔬菜。到了冬天，裸露的田埂就秃成了光杆司令，比起朋友的精致格局差了十万八千里。

时尚是个轮回。如今，朴实的庭院经济早已满足不了当代人的精神需求，昔日文人追捧的“围炉煮茶”再度走红，漂亮精致的庭院也成为现代人买房的高端配置。

或许是过去一年宅家机会太多，年轻人更青睐于私密、温馨的消费场景。在家里围炉煮茶、品茗聊天、烧烤夜话，占据了社交平台的热门推荐位。朋友设计的庭院休闲区，就配置了烤炉、火锅、茶桌等装备，还能挂出一个大投影。晚上放场电影，涮上羊肉，煮上绿茶，就是一出“居家版高端露营”，幸福程度比起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京都很多私宅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叫作坪庭，最小面积不超一坪。他们素擅在方寸之间雕琢气氛，为的就是在这小小天地中，营造出别样的美景。

余秋雨曾说：“一道墙把家庭围起来，里面是个独立世界，院落就是他们的天地。”写到这，我倒也想好好拾掇一下我家的院子了。栽些竹树花草，并三两好友围桌而坐，看日出红霞、薄暮斜阳，生活也就值得了。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交叠萦绕

梵克雅宝 Boogie-woogie 手链的半圆图案互扣交织，尺寸较大的金质链节看似硬朗，实则柔软灵活，每个部件的圆形或椭圆形中央钻石均对称镶嵌，在视觉上达到和谐平衡。



机械数字时窗

朗格 ZEITWERK 腕表的专利装置通过三个圆盘组成的跳字式数字装置呈现，一个显示小时，另两个分别显示分钟的个位和十位，全新铂金 950 款配备带有两枚主发条的发条盒，动力储存增至 72 小时。



新春限定

特威茶限定款 Tea Party Tea 的锡罐以绿松石色为主调，缀以传统中国建筑“牌坊”为灵感的烫金装饰，艺术化的兔子欢快舞动，温暖治愈的卡通风格与清新绿茶搭配甜暖香草的口味相呼应。



巴掌投影仪

Stem Projector 犹如一款触摸控制的手持遥控器，手指顺时或逆时滑动便可实现影像的加速快进或倒带，还可随心情变换投影屏幕的形状，小小体积内置立体声扬声器。

触觉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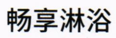
Skinetic 让用户在虚拟环境中的交互感更逼真，这款均码的设计带有 6 个可调节点以平衡长度和宽度，多个音圈电机分区域控制振动的强度与幅度，实时提供触觉反馈。



稳定缓震

PE Nation x ASICS 自带肌理感的网眼鞋面通过配色呈现运动科技感，FlyteFoam 渐变色中底由于加入弹性纤维，具备优良的性能和耐久性，结合后跟 GEL 缓震胶，令冲击防护更加充分。





畅享淋浴

汉斯格雅 Pulsify 手持花洒除常规配置 PowderRain 和 IntenseRain 式出水方式外，第三种出水有两种选择：一款搭配按摩水流，强劲有力用于舒缓放松；另一款配备单股式出水，适合冷水浴疗法。



玫瑰胸针

Saint Laurent Rose 胸针如同一朵盛开的玫瑰，红色绸缎制作的花瓣错综复杂地组合在一起，每一片都呈现出细微的色彩变化。

激光雕花

Alaia Mina 手提包用红色小牛皮制作，激光切割工艺形成镂空的几何图案，细腻雕花接近蕾丝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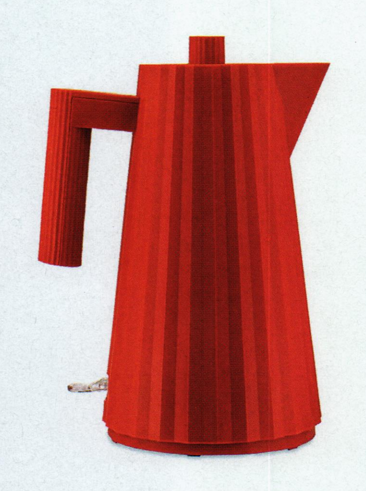


红漆耳环

Sabbadini Tokyo 耳环的原型来自经典链条，由玫瑰金球形耳夹和青铜环状吊坠组成，表面都涂有鲜亮的红漆。

蒸汽弯曲

Wiener Loop 扶手椅受益于蒸汽弯曲木材的技术，山毛榉扶手在末端形成一个轮廓圆润的圆环，再继续往下变成椅腿，木结构和织物软垫选择了相似但不尽相同的色彩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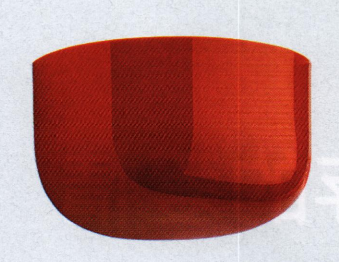


别致褶皱

热塑性树脂制作的 Alessi Plisse 电热水壶，别致造型来自褶皱设计。壶盖、手柄和壶身上的纹理略有不同，电源和开关被巧妙地隐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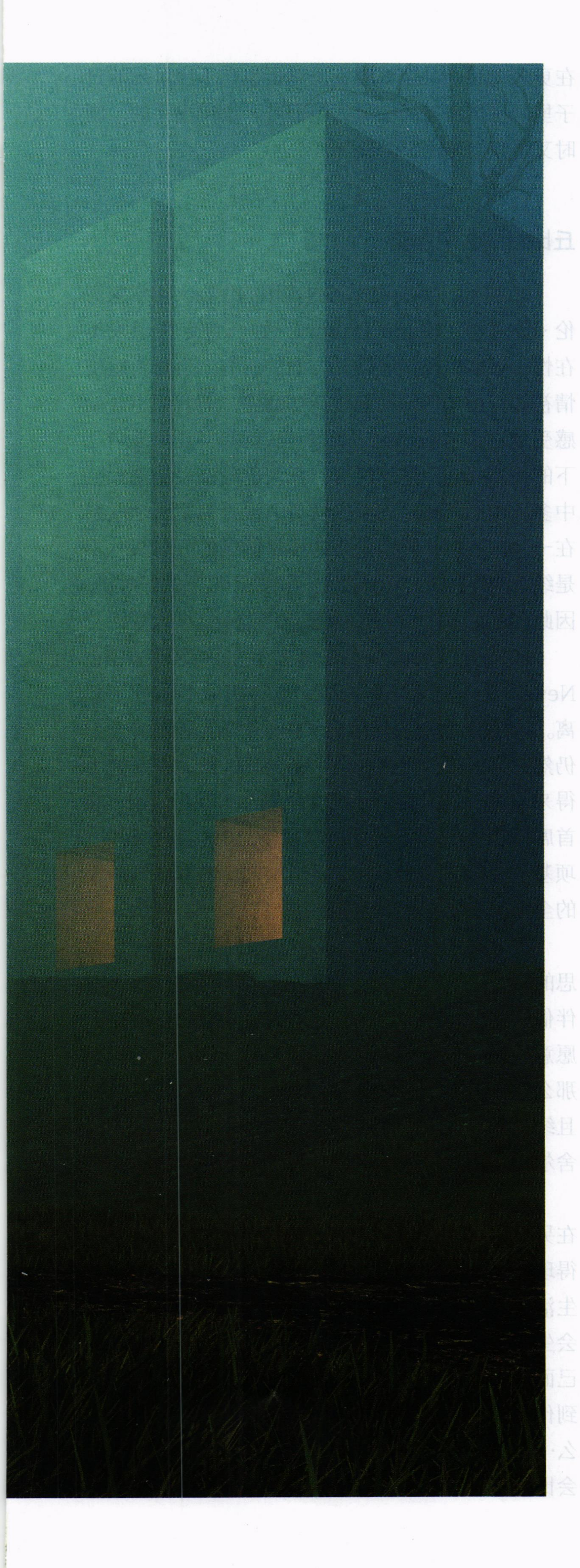
图形化壁灯

Flos Bellhop 壁灯去除多余的装饰细节，以简单线条和聚碳酸酯材料构成图形化的外观，提供柔和的间接照明。





幸存的爱情



记者 · 孙若茜

“任何危险都会推动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与浪漫爱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疫情带来的不是健康的好时机，不是经济的好时机，但可能是一段关于浪漫的好时机。”

我们唯独没有聊到爱情

我前段时间对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做了一个专访，契机是他最新的小说《瘟疫之夜》出版。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叫明格尔的小岛——一个假设的奥斯曼帝国行省。1901年，岛上遭遇了死亡率非常高的腺鼠疫。作家的笔端指向遥远的过去和异乡。据说，五年前他就动笔了，写到第三年新冠疫情暴发，他把小说推倒重写了一多半。故事依然在远方，但组成100多年前瘟疫流行下那幅社会图景的细节，比如关于国家在做什么、公众在生什么气、个体店主们在说什么、医院如何变得拥挤不堪、死者如何下葬、坊间有哪些流言等等，让历经三年疫情的我们也并不感到陌生。

采访中，我的问题涉及写作、涉及历史的建构，他谈到对疫情的理解、对恐惧的认识等等，我们唯独没有聊到爱情。在某个回答中，帕慕克自己说道：“其实书中的恋爱故事也非常重要。”我表示同意，但还是没接起这个话茬。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疫情之下有太多的话题比爱情迫切。

直到这一期，我们将谈论爱情的框架搭建在疫情之下，我才又反复想起帕慕克的话，也想起他小说里几处爱情的小动作。他几次写到拥抱：一处是讲到岛上的防疫队队员排查一间木头房子的时候，在上下隔层之间的椽子上发现了两具紧紧环抱的尸体，死亡时间至少是20天前。他们已经无法确定这两人是夫妻是情人还是别的什么关系。

另一处，是在岛上的疫情变得越发不可控，维持正常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的时候，人们开始自我欺骗以获取一丁点儿希望。作家说，在绝望的处境下，即便是最有知识的人，也会为了寻求安慰而去相信一些虚无缥缈的事物。而当日常的谎言和一些对符号的解读都不足以让人获得希望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想要甘心认命的感觉。

小说中公主的丈夫，也是负责防疫的医生努里发现，有时候总督一天忙下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或者，即便觉得还可以尝试其他办法，也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甚至直接放弃。每到这时，岛上的这几位关键人物，总督、努里还有未来将这座小岛推向了独立的侍卫卡米尔都认为：“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幽暗的光线下与心爱的人紧紧拥抱。”

还有一处，是明格尔岛独立后，卡米尔已经成为统帅。他的妻子泽伊内普染上了瘟疫。当她掀开衣服给他看腹股沟处隆起的肿块时，卡米尔清楚地知道，用不了多久妻子就会痛得神志不清，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就终止了，自己也将走到生命尽头。卡米尔提议带妻子去医院处理脓肿，但泽伊内普哪儿都不想去。于是，卡米尔就把妻子搂在怀里，他觉得这才是她最想要的。接着，两个人就久久地紧抱在一起。被丈夫拥抱的时候，泽伊内普因为丈夫表现得不怕传染，而感受到丈夫对自己真切的爱。卡米尔仔细听着妻子的呼吸声，但作为统帅，他也试图从窗外的声响里分辨外面发生的事情——防疫队里几个好斗的队员和信徒发生了冲突，虽然没有流血，但有人在码头向空中开了枪。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都搂着妻子躺在床上。

瘟疫之下少有拥抱，因此帕慕克每次写到，都让人印象深刻。那是我们认为爱情应该有的样子：虽然不能直接抵御瘟疫，却是弥足珍贵且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是到生命尽头还可以抓紧的慰藉。很神奇，只是这一点点爱情的痕迹，挤在绝望、无力、脓肿和尸体之间，竟让我觉得像在读一个童话。所有能在疫情后幸存下来的爱情，是不是都闪着这样的微光呢？

在疫情之下，对深困在现实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谈情说爱不太可能是生活的重心，我在潜意识里回避谈论爱情，也许还因为很多时候它会让人觉得奢侈：做饭有菜，生病有药，人有基本的自由，才有暇去谈爱情。可平心而论，不论对于谁，爱情本身都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变得奢侈。在魔幻的现实里，获得一份爱情并不一定比找到一粒布洛芬更难。在刚刚成为过往的一次次漫长的隔离和封控中，用一个鸡蛋交换一罐可乐的过程就可能焕发一场爱情。在更多个我们甚至都拿不出鸡蛋也拿不出可乐的日子里，爱情可能还会成为我们唯一拿得出手的，同时又是我们无比想要获得的东西。

丘比特战胜了隔离

2020 年，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的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她一直专注于人类在性、婚姻以及情感模式方面的研究。当时新冠疫情初起，正迫切地粘连着一切话题，而我们也开始感受到它带来的改变，所以，我就问了几个疫情之下的情感问题。她当时说，任何危险都会推动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与浪漫爱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疫情带来的不是健康的好时机，不是经济的好时机，但可能是一段关于浪漫的好时机。因此，她宣布说：“现在，大脑已经准备好坠入爱河。”

2022 年 5 月，海伦·费舍尔在接受《Dating News》的一则采访中再次宣布：“丘比特战胜了隔离。”她说，尽管疫情带来了种种限制，但单身人士仍然在努力寻找爱情。这个结论是她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作为美国知名交友网站 Match.com 的首席科学顾问，海伦·费舍尔连续 10 年都在关注一项基于美国人口普查，使用了 5000 名单身美国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的问卷调查及结果。

在 2022 年的调查结果中，她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新变化：5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改变了对伴侣的要求，比如，2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现在更愿意寻找另一个种族的伴侣。此外，单身人士不再那么看重外表，他们更加关注对方是否有全职工作且经济稳定，能否谈得来，有共同的价值观。海伦·费舍尔说，在自我表露时，人们似乎变得更加诚实了。

当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站在另一个认识的角度对我说了几乎同样的话：“我觉得现在是谈恋爱最好的时候。”他解释，三年疫情给生活带来的改变，使我们都更清晰地看到了人在社会生活里的复杂性，体会自己是谁，需要什么，自己面对社会有多大的力量，对生活的要求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自己不能忍受什么，最渴望的又是什么……人对自己未来想要去建设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会比疫情之前有更深沉的认识，对将要面对的不确

上图：疫情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与潜在伴侣进行初次约会



下图：像疫情隔离期那样每时每刻守在一起，对任何伴侣来说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潜伏着重重的危机





左图：电视剧《只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盖个章而已》剧照

右图：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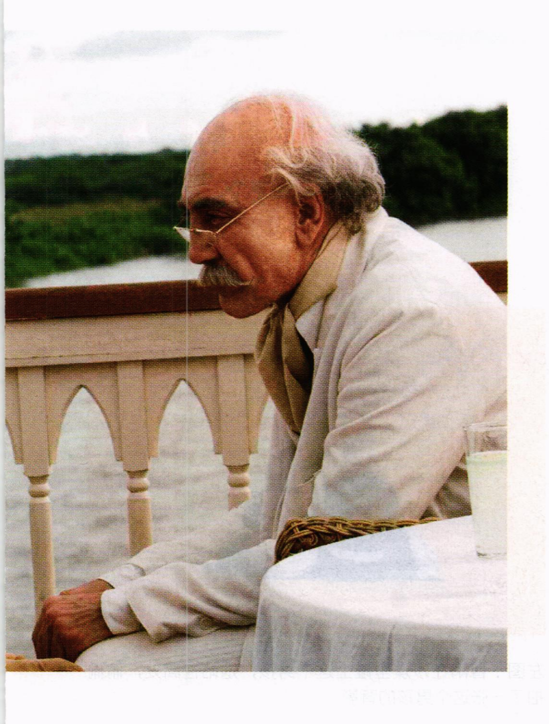
定会抱有更多的接纳。同时可能也会对爱情怀有更大的渴望——外部世界充满了风浪、刺痛和不可预见，两个人的小世界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梁永安说，疫情之前，谈恋爱的两个人经常是一起去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一起旅行，双方都觉得很开心，那其实是外部环境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严格意义上说，它有很强的消费主义特点。但疫情之下环境发生了巨变——外部条件几乎全都消失了，因此更需要两个人能把内在的力量释放出来，创造出一种共同感，度过艰难。这就好像两个人出门时被长时间地堵在了高速公路上，要到附近的村子寻找食物、寻求帮助，分工的过程就会使外在的经历变成一种共命运的体会。这种难忘的经历，特殊境遇中两个人各自发挥出的能量，对感情、对彼此都是重要的增量。

爱情一方面是具有战略性的，关乎一个人的生活方向、价值追寻，对生命的理解，等等。另一方面，爱情又是很具体的，是两个人共同打造一个生活，其中就包括对生活的各种细节安排。疫情期间，有很多需要为生活乃至生存而做的努力，比如很多供应链中断时，两个人是否能凭借生活的想象力，依靠有限的物资使日子相对好过一点儿之类。梁永安还提到，三年以来的经历，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什么人交流可以凝聚共识，和什么人走到一起更合适，每个人的体会都变得更多，也更冷静了一些。因此，疫情之后应该会出现比以往更多的高质量的爱情。

海伦·费舍尔则认为，疫情之后，人们寻找爱情方式的改变也更有利于情感的建立。在刚才所提到的单身人士调查问卷中，5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愿意在线约会。与此同时，6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正在花更多时间通过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了解潜在伴侣，然后再决定是否与对方继续下去。而疫情期间使用视频约会的单身人士，有 50% 坠入了爱河，56% 的人表示体会到了浪漫的感觉。

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海伦·费舍尔就说起过线上约会的好处——它首先帮助降低了约会的成本，因为在视频聊天期间，关于我要吻他 / 她吗？他 / 她会握住我的手吗？我应该和他 / 她一起上车吗？我们会分摊费用吗？诸如此类涉及性和金钱的问题都可以暂时省去。另外，在这些前提之下了解对方，及早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更容易建立稳定、忠诚的关系。在当下，她提出：那个在咖啡馆进行初次约会，在拥挤的酒吧里和潜在伴侣对视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这是疫情对约会带来的一种将永久持续的改变。



爱情始终都是爱情

回到更为具体的生活中，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当人类学家、人文学者谈到疫情对爱情有着积极的推动和改变时，并不等同于每个人都已经体会到了更好的爱情。同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感染病毒时，获得小说家笔下那种紧紧的拥抱。

疫情之下长久的居家隔离使同居的伴侣之间得到了更多相处的时间，有人因此加深感情，就会有人为此疲惫崩溃。疫情之下异地恋人更加漫长的分离，有人因此对对方更加渴望和珍惜，就会有人变得冷淡疏离。2022年6月份的新闻里就有上海在漫长的封控期后迎来了第一个离婚的高潮。

海伦·费舍尔曾在采访中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调查表明，每当人们因为某种危机而聚集在一起时，飓风、炸弹或是其他问题，都会有很多伴侣选择分手。像疫情隔离期那样每时每刻守在一起，对任何伴侣来说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潜伏着重重的危机。因为，人类生来就不是和伴侣全天候在一起的。危机总是会推着人们的关系迅速走向下一个阶段：如果之前就一直问题不断，那么当生活停摆，被困在一起时就会更为迫切地想要离婚。相反，如果此前相处愉快，或者在危机中能找到快乐的相处模式，那么也会激励人去加速创建他们所认为的更为安全的空间，比如结婚。她说，任何形式的危机都会带来更多的“离婚”和“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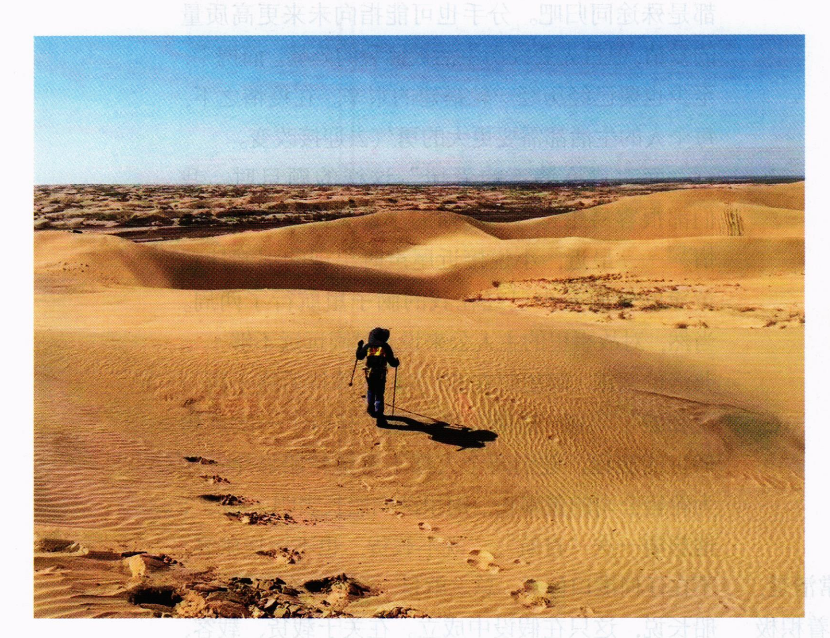
是的，经历危机之后，我们很容易忽略掉“结婚潮”的部分。但其实，任何“离婚”和“结婚”都是殊途同归吧。分手也可能指向未来更高质量的爱情，但首先要经历生活被撕裂的阵痛。而携手，至少也要已经历经一轮搭建的艰辛。在疫情之下，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更大的勇气去迎接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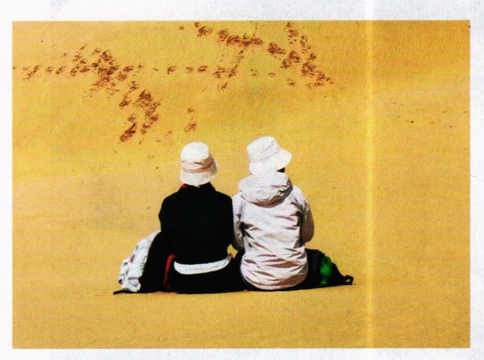
面对“疫情下的爱情”这样的题目时，我们都很容易想起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最近，小说接近尾声时出现的那艘挂起黄旗的轮船至少已经在我的脑子里航行了两周。当然，对故事里的主人公来说，时间远远不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50多年的等待后终于再一次和费尔明娜·达萨互通爱意，开启了一次逃离俗世的旅程。他们两个人都不希望轮船靠岸。作为轮船公司的董事长，阿里萨向船长表明了心意：他想要一次“直航”，“既不载货，也不运送旅客，不在任何港口停靠，总之就是，途中什么都不做”。船长说，这只在假设中成立。在关于载货、载客、邮件运输等等项目的合同里，写有诸多不能推卸的义务。唯有一种情况可以跳过一切条款，那就是船上发生瘟疫。轮船宣布进入隔离检疫，升起黄旗，在紧急状态下航行。“那么好。”阿里萨说，“我们就这么办。”第二天天蒙蒙亮，这艘“新忠诚号”轮船就起锚了，标志霍乱的黄旗在它的主桅杆上欢快地飘荡。直到故事的最后，这艘轮船也依然在前行，一直走，再没有真正地靠岸。

在途中曾有一次，他们彼此都以为旅程即将结束了。马尔克斯写到此时两人的状态，像极了所有在疫情之后，尚且拥有或即将拥有的爱情：“他们之间的感觉不像新婚燕尔的夫妇，更不像相聚恨晚的情人。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他们像一堆经历了生活磨难的老夫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

沙漠里“走出来”的爱情

记者 · 卡生





左图：曹雨在沙漠里碰上这个男孩，她站在高处，偷偷拍了一张这个男孩的背影

右图：沙漠中曹雨与朋友合影

疫情是一个加速器，它让一份情感变得成熟且务实。

沙漠里的男孩

曹雨26岁，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在一所幼儿园里做老师。疫情以来，为了保障幼儿园孩子们的安全，单位对于出京审核相对严格。2021年清明节，管理相对宽松，她决定利用三天的短假期，和大学同学一起去内蒙古的库布齐沙漠徒步。

每天，她们会跟随领队在沙漠中行进10个小时，从一个服务区走到下一个服务区，不算是一个太艰难的旅程，所以像这样的徒步小团队在假期里不少人参加。第二天的行程会经过黄河的滩涂，那一段风景壮美，穿越过程会有很长的一段路需涉水而过，很多人把塑料袋套在鞋子上过河。过河之后的景象让曹雨有些生气，岸边四处散落着徒步者随手丢弃的塑料袋。她低头沿着河岸，默默地拾捡着垃圾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等她准备寻找朋友时竟然发现，她已经和小团队走散，沙漠里信号时断时续，她彻底迷路了。

离当晚过夜的服务区还有几公里的路程，她把从岸边捡来的塑料袋一前一后挂在一个木棍上，像挑扁担一样挑着塑料袋寻找服务区的路。中途，她遇到另一个小队的领队，她跟随着他们，希望走出沙漠。4月的沙漠风沙大，阳光刺眼，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在沙漠里休息时，叫悟空的领队说，他们的团队会先去看望用户们通过支付宝软件实地种植的梭梭树，要到接近晚上才能抵达休息区。曹雨隔着几个山坡，远远能看见服务区的圆形建筑，她决定带着塑料袋独自上路，和短暂相遇的小团队就此告别。

坐在悟空身边的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大家都严严实实的，看不出模样来，男孩见我手里两个

大袋子，他当时只是很轻描淡写地说，‘我帮你拎吧’”。不由分说，男孩把那些脏兮兮的垃圾袋子往自己的包里塞去。也是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曹雨多了好感。后来，曹雨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男孩在沙漠里远走的背影。和电影里的浪漫爱情相比，曹雨碰上的陌生男孩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互加微信，他们就像是擦肩而过、给了彼此温暖的人。曹雨在学生时代虽然暗恋过男生，但依然是情感小白，她不太懂得如何挑明关系，开启一段新感情。不过她做了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尝试，当晚拜托悟空在那个小团体里寻找男孩的踪迹，她描述着男孩的穿着，“穿着黑色裤子，蓝色冲锋衣，黄色背包，手持两根登山杖”，这条寻人启事发出之后，群里一片沉寂，曹雨这时候才意识到，那个男孩和她一样，也是沙漠里和团队走散的人。

就这样，原本一个也许会有下文的爱情故事仓促画上了句号。曹雨回到北京之后，迅速被忙碌的工作淹没，“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奇幻的相遇，大多数都是人潮里的无疾而终”。作为一名北漂，曹雨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两点一线，从家到幼儿园，身边的孩子们嬉笑打闹甚是热闹，但她总觉得生活缺少一种归属。疫情之后，曹雨就爱上了户外生活，走近自然、摘掉口罩成为她最期待的事情，“不确定哪一天，疫情又严重，哪里都去不了”。五一假期她又报了一个去太行山徒步的团，临出发，答应和她一起徒步的大学同学拔了智齿，爽约了，曹雨最终变成独自旅行。等她忙完单位的事情，登上大巴车时，离发车只有三分钟。

曹雨是一个开朗的姑娘，她可以在陌生小团体里迅速找到一起游玩的小伙伴，但她也感慨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遇上爱情如此艰难。“生活看上去有很多选择，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进着，我们不太像老一辈人一样需要扶持，所以每个人都只顾着眼前的事情。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说当爱情来临，我们可能很难被触动，被打开。”这一次的徒步小团体，走在最前面的是三男两女，其中一个男孩在路上捡了100块钱，他请大伙儿坐上了一辆下山的面包车。直到晚上，曹雨和他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几句话，觉得总有一些似曾相识。男孩在群里跟别人要创可贴，曹雨顺手点进了男孩的朋友圈，虽然陌生人只有十条可见，但她惊讶地发现，这个男孩在一个月以前也曾去过库布齐沙漠。出于好奇，她主动加上男孩的微信。“这该死的缘分”，这是曹雨给男孩发去的第一条消息。直到此时，曹雨并没有认出眼前的男孩就是沙漠里她寻找的人，她只是抱着一丝希望，也许太行山男生认识那个帮助过她的沙漠男孩。

次日清晨，男孩给曹雨盛了一碗粥，她记得，那碗炭火煮的粥黄灿灿的，冒着热气。聊着天她发现，在旅途中再度相遇的人，就是那个沙漠里的男孩。男孩叫郑少秋。

扶持与安慰

郑少秋比曹雨大五岁，今年是他的而立之年。他与曹雨的恋爱关系是从太行山回到北京之后确立的，两个年轻人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相约奥森散步，他们天马行空地聊天，类似的小城镇生活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彼此走得更近。至于学历、工作、房与车这些现实问题，似乎是一段关系中很重要的前提，但并没有在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谈话中出现。那天风很大，吹得两人东倒西歪，过马路时，曹雨抓着郑少秋的手跑了一段，他觉得，那个瞬间他彻底被眼前这个善良、质朴的女孩打动。他对曹雨的表达方式透着一种学生时代的小确幸和暧昧，找了一个话题，说是家里有人帮他看过，四月他会有一段情感出现，如果出现了那就戴上一根红线。他在曹雨面前露出那根红线时，曹雨知道，男孩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郑少秋的经历相比曹雨来说坎坷很多，他出生在农村，父母习惯打压式教育孩子，他少年时因为叛逆离开东北的家，后来在北京换过很多份辛苦的工作，经历过相对复杂的社会，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最终，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自学电脑成为程序员。郑少秋的表达总是谨慎且被动的，与人相处有很强的边界感与警惕性。北京给他的

感受除了奋斗，好像再难有很轻松的时刻。如果说他是历经沧桑，那么曹雨就像是被呵护得很好的花朵，尽管两人如此不同，但郑少秋觉得曹雨是另一个自己，她的简单与善良，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识别到。同是过着北漂生活，郑少秋朋友很少，常常来往的只有一个高中朋友。自从两人开始恋爱之后，他和曹雨成为彼此的树洞，如同在大海深处漂泊时，唯一的伙伴。曹雨说："北京那么大，其实人是很孤单的，很多年轻人漂泊在这里，但每个人的圈子实际上是固化的，不是不认识人，而是认识之后很难往前走一步。"

两人的相处中，郑少秋更像一个长辈，在应对现实时，他会给曹雨提出一些更多元的解释。曹雨给他的情感则像一种抚慰，好像能抚平过去沉淀于他身上的阴影。"一段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镜像投射，让你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进而去修正。"遇到糟心的事情，曹雨过去情绪很容易上头，现在，当她和人起了冲突，想要寻求郑少秋"站边"的安慰时，他却告诉她，"你可以换一些角度思考问题，就可以不被现实问题左右情绪"。作为东北人，郑少秋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能化解很多当下的苦难。在北京这个城市，靠着自己的努力，他甚至改写了人生的命运，他的自律和勤奋，是曹雨觉得对方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在2022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两个异乡人住到了一起，一起宅家、办公。这种每天24小时的相处，让两人进入了很具体的柴米油盐中。由于两人的社交和生活都很简单，所以封控反而成为一个加速器，让他们越发确信，眼前的人便是未来的结婚对象。那期间，两人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每天一起做饭，自制火锅、烤肉，吃完饭各自忙碌手头上的工作。我想从他俩的关系里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发现，"简单""安稳"正是这两人所追求的。"门一关，纷纷扰扰就被关在了外面，如果没有他，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度过那些不确定的日子。"

或许由于社会太复杂，亲密关系太容易分崩离析，所以我们习惯于把爱情想象得艰难，希望从亲密关系里探讨纠葛与分歧，获得某些具有警示性的结论。在疫情期间，曹雨刷B站看到很多亲密关系因为隔离、封控变得剑拔弩张，甚至陷入近距离的焦虑中。但她觉得，她与郑少秋互为陪伴、安慰的关系，便是她心目中爱情的样子。随着疫情政策放开，两人相继阳了，一个病人照顾另一个病人，像是提前进入了老年生活。

快过年了，曹雨说，今年打算先和郑少秋回东北老家，到了初三两人再一起飞回云南老家看望父母。对于未来，曹雨和郑少秋有很多具体的安排，也许很快他们会一起去云南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对于他们这样的北漂青年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但如果换一个压力小一些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会容易一些。曹雨说，他们的婚礼想在稻田里举行，那是她小时候司空见惯的稻田，稻穗已经成熟，随风摇动。他们一同踩在带着稻茬的田里，用家里老旧的农具做装饰，准备一些吃的和玩的东西，亲朋好友随意闲聊。"我现在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家和房子，希望以后能一起住在属于自己亲手布置的房子里。"

我想从他俩的关系里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发现，"简单""安稳"正是这两人所追求的。



沙漠之旅成为了曹雨和郑少秋最难忘的相遇回忆

一个婚礼策划师的 2022

记者 · 安妮

“疫情这几年，我们没什么能抓得住的东西，唯一能努力去抓的就是小确幸，让自己在生活中过得少一些遗憾。所以新人有强烈的愿望要办婚礼，哪怕是一场很小型的，也要去给爱人制造惊喜，去跟重要的人见面。”

我的朋友小田在一所知名的网红民政局工作，以前若想在那里选某些特定的日子登记，新人需要提前15天在早上放号时抢预约号。2020年以来，办理结婚、补办结婚证业务的人明显减少，离婚的人数却持续走高。“前几天好多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每天办离婚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有人明显身体状况不好，但也要坚持来把婚离了。”

我跟黄冠聊起小田说的现象，她若有所思：“我的工作是让婚姻有一个梦幻的开始。退一万步讲句不吉利的话，如果两个人的故事 BE（Bad Ending）了，回忆起来总不会太遗憾。”

2022 年是黄冠在三亚做婚礼策划师的第七年。2015年大学毕业后，带着内陆人对大海的向往，黄冠来到三亚，在海天见证下，送无数新人步入了婚姻殿堂。三亚是国内目的地婚礼的热门举办城市，特别是疫情期间，梦想海岛婚礼或旅行婚礼的情侣将这里作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黄冠做过统计，到三亚办婚礼的客人大多来自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留学背景，追求富有浪漫气息的西式婚礼。本地人在他们的客户中占比不到 1%，受本地传统婚俗影响，他们更愿意在祠堂结婚，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流水席。

目的地婚礼是近年在国内兴起的概念，新人邀请宾客共赴理想之地，参与自己的人生大事，共享独特的旅行体验。这种婚礼形式意味着亲属和宾客的大量流动。2022 年，黄冠口中“从业以来最难的一年”里，她陪伴新人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更加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跋山涉水地办成一场完美的婚礼。

2021 年夏天，曾经铁了心不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的黄冠也在三亚举办了自己的婚礼。她以前觉得婚礼甚至婚姻都没那么重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现在我不这么想了。疫情这几年，我们没什么能抓得住的东西，唯一能努力去抓的就是小确幸，让自己在生活中过得少一些遗憾。所以新人有强烈的愿望要办婚礼，哪怕是一场很小型的，也要去给爱人制造惊喜，去跟重要的人见面。”

以下是黄冠的讲述。

特殊时期的婚礼

2022 年 8 月 2 ～ 3 日，连续两个晚上，我们常驻三亚分公司的 13 个同事连夜开会，讨论 5 ～ 6 日两天 3 场婚礼的安排。当时团队已经全部搬到了海棠湾，住在新人酒店旁边的便宜民宿。8 月那波疫情太猛了，而且令人措手不及。头天晚上每个人都在打电话，联系长期合作的搭建工人、摄影师、花艺师等“战友”，大家从家里、宿舍搬出来，把自己安顿好，因为小区随时会被封。

那几天全市都很紧张，酒店接连被封控，还在“决赛圈”的酒店基本都不敢冒险。“还想办吗？”“真的想办。”新人的眼睛里是有光的。我理解他们。由于疫情，去年的多数新人都经历过改期，有的还改了好几次。婚期临近，新人大多会提前来三亚，以防出发地有疫情，出不来。以前有客人咨询我，筹备婚期多长时间合适？我都会说 6 到 8 个月。如果人在国外，就 8 到 12 个月。实在困难，至少也要留 3 到 6 个月。疫情后我的答案变了，只要想办就不要顾虑太多，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三亚 8 月疫情起来的时候，5 ～ 6 号的婚礼改期已经来不及了，新人就在当地进退维谷。改期涉及酒店、机票，还要逐一通知宾客。上半年改期多次的新人在 8 月到达了情绪临界点：眼前



海岛婚礼因其浪漫气质和独特体验备受新人喜爱

的一切太过波折，婚礼不顺利，是不是预示着婚姻也将不平坦？幸福和美好的寓意被一点点消磨，如果彻底取消，未来的生活似乎就注定有了一个糟糕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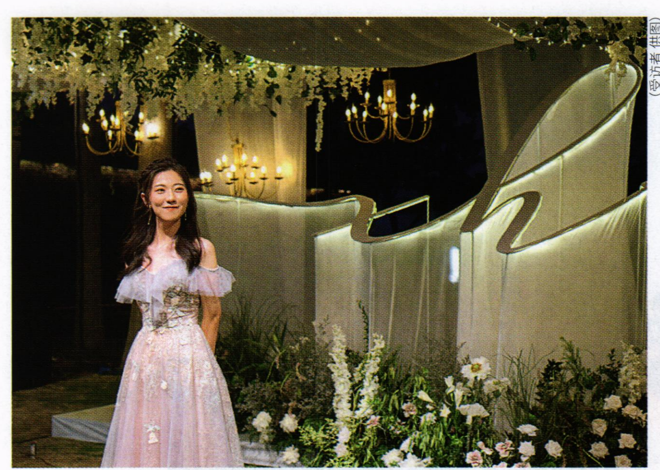
事实上，自2020年疫情以来，我们的工作饱和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一般周末两天各有两三场婚礼，平日赶上黄历上的好日子，新人和宾客会专门休年假过来。即便是2022年，除非明确出了封控的通知，其他时候婚礼都是应办尽办。

最终举办了2场婚礼，临时取消的那场是前一天晚上才告知我们的。那对新人的宾客有一大半滞留在机场，有的在三亚机场，直接被拉去集中隔离，剩下的在出发地机场，飞三亚的航班取消。新人没办成婚礼，还隔离在酒店一个多月，9月才离开。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心态很稳，没有崩溃，新娘还安慰我："已经这样了，哭也没有用，以后回忆起来，这也是我和他共同经历过很难忘的时光。"

一个周末忙完，3场婚礼的20多个工作人员

疫情后我的答案变了，只要想办就不要顾虑太多，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全部在海棠湾就地隔离，整整45天。其实我们2月份也被隔离过一次。那回的婚礼是2月28日，27号我们去现场时已经有几家酒店被封了，最近的距离新人的酒店三四公里。当时大家是很担心的，怕封控，也怕感染。主持人问我："这场婚礼我明天还来吗？"我瞬间就生气了："你就不应该问这种问题。我反正是要去的，有人不去，他们的婚就结不成。"后来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好，又回头找主持人，请他再考虑权衡。三亚的婚礼主持人日程安排都很满，疫情期间，保一场意味着要让后续其他婚礼担风险。最后那场婚礼还是全员整齐参与了，不过我还是有些后怕。我们的每一场婚礼都尽可能地加强防护，生怕有谁感染了传染给新人，为此，同事甚至考虑过采购防护服，让大家穿着去现场。



2021 年 8 月，筹备别人婚礼的同时，黄冠见缝插针，举办了自己的婚礼

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次年终盘点，我手上改期最多的新人改了 6 次。他们来自上海，早就定好了 5 月 21 日办。5 月上海还没解封，延到 8 月，赶上了三亚疫情，后来又改了几次，都没成行，目前是无限延期的状态。新娘跟我说，婚礼是肯定要办的，但要更慎重，宾客来自五湖四海，还是要定个更准确的日子，让他们更从容，不必跟着焦虑。另外，疫情期间的婚礼还有个特征，我们开玩笑叫"消失的宾客"。比如原计划 60 个人的婚礼，最终实际到场 30 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说真的，我认为 2022 年的每一次婚礼都很难得、很珍贵。有不少客人会说："我真的很想拥有海岛婚礼，但我也真的没什么预算了，你们不要看不起我。"我打心底觉得能在特殊时期办婚礼的新人都是"有钱人"，他们有无价的感情和可以战胜一切的决心。你知道吗，防疫很严的时候，有新娘的爸爸为了参加婚礼提前来三亚隔离，回家后又要再隔离。还有些年纪大、腿脚不方便的长辈也是这样。三亚的隔离酒店其实没有大城市条件那么好，但不光是父母至亲，很多宾客也愿意做这样的付出。这不是目的地婚礼才有的情况，年轻人离开家乡出去工作，然后定居，要办婚礼必然会牵扯到一定程度的流动。每次我站在婚礼现场，看到一群人为了见证新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真的很感动。这大概就是仪式带来的隆重感。

自己的婚礼

2021 年 8 月，筹备别人婚礼的同时，我见缝插针，举办了自己的婚礼。

婚礼团队是我的同事，把人生大事交给他们我很放心。在三亚婚礼从业圈，蛮多人会把婚礼留在这座城市。我们以前都曾赌咒发誓，绝不在三亚结婚，不能把自己的婚礼弄得跟加班一样。但是从业时间长了，大家都对三亚产生了感情。于是，我们就选一个没那么火爆的酒店，订一个没那么旺的日子，办自己的婚礼。

曾经我觉得，好日子都奉献给客人了。婚礼对客人来说是很美的，但对从业者而言，是复杂严谨的工作，有无数既定流程。可是好矛盾，在帮别人筹备的过程中，我也会怦然心动，在婚礼现场，情感总会被调动起来。特别是有些新娘选择的"携父式"入场，爸爸领着女儿走出来，场面就是很感人。还有晚宴环节，宾客送上祝福，大家喝喝酒、聊聊天、玩玩游戏，那种轻松浪漫的气氛总让我产生向往，感觉还是得来一场属于自己的三亚婚礼。

我老公是东北人，我们在三亚认识、谈恋爱，也定居了。要在三亚办婚礼是他提出的，这个想法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们俩很奇怪，我比较偏理性，而他是那个很有婚礼梦想的人。决定办之后，我首先强调的就是要控制预算。但他突然"霸总"上身，表示钱不是问题，一定要办得特别好。

我现在是公司负责人之一，团队的人都知道，我在预算方面向来是能省则省。我们设计师了解我，他故意反着来，蛊惑我老公能花则花，最后我自己竟然办了一场相对豪华的婚礼。都怪我老公，他什么都想要。哼，过分的男人！不过他真的好有婚礼梦想，是我接触过的新郎里格外夸张的。他给自己安排了一系列花活，还整了个才艺秀，拉着他同事一起唱歌跳舞。

男生和女生有婚礼梦想的比例大概是 3 ∶ 7，尤其是这几年，男生在前期筹备时提想法的频率比以前高得多。男生操办起婚礼，在搞浪漫方面完全不输女孩子。我碰见过要直升机出场的新郎、要跟伴郎一起开摩托艇登场的新郎，还有人晚宴要请个

乐队，自己当主唱给老婆开演唱会……很多新郎都有各种各样的小情结，他们也有对完美婚礼的想象。

我老公为我们的婚礼设计了一堆惊喜环节，遗憾的是，我全都发现了，可以说是精准预知了每一件即将发生的事。比如，新娘出场是有固定站位的，婚礼执行小姑娘带我站，我一下子就发现老公穿着玩偶服躲在对面的草丛里。他瞬间就穿帮了，躲都躲不掉。我把头歪到另一边，假装没看见他，同事还装模作样地过来跟我聊天打岔。还比如晚宴的时候，他说他请了一个快闪玩偶熊来表演跳舞，但其实是他假扮的。我跟他谈了7年恋爱，刚开始跳我就知道里面是他，连他亲妈都没看出来。我说："妈，那个玩偶熊就是他。"我婆婆还说："不可能，他怎么会跳舞？"结果头套摘下来，他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笑。

做这行就是这样，很难被惊喜了，我们见过太多惊喜环节的设计。但婚礼当天，他跳完舞，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还是做了惊讶的表情。我想我们的新人可能也是这样，一些反应是刻意做给对方看的。在一起那么多年，怎么可能不了解彼此呢？这是真正的善意谎言，生活终将归于平淡，可是婚礼那天被幸福包裹的感觉是真的，两个人之间的爱意是真的。虽然婚礼中的很多部分都像在演戏，但戏假情真，你的心会变得非常柔软。

第三只红箱子

2022年12月24日我做了一场婚礼。新人原定的婚期是9月24日，黄道吉日。可是因为8月三亚那轮紧张的封控他们不敢来了，只好延期。他俩都在北京做电商，10月要备战"双11"，11月办婚礼又太赶，就索性改期到了12月。24号是平安夜嘛，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日子很热门，但其实2022年平安夜在皇历上是不宜结婚的。他们没多想，决定不考虑吉日了，就定那天。后来我才知道，前一年的平安夜，男生是在三亚向女生求婚的。新娘跟我说："求婚一周年办婚礼也很棒。只要是我们自己选的日子，就都是好日子。"

婚礼前，他们提前来到三亚。女生刚刚"阳康转阴"，男生的症状还在最后"扫尾"，他俩基本是拖着病体在做最后的筹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新闻，最近三亚真是"小阳人"的聚集地，早上坐在酒店的早餐厅，周围此起彼伏都是咳嗽声。婚期距离防疫政策放宽的时间点很近，宾客人数会减少，我们和新人都有心理准备。那场婚礼起初计划邀请的宾客是50多位，后来缩减到40多，最后实际到场是29人。包括一位强打精神的伴娘在内，好几个宾客都是"阳"着坐在现场的。

23号一整天都是阴冷天气。在三亚，天气预报是失灵的，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APP上显示的还是大太阳。12月风天比较多，当天情况怎么样，或者说婚礼仪式举办的时间天气如何，都是要赌的。很多新娘化着妆、走着流程，依然会焦虑到每隔几分钟就刷新一下天气软件。她也知道没有用，但就是焦虑，害怕不完美。不过，我们这对新人似乎完全没有这样的焦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豁达，是真的"能办成就是胜利"，像一场长跑即将抵达终点。

婚礼前一天，我们去海棠湾帮新人彩排。清点物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她房间里有三个红箱子。一般来说，中式仪式的新人会准备两个箱子，一个放礼服，另一个放婚品。怎么还有一个？打开箱盖，在场的同事都惊呆了，里面是一箱抗疫物资：抗原盒、N95口罩，还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大家都在婚礼现场收到过喜糖、伴手礼，但你见过有人发药的吗？这些物资是给宾客准备的，我们也有份。实际上当时三亚买不到N95，我们同事即便还没有感染过，都戴着普通医用口罩。新娘很贴心地给我们发口罩、测抗原，还解释说，宾客从各地来，怕有人传染给我们。

可能是新娘的善良感动了上天，婚礼当天一直都很晴朗，风也不大，他们在酒店草坪上举办了海边婚礼。我做这行很多年了，在现场很少落泪，满脑子都是流程和步骤细节。2022这一年，我几乎是把过去几年的眼泪都还给新人们了。我经常想，如果我是2022年的新人，恐怕没有勇气去完成一场婚礼。那天的晚宴上，新人感谢了每个人为这场婚礼的付出以及为他们冒的风险。宾客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有乐队，有无人机表演。晚风很温柔，不像冬天。真是场令人难忘的婚礼。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记者 · 杨眑

在上海封控那段日子里，很多婚礼被迫取消或延期，但也有人选择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仪式感。

2022年5月8号周日，下午2点多，酒酒在住户群里发送了一条信息。这是近一个多月来，她发送过的，唯一一次与疫情和拼团无关的消息。几秒钟后，群里热闹起来，得到的响应比她预计的还多。于是，她和男朋友昶昶站在楼门口，面前摆着两箱可乐，等待大家的到来。若不是酒酒头上戴着头纱，大家绝不会把那个场景往婚礼的方向想，他们明明就穿着日常的衣服啊。

原本此刻他们应该在老家，隆重地走花路。这个"黄道吉日"是早在一年多前就定好的，两家人共同期待了很久。随着那段时间上海封控逐渐收紧，婚礼从等待、观望变成无奈取消。酒酒和昶昶决定不能让这个本应值得纪念的日子浑噩地度过，他们筹划在小区里举办一个仪式，分享喜悦。"刚好那段时间，冒出很多拼团团长，我们小区都在拼可乐。我觉得可乐挺应景的，红色的包装够喜庆，就当是喜糖发给大家好了。"

酒酒所住的区域，只是限制进出小区。第一个闻风赶来的是社区书记，大哥表示自己做过司仪，这事儿他熟。然后，一位做摄影师的邻居小姐姐，抱着相机出现了，主动提出帮他们拍照。有人即兴扎束干花，送给酒酒做捧花。那天光是捧花，酒酒前后就收到了3捧，还有礼炮、彩纸，就像众筹似的。就这样，这对"新人"在"司仪"的引导下，在"摄影师"的镜头里，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交换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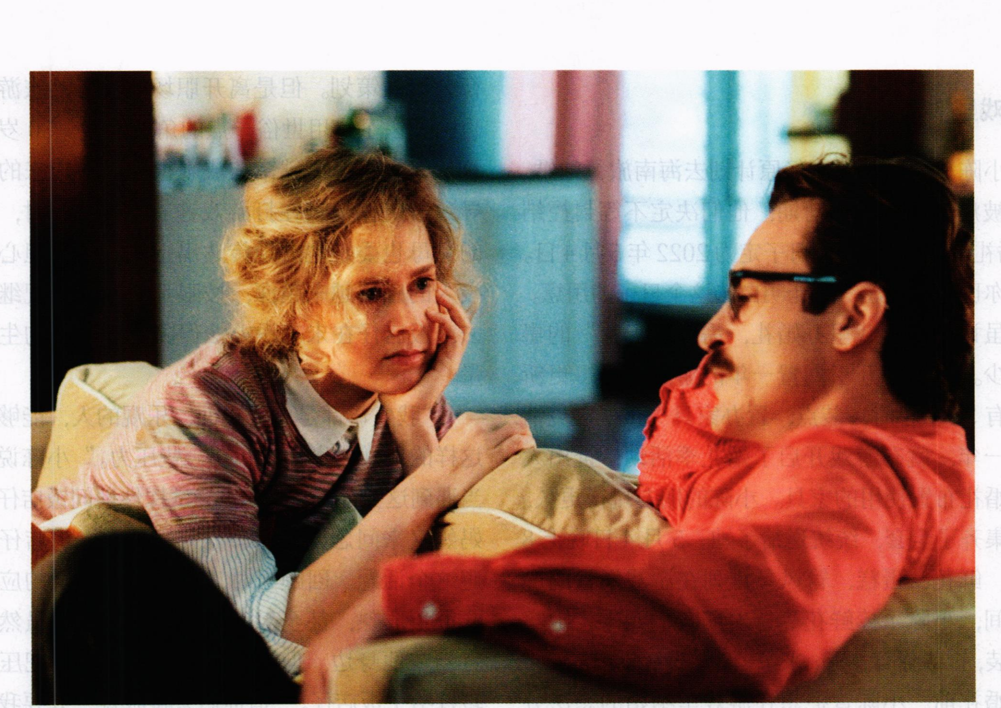
没下楼的邻居打开窗户，用欢呼声见证这场即兴婚礼。在确立关系的第10年，虽然有点被打乱节奏，酒酒和昶昶终于如约完成了婚礼。他们非常感谢邻居的善意，也感谢那个陪伴着自己成长的对方。

酒酒和昶昶从小就认识，高中两人是隔壁班。"他坐在教室的后门，我坐在教室前门，中间只隔了一堵墙"，这话让人嗅出了爱情的味道。到了大学，二人懵懂的关系正式向前推进，升级为异地恋。谁能想到，两地的状态就这样延续了8年。过程中，他们分别经历出国留学、回国就业，然而节奏总是一前一后，异地恋变跨国恋。一段感情，如何在如此折腾的状态下，维持8年？酒酒说，如果你看过电影《她》，也许就能理解。

《她》讲述的是男主角西奥多仅凭一个声音和隔空对话爱上了AI操作系统化身的萨曼莎。作为一个以代写情书邮件为生的人，西奥多擅长通过网络解决别人的恋爱问题，却在现实中和妻子分了手，并因此沉浸在悲伤里。这时出现的萨曼莎，时刻准备安抚他，对于他的一切袒露，哪怕是负面情绪，都满怀期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声呼唤，即刻回应。最重要的是，萨曼莎对他无比了解，但凡是西奥多搜索过的餐厅、音乐、电影，她都能记在心上。这些都降低了西奥多的沟通成本。他可以毫无负担地倾诉，而萨曼莎总能以最恰当的方式满足他。

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当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不对等，也找不到像萨曼莎那样时刻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但酒酒和昶昶的感情，就建立在跟电影里类似的高频率交流上。酒酒喜欢昶昶总能给予她超出男朋友的情感反馈。她发现，在其他人的恋爱关系中，多少会出现回避沟通的时候。比如，男孩会说"我在忙，你能不能不要烦"之类的话，但昶昶从未有过类似的埋怨和抱怨。"我一直觉得他既是我的爱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实的陪伴在我们的相处之中并不是第一顺位。"

2019年酒酒回国，之后开始着手准备结婚的事情。"我们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就聊过这个问题，



电影《她》剧照

想把它定在2021年的3月14号（爱你一生一世的数字梗），那会还是2013年，我觉得7年后的事情太久远了。结果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他被疫情困在美国。”于是，他们又把婚期调整到2022年5月8日。

与电影《她》结局不同的是，在领悟了爱情真谛之后，没有一方“出走”，他们彼此都从云端，走进了对方的现实生活。2021年6月，昶昶研究生毕业回国，跟随酒酒来到上海，开启共同生活的模式。

然而，在酒酒看来，相隔两地的考验远不及朝夕相处来得多。“距离就像滤镜，你不会真的关注到另一个人起床睡前或者吃饭时，到底是怎样的状态。一旦开始共同生活，以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便开始涌到你的眼前，太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你感到不爽了。”

最考验酒酒忍耐力的是昶昶的拖延症。“基本上我做饭，他洗碗，但是他总想看完这段综艺再收拾，而我就总想催着他赶紧做完。”另外，酒酒喜欢用完东西，物归原位，而昶昶总是随手一放，再用就找不着了。磨合了半年多之后，他们被上

从云端恋爱落到凡尘，酒酒渐渐习惯处理现实层面的“琐事矛盾”，但无论怎样，他们都不会回避沟通。

海封控关在了一起。“我们租的房子只有50多平方米，还有一只猫，两个人在房子里都转不开，一直面对面。当你长时间处于封闭空间里，心理的压力值也不一样，同时又被负面新闻包围着，这种情绪肯定需要排解。任何小矛盾都能被无限放大。”

好在意外温馨的婚礼，成为封控期间的甜味剂。然而，日子总要归到一切如常。没多久，可乐被列为非必需品，想拼团也不容易了。他们庆幸赶在一个“档口”，把“喜糖”发了。

从云端恋爱落到凡尘，酒酒渐渐习惯处理现实层面的“琐事矛盾”，但无论怎样，他们都不会回避沟通。即便爱人这条快车道路堵车了，他们还可以切换到朋友这慢速路上，继续前行。酒酒总说，“在焦灼不安的五月，我们很幸运收获过真实又美好的祝福。”

来游戏里捧杯

小陈和男朋友饭店仔原计划去海南旅行结婚，眼看被疫情拖得不知何期，他们决定不等封控结束，婚礼在游戏里举行，日子定为2022年5月4日。如果你也是星战迷，定能明白选这个日子的用意。

虽说是在游戏里办婚礼，需要“张罗”的事也不少。他们打开了搁置一年的游戏账号，更新了足有36个小时，装点、置办家具……早在疫情的第一年，就有游戏开启了婚礼季活动，推出大量供婚礼布置使用的家具。小陈的朋友玩得更久，早就集齐了全套，统统送给了她。5月4日晚上8点整，鲜花、蛋糕、管风琴排列在游戏场景的广场中间，小陈手捧鲜花等待着朋友们到来。她穿骑士装，饭店仔穿裙子，来了一个性别互换的装扮。

婚礼前，小陈曾把想在游戏里结婚的想法分享到朋友圈，很多回复认为她太儿戏了。然而，在豆瓣上分享后，她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这个很‘中二’的想法，没指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同，能在网上收到这么多正面的回复和祝福，挺意外的。”她说。

小陈和饭店仔就是因游戏而结缘。刚认识的时候，他和家人正经营一家餐馆。小陈跟朋友们透露，“最近认识了一个饭店仔，我觉得他长得还挺不错的”。没想到这一“昵称”延续到现在。

恋爱一年不到，饭店仔遭遇事业危机，2020年一开年，餐馆开始持续亏损。忧心忡忡的饭店仔在一天天观望中消磨了力气，终于在坚持了三个月之后，不得不面临抉择。“对他来说，最难的时候是在决定关不关店的那一段时间。”小陈说，“我当时安慰他，按照疫情的态势，关店也算及时止损。”饭店仔表示认同，其实他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得很深，没让小陈发觉有什么异常。直到有一天，饭店仔突然从梦中惊醒，拿起手机查自己账户里的余额。小陈才发现，他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想得开。

然而，对这段感情真正的考验是饭店仔彻底关店之后。有半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处于停摆状态。饭店仔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兴趣使然之下才选择的经营餐馆，在此之前，他曾为一家境外旅行公司做策划。但是离开职场3年了，旅游行业也回不去了，用世俗一点的角度来说，30岁也不算年轻人了，再试错的成本很大，对未来的茫然导致饭店仔一直在打游戏逃避。与此同时，小陈的父母也委婉地向她传达出担忧。他们担心女儿投入的感情越来越深，按眼下的经济状况继续下去，饭店仔在未来没办法保障女儿稳定的生活质量。

“我父母都是比较正面、乐观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担忧，也会让我有一些压力。”小陈说。每当遇到这类情况，小陈也会试探性地问饭店仔：“我妈妈又来问怎么样了……”好几次，饭店仔都回避这个话题。回顾当时，小陈觉得自己的应对方式很不成熟，甚至对饭店仔充满愧疚。虽然她一直陪在他身边，但没有承担更多，反而把压力都转嫁给了饭店仔。“但他后来跟我说，只要我在身边的话，对他来说是一种肯定。他觉得起码还有一些希望，有一些能为之努力的目标。”

终于，小陈和饭店仔就经济问题正面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你觉得很浪费时间，可以离开，选择权在你’。但他觉得可以为了我们的未来，再去努力一下。”饭店仔之后的举动也让小陈看到了他的孤注一掷和决心。重回职场正好是11月，他送了一份十分贵的化妆品给小陈，并表示，为了她以后可以一直用这么贵的化妆品，会努力转正。“其实我也没有很在意什么化妆品。”小陈喃喃道，“虽然感情是一件很风花雪月的事，但最后落到面包上，他有这样的行动力，挺打动人的。”

饭店仔最常问小陈的问题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的沟通很直接，省去了猜来猜去的环节。上海封控期间，饭店仔满足了小陈两个“中二”的愿望。第一个是在游戏上办婚礼，另一个就是像电视剧《恶作剧之吻》那样，在婚礼上做性别互换的装扮。

结婚对于小陈来说，就像游戏里打出新手村。“你已经熟悉了游戏的机制，也知道大概怎么通关，但真正的后续冒险才开始。好在因为结婚，你得到了一个同伴，在一直会有问题频频出现的世界里，你能有一个战斗伙伴，跟你一起去探索。”

云婚礼，特殊的仪式感

记者 · 卡生

2020 年 3 月 7 日对于小胡和阿瑶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他俩在 37.5 万网友的围观与祝福中，结束了长达 10 年的爱情长跑。这是一场“云婚礼”：婚礼相关的工作人员均在线上指导，小胡的家里人则化身为场地布置、摄影、摄像，新娘阿瑶则在化妆师的指导下，给自己化上了新娘妆。

直播爱情

举行仪式的场地在小胡家的露台。3 月的重庆，天还很冷。整个城市刚刚解封不久，很多商场、店铺都还没有开始营业，小区出入还需要出门条。结婚当天需要的物料准备起来比平时要麻烦得多，很多东西都是大家东拼西凑出来的。小胡妈妈跑了一趟花市，买了几百朵玫瑰，把现场布置得像鲜花盛开的夏日。气球是小胡的爸爸和姨父一个个充气打出来的，场地的布置细致到如何摆放甜品都有老师在线指导，处理起来相对容易。最难的是，家里长辈要成为婚礼的工作人员，摄影师、摄像师、化妆师的活儿得自己上手，所有人的手机参数调整成相同的，有人负责拍摄，有人负责录像，最后所有照片和视频让专业人士处理。阿瑶给自己化新娘妆应该是环节中最具挑战性的，因为她平日里没有化妆的习惯，所以眉毛画了半天还是不行，最后是小胡的小姨帮了忙，才最终完成了专业系数很高的新娘妆发。

整个云婚礼的过程还算顺利。主持人远程主持，新人交换誓言，给长辈敬茶，每一个婚礼中该有的环节都没有省略。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最重要的宣誓环节，信号突然中断了一分钟。这可急坏了主持人，经过通过场外人员提醒，设备重新调试才恢复正常。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阿瑶托娇娇跑了很多商场，买了一个篮球和录音机，准备在现场送给小胡。阿瑶在现场说了一段感人的话：“我眼前的这个胡先生，喜欢周杰伦，爱听爵士乐，喜欢吃荔枝味的果冻和小龙虾味的薯片，不算喜欢运动却爱打篮球。”

这场仪式，前后直播了六个小时，观礼者除了因为疫情而不能到达婚礼现场的新娘父母之外，还有 30 多万个陌生人。娇娇，他们的婚礼策划师说：“这场云婚礼，就像《小王子》里面说的，可能这一天和其他的日子是不同的。这份仪式感不是特别豪华，也没有多么大的排场，但你会被打动，他们对彼此的爱就像一种习惯，是一种平凡里的浪漫。”

娇娇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婚纱品牌，阿瑶本是她的一个礼服客人。在疫情之前，她和小胡其实已经领证，但一直没有办婚礼。当时疫情来得突然，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打乱，整个社会情绪非常丧。娇娇记得很多新人连衣服都取回家了，但却办不了婚礼。于是，她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能为那些无法办婚礼的新人组织云婚礼，一定能给很多人带来希望。她很快在网上发布了新人招募，并邀请身边常常合作的朋友们一起加入这场公益活动。

当她把云婚礼的提议告诉阿瑶之后，阿瑶觉得很有新意，并且家人们都非常支持。“云婚礼”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可以记录下所有美好的回忆。阿瑶说：“我和小胡之间一直都挺在乎仪式感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总要记录一下。大学时，两人做了一本厚厚的恋爱相册，小胡司法考试的时候找我俩的朋友录制剪辑了加油视频，重要的纪念日小胡还会写诗写歌准备礼物给我……”

“你是我热爱这个世界和生活的理由，是我



上图：露台上，小胡和阿瑶的云婚礼，只有小胡的亲属参与

下图：小胡和阿瑶既是新郎新娘也是工作人员



面对所有不安烦恼的底气和勇气，希望我们能一直保有这份年少的喜欢，对彼此永远理解、信任、支持和陪伴，共同面对或顺利或困难的人生。”这是阿瑶在婚礼上给小胡写的誓言，可以说，他们两人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告白。

漫长的告白

小胡和阿瑶是高中同桌，还在上学那会儿，两人就已经暗生情愫，彼此喜欢。两人的生日相差一个月，在小胡18岁的生日时，阿瑶在学校操场摆满了蜡烛表明心迹；一个月后，阿瑶18岁那天，小胡用所有零花钱给她买了一套方便随身携带的木梳子和镜子，写着“大姑娘，生日快乐”。10年过去了，阿瑶还在用着那把木梳。

小胡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原本想学金融或师范的阿瑶为了和小胡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选择了需要读五年的医科大学。小胡说：“阿瑶为了这份感情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医学院大部分都是理科生，对于文科生来说，学医压力其实很大，我们高一之后都没有再学理科，阿瑶比同学都要努力，第一年她重新在大学里补了

数理化。"虽然阿瑶嘴上总是说，要不是因为小胡，她才不会去吃学医的苦，但实际上，她从未因为这个决定而后悔。

小胡和阿瑶虽然都在重庆上大学，但两人的大学隔了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平时专业课程很忙，但还是逮着空就会往对方的学校跑。阿瑶说："那几年我俩都能把轨道交通的几十个站点背下来。我们经常陪着对方上课做实验，以至于我俩像是读了两个大学，彼此班上的同学都贼熟。"大三那年，小胡准备司法考试非常辛苦，查成绩那个早上他恰好有一门期末考试，阿瑶在家帮他查。"他考完试我第一时间特别激动地告诉他通过了，他电话那一头很开心，回到家我一开门他就突然抱着我哭了。他说，他很害怕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不能给我很好的未来。那一刻我深信，这是我这辈子可以托付的男孩子。"

小胡比阿瑶早一年毕业，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律师，阿瑶则获得了保研机会，但学校在成都，这意味着如果她下决心继续深造，两人要谈三年的异地恋爱。从高中走到大学，七年的互相陪伴让小胡和阿瑶的感情已然十分坚固，他们不会再担心距离会让两人的感情疏远。小胡支持阿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阿瑶去成都之前，他们先领了结婚证。结婚证很像是给对方的定心丸，比恋人多了一份家人的牵挂。"异地这几年碰巧经历疫情，因为学校和医院的管理，他们在成渝两地的往来受到很大的影响。"阿瑶说。小胡只要有时间，每个周末他都要往返于重庆和成都，300 公里，一个半小时的高铁，他对这条路上的风景已经太过于熟悉。

阿瑶记得 2020 年的寒假，从成都回重庆之后，疫情就暴发了，学校不让回去，所以她在家开始上网课，这也是他俩结婚以来相处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在这半年里，除了完成学校的任务，剩下的时间他们一起刷剧、锻炼、看小说、睡觉。两人都不会做饭，隔离期间，他们的厨艺突飞猛进，甚至折腾出了不少复杂的食物。葱油面、油炸土豆、酱肉包子、桃酥饼、雪媚娘、芝士蛋糕、培根芝士土豆泥……"现在想想那年春天的花开得很漂亮，我们在小区里散步碰到的和自己家花园里的拍了不少。"阿瑶说。

这段时间后，两人决定要一个宝宝。"生宝宝是两个人的决定，但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决定成为母亲。每个人的幸福感可能来自于家人、朋友、兴趣爱好、工作事业……从学生时代和小胡一路走来，并看到他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断付出不断收获成长，那种满足感和价值感肯定是家庭生活给不了的，他能拥有那部分快乐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我也同样会骄傲于他的成长。"阿瑶说。

阿瑶的硕士是在肿瘤科读完的，怀孕之后，阿瑶在工作日要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同时还有非常忙碌的临床工作。最难熬的是她快要毕业那段时间，孕反严重，恶心、呕吐、胃痛、疲倦、口苦都经历了一遍，她还要兼顾临床工作、毕业论文和规培考试，常常是吃不下东西还得撑着熬夜。那段时间小胡也很辛苦，每周末从重庆跑过来照顾阿瑶，打扫卫生、安抚情绪，还帮阿瑶处理一些毕业相关的资料。阿瑶是特别开朗、独立、坚强的姑娘，"我俩咬牙坚持坚持也就过来了"。

在疫情之中，阿瑶和小胡共同度过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毕业、结婚、怀孕、生子。两人给予彼此的陪伴，已经将对方嵌入到了自己的人生中。阿瑶说，即使生活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都始终相信对方在为了这段关系努力，能够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去坚信这段感情。阿瑶对小胡说，她觉得他们现在和读书时代的恋爱关系没什么区别，小胡开玩笑地回答，"那咱们要经常把结婚证翻出来多看看"。

两人给予彼此的陪伴，已经将对方嵌入到了自己的人生中。



在疫情之下，对深困在现实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谈情说爱不太可能是生活的重心

怪诞故事集

记者 · 安妮

美好的爱情是什么样？

2019年冬天，梅根（化名）从家乡危地马拉出发，到美国参加交流活动。那是一个有多国艺术家参与的项目，在纽约，梅根认识了柬埔寨男孩诺罗敦（化名），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一起去布鲁克林大桥看日出，到东村吃地道寿司和拉面，在中国城品尝粤式点心……纽约成为一场炽烈爱情的背景板，他们就像伍迪·艾伦电影里的男女主角，沉浸于突如其来的美妙艳遇。

聊起过去三年多的旅程，Iris首先想到梅根和诺罗敦的故事。我们隔着10小时的时差，Iris跟我通话时正身在危地马拉，晚上十点，她刚经过一整天的户外调研，血压有些高，说起话来气喘吁吁的。作为艺术与人权方向的美国留学生，近一年，Iris的兴趣偏向时尚品牌中的文化挪用

问题。“我此刻在一个玛雅社区，一些奢侈品的纹样中会出现他们的民族图腾。这个田野里的人大多是少数族裔，长期受制于国家制度，特别是女性。”疫情并没有在Iris的生活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这几年，她完成学业、参与各类遗产保护项目，从美国夏威夷到中国景迈山，流动中，她不断接触各国各民族的人，与他们对话，了解对方的生活。过程里，她出于对亲密关系的好奇，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的爱情故事，梅根和诺罗敦是其中之一。

梅根曾经想过，自己或许可以克服时差，承担昂贵的机票，跟诺罗敦长久地在一起。但随着项目结束，两人各自离去，那段感情成为留在一段封闭时光中的特有回忆，再也没人提起。

Iris也有一个“短期限定伴侣”，她叫他“橘子先生”。橘子先生是韩国人，他们在另一个项目里认识，眉来眼去了几天就在一起了。为了和Iris聊天，橘子先生每晚都要专门花时间练习英语。Iris带他去喝中国茶，在纽约漫无目的地散步，在地铁车厢里用一副耳机分享彼此喜欢的音乐……项目结束，橘子先生回到首尔。分别时，Iris哭得稀里哗啦，仿佛要失去一生中最重要的爱人。后来两人没再联系，但想起他，Iris还是愿意称之为“美妙的回忆”。

“我不懂爱情。”Iris说，有过很多经历，也看过各色故事，她仍然对爱情感到困惑，“但美好的爱情不是一定要有Happy Ending的。”那么美好的爱情是什么样？“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吧。”

以下是Iris的讲述。

其一

在2020年很受西方关注的短片《阿拉卡楚：奔逃》（*Ala Kachuu-Take and Run*）里，19岁的少女赛孜木想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完成学业，却在某日被突然绑架，要被迫嫁给一个陌生人。2022年，影片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真人短片提名，吉尔吉斯斯坦的“抢婚”风俗为更多人了解。片中少女为脱离悲惨命运拼命奔逃，但这也意味着她对国家社会的背叛与反抗。在吉尔





上图：电影《午夜巴黎》剧照　下图：电影《午夜巴塞罗那》剧照

“我不懂爱情。”Iris说，有过很多经历，也看过各色故事，她仍然对爱情感到困惑。

吉斯斯坦，每年都有罪犯利用“抢婚”（Кыз ала качуу，吉尔吉斯斯坦语，直译为“抓了姑娘就跑”）绑架少女，女性生存境遇堪忧。

艾努拉（化名）是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她和男友努尔别克（化名）对国内的环境极为忧虑，2021年，新冠疫情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两人决定逃离故土，规划起另一种未来。当时艾努拉申请到了我所在项目的资格，率先前往美国。努尔别克没办法拿到美国签证，无处可去，暂时跑到了邻国塔吉克斯坦。

此后一年，他们的恋爱都隔着10小时的时差。2022年2月，在我们项目组的帮助下，努尔别克

获得联合国庇护，申请到了美国签证，两人终于团聚。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一对情侣在严峻条件下经历考验，重新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但在幸福的外衣之外，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也因为重逢逐渐显露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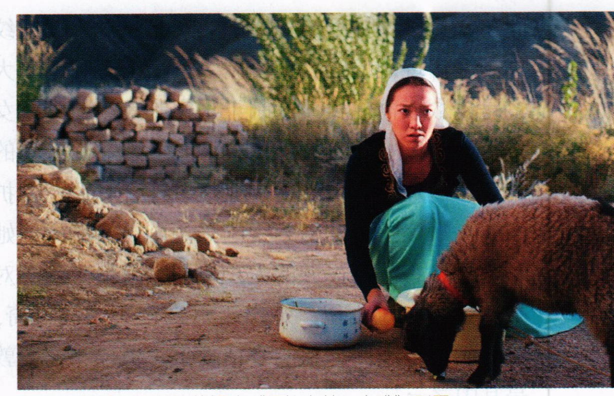
艾努拉发现，努尔别克在两人异地的这段时间里变得不再忠贞，他的说法是“发现了更广阔的自己”。努尔别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满足于一对一恋爱，他渴望开放式关系，并祈求艾努拉参与其中。“我不想要那种奇奇怪怪的关系，但是我非常爱他，他想要，我就陪他。”艾努拉这样对我说时，我感到惋惜，似乎他们壮烈奔逃的故事要以一副不堪的面目收场。

后来一段时间，我的学习任务繁重，艾努拉也不再提起她和努尔别克之间的事。9月，她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想邀请我做他们的证婚人。当时我觉得很惊讶，毕竟上一次聊起感情，艾努拉还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对开放式关系的排斥。不过感情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外人不好评价，我答应了为朋友证婚。

结婚议程推进得极为迅速。他们没有办婚礼，只在小镇上做了简单宣誓，现场仅有我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其实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结婚。在美国，对于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而言，疫情带来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身份，没有签证随时会被遣返。他们当时正在申请政治庇护，因为努尔别克的签证是短期的，两个人必须拿到难民签证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单独申请比较困难，有夫妻身份就相对容易。你说他们之间有爱情吗？我得承认，我有过犹疑。

结婚后，艾努拉和努尔别克生活在一起，像曾经在吉尔吉斯斯坦那样，中间的插曲仿佛从未发生过。他们过得很拮据，收入仅有学校发给艾努拉的每月1000美元补贴，每周末，他们会去街上领取免费的救济食物。

我一度以为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两个外国人爱已消散，为了共同的目的，有些功利地互相支持。直到11月，我去他们家做客，艾努拉不在，我第一次听到了努尔别克讲述这段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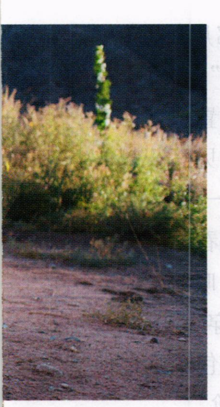


2020 年很受西方关注的短片《阿拉卡楚：奔逃》剧照

艾努拉很年轻，23岁，努尔别克比她大5岁。其实努尔别克在吉尔吉斯斯坦是个蛮有名望的人，一直从事非营利的社会工作，同时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到美国后，因为没有工作签证，他无法赚钱也没有个人价值可实现。但他没有抱怨，像个职业陪读一样做“家庭煮夫”，每天等艾努拉下课回家。我之前对努尔别克一直有偏见，觉得他是个拖油瓶，没什么能力和水平。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的，他是真的出于很深的爱，才能抛下既往获得的所有，心甘情愿地接受眼下的生活。

努尔别克告诉我，他们的难民签证申请已经提交了，大约一年可以获批，生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未来打算做编程方面的网课老师，等艾努拉毕业，他们就会搬去西海岸，一个温暖的地方。顺利的话，他大约可以找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成为一名美国“码农”。“我希望可以赚足够多的钱，那么我的爱人就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在努尔别克的梦想里，他们会在小镇上有个家，小小的花园里种着漂亮的植物。

艾努拉和努尔别克的感情虽然有在外人看来很荒谬的部分，可是他们经历了分离与重聚，走过了不稳定的阶段，但始终紧密相连，一起构建新的生活。我也是异乡人，我懂得其中的难能可贵。有些人常说，爱情是一个人自我完整后再去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认识并了解他们之后，我意识到两个从泥土里钻出来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联合体去奋斗，尽管他们自己可能是残破的。







左、右图：日剧《无性别男孩热恋中》剧照

其二

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2022年4月，我看了部日剧叫《无性别男孩热恋中》。剧中构造了一个男性角色，女性气质特别强的直男，审美出众，有自己的穿搭风格。这简直是我最理想伴侣的样子。我是个第四爱（Reverse Love story）玩家，这种恋爱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女性强势、男性被动。我做过自我剖析，觉得自己的底层诉求可能是做一名所谓的独立女性，希望亲密关系具有平等性。

日剧里的男孩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得了吧，这么多年我都没遇到过理想伴侣。我把日剧分享给国内的朋友，她告诉我，她正在用一款交友软件，比其他一切Dating APP都好用。我被她怂恿了几次，下载了那个美国用户寥寥的应用。

登录软件的第一天我就刷到一个跟日剧男孩堪称一模一样的男生。我心想，天呢，不会是老天开眼了吧？我跟他匹配，开始聊天。其实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太好，对未来很迷茫，又长胖了很多，放在交友软件上的照片是以前的。但我顾不上那么多，因为实在聊得太开心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崇尚第四爱，都要持续减肥才能维持身材，都热爱穿搭……身心灵里面有个概念叫双生火焰。它有点类似于灵魂伴侣，不过灵魂伴侣可以有很多个，但双生火焰是唯一，是共享灵魂的两个人。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双生火焰。

聊了大约三周，他从距离很远的康奈尔来找我。当你看到一个完美符合理想恋人样子的人站在你面前，真正去认识对方，参与彼此的生活，去了解各种鸡零狗碎后，关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形成尴尬的推拉。

那次见面谈不上多么愉快。我问自己：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呢？双生火焰这件事听起来可能很drama，但我的感受真的很强烈。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可是跟他相处的感觉就像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比如说，我们都喜欢服装，他的专业是化学工程，所以他会从材料技术的角度审视服装，而我是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介入这个领域的。在以前的每一次线上聊天中，我们都给对方很多灵感和启发。但见面后，我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疫情期间Dating APP那么流行，也理解了为什么网恋导向的异地恋总是很脆弱。人们都很喜欢灵魂相伴的感觉，在线上构建起理想恋爱的样子。见面意味着真实可感，没有了过滤生活琐碎的互联网，我们无法找到自己在感情中确切的位置。

我和他最近一次见面是2022年8月，只有一小时。当时我正在考虑申请博士，康奈尔是我的目标之一。8月份康奈尔有个开放日，我有个朋友恰巧那天也要去，我就搭车一起去了。出发前一天，我假装轻松，试探性地跟他说：“我要去你们学校了，你能不能来带我参观一下？”他告诉我他有组会，又说我想跟的教授刚好在，建议我去找教

授聊聊。我觉得失落又开心。很明显他在推托跟我见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记得我跟他随口提起的考博事宜。

到了康奈尔，他明明就在开放日活动上，我们打了个照面，很快他就突然从场子里消失了。我是个蛮受害者心态的人，我想：好吧，我也不是为了你来的。既然这样我就去找教授聊天。你消失就随便吧，我照样继续做事业上的女强人，而且我做得还不错。

所有事情忙完，我和朋友准备返程。他发消息给我："我的组会马上结束，我们要不要见一面？"我立刻抛掉女强人的身份，对朋友说："你有没有可能去看一小时瀑布？"朋友很给我面子，真的去看瀑布了。我在他们学院的户外长椅上坐了半个小时，他出现了，跟我讲他接下来还有个组会。说真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吗，也不确定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坐在长椅一端，他坐在另一端，就像在演话剧，我们都目视前方，拘谨地说了些客套话。"你最近怎么样？""还不错，你呢？""还不错。"……这样聊了十几分钟，他说他答应了去帮朋友搬家。"你要去哪儿吗？我可以载你去。"我要去哪儿？我能去哪儿？我不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去你家吧。"

我又一次坐在那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上。那天他穿了一双红色高跟鞋，是我们上次见面一起去买的。他穿那双鞋走路的样子很搞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他把鞋脱了放在鞋柜里，我看见了鞋跟上还没有撕掉的价签。"最近太忙了，哎呀，怎么都忘撕了。"我知道他是为了见我才穿那双鞋的。我们手忙脚乱地撕掉价签，慌乱地打包了几件他朋友的行李，然后又陷入了新一轮尴尬。

朋友看腻了瀑布，来接我回家。我们从房子里走出来，看到了绚丽的日落。他在夕阳下吻了我。"你要好好的。""你也是。"他坐进车里，远方的灌木丛里有一只小浣熊，我们相视笑了一下，他开车消失在了夕阳尽头。我们是结束了吗？还是没有？

遇到这个人我一直非常感恩。因为他，我更多地去思考亲密关系，去审视自己被不安全感笼罩的心态。这一年我成长了很多。我觉得爱一个人很神奇——我可以说我爱他，虽然我们客观上没什么交集，但我发自内心希望他平安喜乐，可以一直做他喜欢的事情。



ISSN 2096-9740
9 772096 974237 02
国内统一刊号：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插图：范薇）

回看那段漫长的分离，伴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张踩铃：异国两年，伴侣的意义是“托底”

记者 肖楚舟

2020年，正在英国伦敦读博士的短视频博主张踩铃挺着四个月的孕肚，离开丈夫杰米（Jamie）和女儿“崽奥达”（Zelda）飞回北京参加《奇葩说》节目录制。原本以为只是三个月的分别，结果持续了将近两年。坐下来细细回顾，他们都承认那个过程漫长得仿佛看不见希望，但也不全是痛苦。

不断延长的离别

张踩铃跟短视频里的样子差不多，一头利落短发，小小的身躯几乎淹没在那件膨胀的长款羽绒服里头，像颗子弹一样冲进会客室。她给我解释丈夫杰米还得晚点到，因为她坚持让他出门前洗个澡，“不然对你不礼貌”。半小时后，被她戏称“大胖媳妇儿”的杰米溜达着踱进来，个头有她两个大，领着女儿，不紧不慢地坐下，对我憨厚地摆摆手。

这对跨国夫妻刚刚重聚四个月。过去两年，张踩铃参加了《奇葩说》，挺着大肚子让孩子“浸泡在逻辑、智慧、辩论的羊水里”，一路挺进半决赛。在北京独自生下儿子后，她又上《脱口秀大会》，调侃跨国婚姻里的文化差异，用犀利的观察和风趣的语言吸引了不少观众。杰米则辞掉伦敦的工作，带着女儿回了老家温哥华，还读完了自己的博士学位。疫情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陌生而复杂。重新回顾这段经历的起点，她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刚刚暴发，国内外反应的时间差给张踩铃带来了最初的创作素材。杰米在家咳嗽，上医院拍片显示有肺部感染，英国大夫不给做核酸检测。急脾气的她在“抖音”上传了自己第一个吐槽视频，就这样吸引了第一批粉丝。她发觉观众的反馈让自己收获了难得的成就感，便开始分享自己和“洋老公”的生活日常和育儿趣事，很快靠东北式唠嗑积累了400万粉丝。

几个月后，张踩铃受到《奇葩说》邀请，需要回到国内录制节目。张踩铃给杰米科普说这是一档“辩论秀”，杰米看完往期节目恍然大悟，“这不就跟《与卡戴珊一家同行》差不多嘛，都是一群人吵架”。当了五年夫妻，张踩铃很自信他不会反对自己的决定，“他知道我也没问他意见，走一个过场而已”。俩人从大学走到婚姻，已经把对方的老底摸得清清楚楚，“实际上不光是事业上他会无条件支持我，哪怕我现在说我就要去隆臀，隆得跟卡戴珊这么大，他肯定也说你审美挺有意思，他什么都能接受”。

“没想到会分开那么久”“以为也就两三个月”，夫妻俩嘴里经常重复这句话，用来解释他们当时的“鲁莽”。在英国不大紧张的防疫环境里，两人都对可能发生的困难缺乏想象。听说妻子要回国参加节目，杰米的第一反应是骄傲，“很高兴她得到了认可”。也许是因为在加拿大长大，周围人的生活经验让他觉得怀孕不算什么大事。最主要的是，他没料到疫情的影响会无止境地拉长。

在伦敦机场分别时，张踩铃还不忘拍一个视频。她满怀雄心壮志，“那些儿女情长跟我有什么关系，看我回去在节目上大展拳脚，大放异彩”。直到在国内机场落地，她才有了疫情紧张的实感。14天隔离开始，“宾馆房间门一关，门外怼上一个鞋柜，外面的人说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没有了，他说这门一关你就不能再开了”。密闭空间里，恐惧感一下子压上来，想到丈夫和女儿在万里之外，肚子里还有个孩子，生理和心理双重不适之下，她录制了第一条情绪低落的视频，说话都带着点儿哭腔。“那14天我没睡过一个整觉，



2020 年，张踩铃挺着大肚子回国录制《奇葩说》，就此开启了与丈夫和女儿跨国分居的生活

没有一次超过两个小时，现在想起来还起鸡皮疙瘩。”张踩铃对我说。

说到妻子不在身边的日子，杰米狡黠一笑，“我比她的处境好点儿，因为我有孩子在身边。”女儿的幼儿园年初就停课了，杰米一边居家办公，一边给孩子找玩伴，实在没辙了就去朋友的父母家厮混一整天，给自己放放假。杰米承认，孩子是他保持振作的理由。

对这个家庭来说，真正艰难的决策是在 2020 年底。疫情笼罩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弹性被大大压缩，许多过去很简单的小事变得举步维艰。航班频频熔断，他俩团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虽然女儿有中国护照，但作为外籍人士的杰米当时要来中国，只能办理工作签证。在伦敦，杰米的签证手续迟迟没有进展。而张踩铃即将生产，到时候不管是带着一个婴儿乘坐国际航班，还是撇下孩子去英国探亲都不大可行。是等着踩铃去英国，还是等杰米在伦敦的签证进度恢复正常，或者让父女俩换个国家重新走流程？每个选择都像没有胜算的豪赌。

“圣诞节，我们决定全家搬回中国。”杰米现在说起来一副坦然的样子。实际上，当时这意味着他要做出一个重大的牺牲，辞去工作。

疫情暴发之前，他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踩铃介绍说：“就是在大本钟后头那个议会大楼里面上班，研究欧盟政策。”还没去上班，英国就脱欧了，杰米不得不换个工作组，“让他选，是去处理羊粪还是处理垃圾袋。”不过无论如何，仍然是高级公务员岗位。“但我没法一边给环保部长准备简报，一边拉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儿。”在这个问题上，杰米直奔主题，“长远看，既然我们要搬回中国，这份工作迟早是要辞掉的。”因为居家办公，那栋心驰神往的议会大楼，最后他直到离职也没去过。

12 月底，父女俩坐上了断航前最后一班去温哥华的飞机。对杰米来说，更大的挑战此时才刚刚开始。回到故乡反而让他产生了焦虑感，“我很早就离开家独立生活，将近 20 年后再搬回去，你会觉得非常惊恐”。在伦敦，虽然独自带着孩子很累，但是生活、朋友、工作都是属于他自己的。而回到温哥华当起全职奶爸，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办签证，他陷入一种悬在半空的状态。“我不是在试着生活，也不是在试着社交或者交朋友，我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离开。我困在了一种奇怪的情境下，虽然加拿大是我的故乡，但那好像只是个‘第三国’。”

对于跨国夫妻来说，疫情造成的困境常常是个性化的。一条规定变动、一个航班改期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旁人很难理解当事人的难处。张踩铃坚持给大使馆写信，几乎每个月都写。“先是写我要生孩子了，我希望我生孩子的时候，弟弟能看见姐姐。后来我就写，我想我的老公和孩子，现在晚上天天哭。这些都没有用，但我也理解，

政策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改变。”杰米则一边准备签证文件，一边在家带孩子。

杰米现在回想起来还忍不住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妈没有申请过签证，在她脑子里，这不就是个三天能办完的事情？每天她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今天怎么样了？”太平洋另一头，张踩铃也整天被同样的问题围攻，“我妈就整天问，他们啥时候回来？我后来受不了了，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女儿没告诉你新消息，是因为没有进展呢？好像所有人都觉得办签证就跟办个搓澡票一样”。

张踩铃和杰米的抗焦虑策略是闭口不谈，“我俩之间，他不提签证，我也不问”。

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发生在2022年初。使馆已经给杰米发了领签证的短信，张踩铃觉得板上钉钉了。说是周四取签证，她直接给父女俩买了周五飞中国的机票，还在“抖音”大秀热舞宣告喜讯。所有人都劝她说别太急，但她压根控制不了自己，“我的心态已经崩了。同事劝我说买四周后的，这样稳妥，我说万一第二周就拿到了呢？让我白等三周，那不可能，我当时根本没有理智”。结果到大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杰米发现签证要求里临时多加了一个文件。

希望来了又走，反复的挫败早就把人的情感神经磨到麻木。张踩铃只记得夫妻俩隔着屏幕静静坐了半个多小时，谁也没说话。一周后，签证真的办下来了。“我们俩反而有点儿懵了。放下电话，我一个人喝了一顿大酒。”张踩铃说。

角色重置，“他给了我底气”

2022年的那个跨年夜，张踩铃在出差的飞机上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说是给女儿的信，其实说的全是杰米的事儿：“这从来都是一个慕强的世界，好像谁能赚钱谁的付出就有价值。但并不应该如此，有的时候有人夸妈妈是女强人，又要赚钱又要养家，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没有爸爸的牺牲，妈妈根本没有家可以养，这个家是两个人共同支撑的。”

作为铁岭出身的喜剧人，天生的东北口音和夸张的遣词造句，让张踩铃不论说什么都自带调侃，再沉重的话题也要转成一句玩笑。出生在加拿大的杰米说话温吞吞的，语气少有波动，有时说到一半话头被张踩铃截断，他就等她说完再说。一快一慢，一个排兵布阵，一个服从指挥，俩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相处模式。

跟一般的跨国夫妻不同，在疫情措施造成的阻隔之外，他们还要消化个人生活中的巨大转变。两年之间，张踩铃从埋头读书的博士生到成为活跃在镜头前的艺人，杰米则从养家糊口的人退回家庭。大多数人看来，他们的家庭角色是“男女颠倒”了，张踩铃也常常调侃自己“养了一个220斤的家庭主妇”。

突然登上舞台的张踩铃其实一时很难适应。“我的人生转变是太大了。”她对我说。在英国生活多年，她一直处在比较单纯的学校环境里面。“我那个导师，你每天都能通过他的衣服判断出他今天吃了什么，西装上总沾着一道酱。”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关注大涨之余，各式各样的负面评论扑面而来。有的人说她脸肿，有的人说她只会讲自己的跨国婚姻，甚至进产房的时候她发条视频还掉了2000个粉丝。她感觉自己手足无措，疲于应付。

隔着八个时区，伴侣能起到的作用变得非常有限。张踩铃不会“隔空表达”，哪怕在隔离酒店里最难受的时候，她也觉得“打视频没啥用”，偶尔打电话，两人也不怎么说话，她就发着呆听杰米在那头洗碗。

孤独感在独自生孩子的时候到达了顶峰。2021年初，张踩铃临盆的那天，母亲在外地，只有父亲在家照顾她，羊水破了，父亲一时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在埋头拖地。医院不让老父亲单独陪产，她只能临时叫了一个好朋友过来，“人家都没谈过恋爱，一下子就来看生孩子了，直接恐婚恐育”。躺在产床上，她拨电话给丈夫，杰米正和家人在寿司店里吃饭，依然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都是第二次生孩子了，会比第一次容易些”。

跟一般的跨国夫妻不同，在疫情措施造成的阻隔之外，他们还要消化个人生活中的巨大转变。

视频对面欢声一片，张踩铃只觉得吵闹，“有时候觉得这西方人的礼仪也挺烦人，你说我羊水破了在宫缩，你还问我‘how are you？’”

杰米不是完全没有情绪的波澜，他说，那一刻有些伤感，来自长久的、看不到尽头的分离。“我没法陪在她身边，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儿子。”

一个埋头录节目，一个在家带孩子，两个人各自在新环境里挣扎。角色转换之下，交流上的障碍几乎不可能避免。文化和语言的隔阂让夫妻俩很难踩到一个频道上，张踩铃不大指望杰米为她分担太多事业上的压力。她自己也在视频里吐槽，“我很少把工作上的烦心事儿跟丈夫分享。一个是他也听不懂，二是即使听懂了，他脑回路也非常简单，不太能帮我解决问题”。她给我举了个例子，上《脱口秀大会》的时候，她打算讲杰米追求她的时候连送两个月黄菊花的段子，“如果比赛前要给他过脚本，还要给他解释中国传统里黄菊花是送给死人的，太麻烦了”。

（受访者 供图）

自然而然地，夫妻俩的沟通主要围绕张踩铃的时间表展开。不忙的时候，比如张踩铃去参加活动的路上，或者孩子睡觉之前，他俩一聊能聊两个小时。她也喜欢听心思简单的杰米唠嗑。“他属于好闺蜜型的，最喜欢的聊天的内容就是家长里短，比如，‘你猜谁离婚了？’”但一忙起来，也会因为压力把杰米抛在脑后，“有一阵子打比赛之前，在线下试讲老冷场。那阵情绪不好，一周没搭理他。”

杰米并不是毫无危机感。“如果她不接电话，我也没办法。她的工作节奏快起来，交流一少，压力就来了。她一周没理我那次，我提出了离婚。”

“离婚”两个字从好脾气的杰米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尤其严肃。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绝不妥协的态度：“那只是个威胁，但也是提醒她：你有工作，也有家庭。”他的聪明体现在“见好就收”，“只要她有时间跟我聊，我就会坦诚说出我的感受”。听到杰米要离婚，张踩铃就给他解释，“我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比赛，对手是杨蒙恩”。杰米立刻跟着问，“杨蒙恩是谁？”用张踩铃的话来说，杰米处理矛盾的策略是“示弱加撒娇”。

张踩铃不太把丈夫失业这件事放在心上，还老宽慰他说“我养着你”。在短视频里，她开玩笑说自己这种男女平等的心态特别“先锋”。但一次录节目的时候，同为嘉宾的学者刘擎点醒了她：“你认为你是站在女性视角发声，但其实还是特别男权的话语。真正的平权是不以强者的视角看世界，不存在谁养谁，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至于杰米对自己“主内”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他露出那种一以贯之的轻松表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英国的时候我是居家工作，到了北京，我还是居家工作”，“要说有什么困难，就是在北京比较难找到带孩子玩儿的地方”。他好像总能把挺严肃的问题化解成家长里短。

反过来说，张踩铃的大气也给了杰米底气。在温哥华等待签证那段时间，他决定重启自己中断的学业。每天晚上9点孩子睡了，杰米就起来写论文，中间导师几次感染新冠，好不容易才拿到博士学位。那天，张踩铃隔空为他发了一条庆祝视频。

回看那段漫长的分离，伴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张踩铃给了我一个词，“托底”。从视频博主到脱口秀演员，张踩铃在不断踏入自己陌生的领域，看起来一往无前，其实心里常常有没底的时候。她逐渐意识到伴侣的价值不一定在于陪伴，而在于一种不变的安全感。“你可以赢了这场比赛，你也可以输了这场比赛，你可以拿冠军，也可以海选就被淘汰，但是你知道对于他来说你都一点没变，你就是他妻子。他带来的这份底气，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你总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因为你这场的表现记住你，会因为某个段子记住你，但也有世上仅存的几个人，你在他心中的角色不受这些东西影响。”

深港爱情时差

记者 · 陈璐

今年1月8日中国香港与大陆边境口岸正式恢复全面运作，至此，两地历经闭关1069天。许多人的生活已经发生深刻改变，深/广与香港两地的情侣可能是其中特别的存在。

Charlotte 和 Darren

Charlotte 还记得2020年7月她从香港返回深圳，结束第一次隔离，回到家里看到那束花的感觉。那是男友 Darren 特地买回来迎接她的。那次 Charlotte 和 Darren 已经将近半年没能见面。按照隔离政策，Charlotte 若回内地，必须两边都要隔离14天，但她还是毫不犹豫问老板请了年假，回到深圳与男友共度了一个周末，再又匆匆返回香港继续工作，“加起来一共隔离了28天，就见了两天，真的只是见了一面”。

直到2022年Charlotte决定回到深圳前，两人都是如此艰难地短暂相聚，缓解彼此的相思之情。由于相见太过不易，两人甚至都不愿浪费丁点时间在任何争吵上，不舍得让对方感到不开心。被安排得紧凑的二人时光，除了喝喜茶、吃潮汕牛肉火锅，一定还会去跳阿根廷探戈，这是属于他们的独特的表达。

最初是Charlotte先迷上了阿根廷探戈，她在香港念书时便时常参与这种热情奔放的舞蹈活动。2017年决定在一起后，Darren 也跟着学了起来，这在 Charlotte 看来特别难得——毕竟中国男生很少会接受跳舞。后来在两人婚礼上，这还成为一个特别演出。

Darren 虽然是名程序员，却有着特别的细心与浪漫。他担心 Charlotte 在香港感到孤单，更加频繁地为她寄送各种礼物。2021年七夕，他从一家香港农场网购了两盆植物送到 Charlotte 家中，Charlotte 把它放在窗台上，每天看着它们，仿佛对方一直陪伴在身边。

就如 Charlotte 所说，这些独特的情感表达，日积月累，变得很难被取代。疫情后 Charlotte 繁忙的工作突然得到了喘息，空闲时间反而变多了，她花许多时间去学习网球，Darren 得知后也在深圳学了起来。在此后很多个夜里，这项新爱好成为他们通话里最常见的话题。

虽然多数日子两人都在各自积极面对着工作与生活，并没有时间被浪费的感受，但 Charlotte 确实感觉自己的人生进程突然被中断了。早在疫情前她已经与 Darren 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却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切计划都被暂停。“一直不通关，如果他为我来香港或者我为他去深圳，我们又不太确定是不是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选择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Charlotte 与 Darren 都还对事业抱有许多企图心，出于理性客观分析的角度，从事金融业的 Charlotte 与从事IT产业的 Darren 都选择了最合适自己未来发展的城市。

2021年国庆见面，Darren 终于向 Charlotte 求婚了。她本打算更早些回来，但年中至年尾香港连续8个月清零，两岸通关的消息不绝于耳，Charlotte 便一直期盼等到通关，以便在不用隔离的情况下返深。但等了好几个月，确切的文件却始终没有下达，9月底 Charlotte 终于下定决心请假回来与男友见上一面。

Darren 对求婚已经谋划已久。国庆当天，江门老家的朋友突然访深约他们见面，三人下午一起喝了个咖啡，其间 Darren 借口工作离开了，朋友便将 Charlotte 约到一处隐蔽的别墅里，声称那里有家非常特别的餐厅。结果是热烈的场面。九份礼物代表着他们从高中相识到在一起期间彼此缺失的那九年，在从各地赶来的朋友和家人们的见证下，Charlotte 拥有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完美求婚。

然而幸福太过转瞬即逝，求婚过后两三天，Charlotte 的假期结束，她必须返回香港。甚少落泪的 Charlotte 在离家的车门关上那刻，不禁哭了



旅行中的小天（右）与璐璐

出来。下次回来不知道是何时的落寞，与刚被求婚的巨大幸福形成了鲜明落差，猛烈地冲击她的内心。

此前他们有过很多对未来的规划和憧憬，但一直没有太考虑过更换城市，毕竟深港之间便捷的交通在两人看来甚至都称不上异地，只要想见就可以很快见到彼此。他们甚至设想过，如果将来有了小孩，每周几天待在香港，几天待在深圳，似乎也很好。但在这一刻，Charlotte 却开始意识到人生里也有许多陪伴不容错过。“疫情后我感到很多事情变得无法掌控，所有微小的日常都没有那么理所当然，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还是得找机会多与家人团聚。”她开始有了念头，“不要一直硬留在那边（香港）。”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份在深圳的不错的工作 Offer，感到事业上的牺牲感没有那么强，她立刻抓住机会回到深圳定居，与家人团聚。

小天与璐璐

听到有人想访谈深港情侣的故事，小天告诉我他立刻联想到的，是许多网络新闻刻意渲染的那种两人约定来到边境线上，隔岸挥手相望的情节。“过去三年仿佛一个大型社会实践，对不同人的影响不太一样，不同人的应对方式也有区别。”他谈到自己决定接受采访的原因，“其实也有我和我太太这种很平稳、很健康，没什么波折的类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小天与璐璐分别生活在广州与香港。这是两人主动在疫情期间做出的异地选择：领证结婚后，2021 年 8 月，为了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小天从香港来到了广州。

“因为工作机遇特别好，又对疫情转好相对乐观，觉得 2021 年底应该可以通关了，问题不大”，抱着这种看法，两人讨论后都同意了这个决定。不过随着奥密克戎的输入，通关似乎又没了准信，他们只能努力在不通关的状态下每日保持视频通话，经常一个人在工作，另一个人开着视频看书、学习，设法保持线上亲密。

异地恋对于两人其实已是驾轻就熟，因为之前他们有过两年的跨国经历。“当时她在英国，有时差，沟通会受到一点影响。”两人均是金融从业者，璐璐 2019 年在就职的香港某银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国际上其他办公室工作两年，这在公司每年仅有 15 个名额。小天尊重她对职业的规划。

同频共振或许是他们爱情维持长时间保鲜期的原因。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共同的爬山爱好。两人是香港大学的本科同学，“大家都是内地的，圈子也不大。经常爬山的人可能很多，但因为水平参差不齐，团体慢慢会缩小、固定，我们两个都属于体力相对稍好，能一起爬的那种”。渐渐他们会单独相约爬山，也开始其他约会活动，“我当时觉得这个女生挺好、挺特别，性格、身体素质、智商和思维的敏捷度，各方面和自己都比较契合”。2016 年 4 月 1 号愚人节那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小天表白了，两个人才走到一起。

2016 年冬天，他们第一次外出旅行，决定骑车环行台湾岛。这次骑行令小天认定了璐璐是他的终身伴侣。此前半年多时间因为忙于工作，小天身体状态很差，第一天结束他便浑身酸痛，根本骑不动。后面几天，璐璐常常是一边给他打气，一边在

前面带着他骑，夜里还会帮他放松肌肉，令小天认准了这个女孩。“两人去长途旅行很容易发生问题，特别是每天早 8 点到下午 4 点我们都在长时间不停地骑车，风吹日晒、饥肠辘辘，每天还都会换地方住，神经并不是处在一个特别松弛和享受的状态里，其实蛮容易产生矛盾。”小天说。

但途中没有任何争吵发生，即便最后一天他们发生了点小意外。那天他们需要骑回起始地的台北，天下着雨，风也很凉，摆在面前的是两个选择：休息一晚再上路，或者坚持骑下去。璐璐本想先休息再说，但小天却觉得 10 天如果能环完听起来时间上比较完美，便说服了她一起继续骑。途中璐璐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磕破了膝盖。原本期待完美的小天立刻做出了放弃的决定，改坐捷运和女友回到台北还车。

他们本来申请了一项环岛认证，随身携带了 GPS 追踪行程，但因为最后选择坐捷运，等于放弃了这个认证。环岛认证有个付费奖杯，早在申请认证之初他们便支付过这部分费用，此时璐璐对拿奖杯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但为了给这段旅程留下点值得纪念的物证，小天还未放弃，他耐心地和官方客服沟通了一波又一波的邮件，协商虽然没能完成这趟骑行，但能否把奖杯上祝贺环岛成功的几个字改掉，仍然发给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被小天的执着所打动，负责认证的组织方最后直接寄了个一字未改的原版奖杯给他们，这也成为两人如今很珍视的回忆。

小天对彼此的感情一直有信心。甚至疫情初期两地刚中断往来时，看到很多人吐槽多少天没看到男 / 女朋友，再不通关就要坚持不下去的留言，他内心有些嗤之以鼻，觉得这么几天都坚持不下去，还不如干脆分手得了。

异地恋绝非易事，当我在网络上找寻采访对象，希望听到不同的故事时，不少人都回复我一句“被绿”“已分手”，不愿更进一步多聊。显然，一场没有确切结束日期的异地恋，令许多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期望破灭里选择了分手。

然而不论是 Charlotte 与 Darren，还是小天和璐璐，回过头来都因为这段特殊的时期反而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若是这种情况下，两人还能够坚持下来，便一定能相伴走到最后，也因此倍加珍惜以后能够相聚的生活。根据官方数据显示，1 月 8 日早上正式实施开放免检疫通关后，到晚上 8 点时，已有超过 9.2 万人次过关。那些在三年里凭借社交媒体寄托的思念，或许终于都可以找到实在的凭依。

（应采访对象要求，Charlotte、Darren、小天、璐璐均为化名）

崩溃与救赎

主笔 · 苗千



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啊》剧照

究竟什么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什么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呢？以下是受访对象小晨的讲述，应她要求，这里使用了化名。

由大地震开始的婚姻生活

最近常想起十多年前那个地动山摇的下午。地震发生时我正在18楼的家里，脚下忽然晃动起来，头顶上的灯晃得更厉害，像是坐船在海上。我站立不稳，一下子摔在地上，意识到发生了地震，心想自己是死定了，当时还有一个念头我至今记得很清晰，就是我死了之后他怎么办？以后就要孤苦伶仃了。其实地震晃得最厉害的时间只有十几秒，之后不太晃了，但在心理上还是晃。丈夫对于那次大地震的记忆和我大有不同。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骑车赶去教室上课的路上，并没有太明显的感觉。等他意识到发生了地震就跑回家去找我，发现我不在家，又担心我光着脚，还给我带了一双鞋下来。后来丈夫是在学校操场的人群里找到我的。

那时我们才大学毕业不久，刚刚开始婚姻生活。我和丈夫是标准的校园恋。我们读的那所外国语大学里少见男生，绰号叫作“歌乐山尼姑庵”。丈夫高我一届，入读的是新开设的西班牙语系，我读英语系。我们最初认识完全是由于我对他的欣赏。丈夫在大学里算是学霸那种人，每天早上6点会先去图书馆占座位，然后才去吃早饭，之后又接着去图书馆学习。老师们都称赞丈夫是“西语系的一面旗帜”。我们也是经他的同乡介绍认识，后来就一起在图书馆自习，如今的记忆里除了一人抱着一本厚字典，还有在10点熄灯后的校园里

散步，灯光暗淡的街道混合着潮湿的气味。再后来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不过等我们真正在一起时已经是我大三他大四。同学说他这算是晚节不保。

丈夫是那种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的人。他原本想考研去上海然后留校教书，但是和我在一起之后就觉得凡事要为两个人一起考虑，不愿意离我太远，于是就去了成都新办的一所高校教西班牙语。我们都觉得成都和重庆之间的距离还可以接受。一年之后我毕业，也去了丈夫教书的那所学校工作。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们突然决定去领结婚证，那一天登记的人远远超出平常，更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当我们最终拿到那个盖章的红本时，白天的风和日丽瞬间转变成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

婚姻生活开始不久，我们就经历了前面说的这场刻骨铭心的四川大地震。其实我们只在成都生活了两年多时间，随后又成了分居状态。丈夫凡事总是先我一步。在做了一段西班牙语教师之后，他考研去了大连，继续学习西班牙语。而一年之后我也考研回到了母校。后来我找工作时也总是跟着他走，他先定下哪个城市，我再过去和他团聚。

硕士毕业之后，丈夫本想留校，最后也没有留下。但丈夫的导师推荐他到北京的一所高校教书，于是他又到了北京，之后开始读博。这是一座我们从未考虑过的城市，在对它陌生又好奇的印象中，心里既充满了希望，又似乎有些迷茫。感觉命运总是会阴差阳错地给你推到不知是哪一个路口，总之和你之前想得完全不一样。我在研究生毕业后也来到北京，在一家美术馆里工作。

2020年是疫情开始的第一年，他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写博士论文。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时的他虽然经常感到苦恼，但我也绝不会想到随着疫情的变化，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令人疲惫的病情与生活

2020年整个世界一下子变了样。但在2020年初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看上去还算是平稳，并没有受到外界太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两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是在那年的暑假，丈夫做了一次体检之后，结果显示丈夫的甲状腺有结节，还有一项指标稍微高了些，提示可能有桥本氏甲状腺炎。丈夫在学业上从来都是较真的人，凡事有一套强大的逻辑，他对人体似乎也有些完美主义，体检结果让他一下子就慌了神。似乎就连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也让他感到压力巨大，相比之下认为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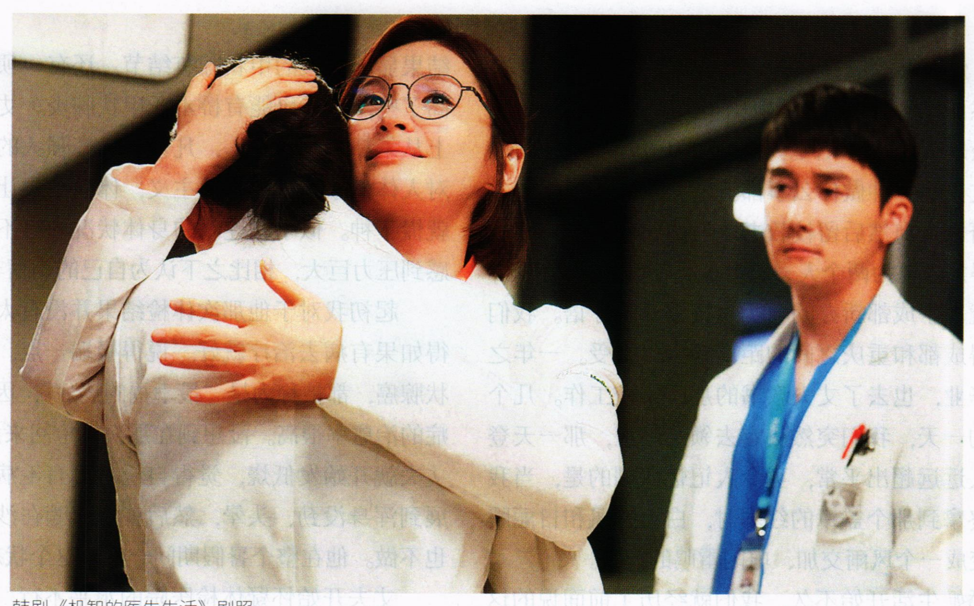
起初我对于他那次体检结果并没有太在意，觉得如果有病去治疗就好。说得极端一点，哪怕是甲状腺癌，都被称为是“最幸福的癌症”，因为这种癌症的治愈率很高。没想到在那次体检回来几天之后，丈夫就开始发低烧，觉得自己身体有毛病。后来发展到浑身没劲、头晕，然后就每天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做。他在整个暑假期间一直是这个状态。

丈夫开始怀疑体检医院的水平不行，便去挂了北大人民医院的急诊。急诊医生说他的结果看上去没什么问题，要是一直发烧可以去看看肿瘤科。一提肿瘤科，丈夫又被吓着了。那段日子，他不仅是接受各种暗示，甚至可以说是自己主动找各种关于自己身体有问题的暗示。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病症早期中期晚期的症状，也开始研究各种靶向药物。

最荒唐的一次，是他在刷牙时发现吐出来的水里有红丝，就立刻觉得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在晚上吃了西瓜，他看到的只是残留在牙齿里的果肉而已。从低烧开始，他一直怀疑自己的身体有尚未查出来的问题。这期间前前后后将近一个月，我已经陪他在北京各家医院把能查的科室基本都查过一遍。就连医生都觉得好笑。有一次走出医院，我们在一家面店里坐下来，不知道那样的沉默过了多久。他忽然说：“我好羡慕他们。”我顺着他的眼光望出去，是一对白发老人。他说：“我真的好想跟你走完这一生，哪怕不要孩子，我也想跟你一起像他们一样，我还可以牵着你的手走在路上。”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很少在外面哭的。我也询问了一个学医的朋友，逐渐意识到他的身体可能没有问题，更有可能是一种神经性的问题，身心失调，出现了植物神经紊乱。我搜索了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不过当时还没有往抑郁症这方面去想。

一天我们在北大人民医院看内分泌科。等着被叫号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不能再看医生了，这是最后一次。”我看医院的精神科还有号，就说“你应

韩剧《机智的医生生活》剧照



该去看一下”。在我的强迫下，我们去看了精神科。诊疗过程先是做题，随后医生对他说，他患有疑病症和强迫焦虑症。丈夫最终接受了自己有心理问题，于是就开始服药。现在回头看过去，其实我们的生活在2020年初时就已经天翻地覆了。学校改为上网课，丈夫就连在学校里和同事们聊天或者是进教室接触学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大家平时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每天只是对着电脑自言自语。如果他在周末不和我一起出门的话，就真的像是坐牢一样。他的心态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逐渐失去平衡的。

我自己的工作也不稳定。疫情形势严重，我工作的美术馆开始闭馆，每周只去工作3天。丈夫不会做饭，对做饭也没有兴趣，所以他对我每周只去工作3天这件事还挺高兴的，觉得我可以有时间照顾他的生活。其实我们之前也会为做饭之类的家务争吵不休。如果我一周不在家，他就会连续吃一周的外卖。等我回来时会发现家里的筷子都不见了，不用问就知道，肯定是他用来吃外卖，然后顺手都扔掉了，而且他自己根本都没有察觉。

丈夫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后，我几乎没有睡过好觉，每天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能很明显地意识到，我是在被他的情绪所影响。直到后来我才学会强迫自己不要太过关注对方，也要放下良心上的谴责。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是我根本帮不上忙，也不可能通过语言去改变的状况，我就学着让自己不去想，不然我就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总不能两个人都出问题吧！

2021年4月，我所在的美术馆出了意外，我也受到牵连被辞退了。我感到十分的委屈和沮丧。如果说丈夫最大的恐惧是健康，那么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失业。之后我短暂做过一个全新的工作，发现自己根本应付不来。也在一家纸刊的新媒体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没能转正后我便又开始找新工作。这期间丈夫已经吃了快一年的药，情绪稳定了很多。在我艰难找工作的那一个月，他开始反过来安慰和鼓励我，说我可不能像他一样抑郁了。

封控之中的慌乱与转机

我知道，在两个人当中，我是更坚强的那个。我不能倒下，但我永远也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这几年来，我只能不住地思考生存压力、工作前景，以及对财务状况的焦虑。刚来北京时我们还一起看韩剧，一起吐槽里面的人，还会有属于年轻人的幻想。那时候我们吃一顿好吃的煲仔饭会很开心，买一件新衣服也会很开心。可是

这几年，我不爱逛商场了，也不再看那些年轻人喜欢的综艺节目和新剧。丈夫总觉得当初结婚时没有给我买钻戒有些遗憾，所以在去年给我买了一个香奈尔手提包。收到礼物时我挺开心的，但我也基本没有提过。

我知道他在为我担忧，但我什么都不想说，毕竟说什么都没法解决问题，我也不想影响他的情绪。到了9月，我准备入职现在工作的这家美术馆，也是做新媒体。丈夫也为我高兴。每一年他们学校都会组织暑假体检，好在这一年的体检结果没什么问题。这时候他还在赶博士论文，中秋节那晚他一直写了个通宵。我一个人喝醉了，号啕大哭，耳边是邓丽君的《独上西楼》。

进入2022年之后疫情又严重起来，外出要扫各种码，实际上哪里都去不了。2022年5月，因为北京疫情形势，公共场所线下关停，美术馆又一次关门。我被换到策展部，开始做执行策展，事情非常多，这以后我基本没怎么做饭，有时都顾不上吃饭。其实我很希望加班回家后能吃到对方做的饭，或者帮我点外卖也可以。我觉得他就算是为了自己也该练出做饭这个技能。后来丈夫买了一个炒菜机器人，给我做过几次菜，没用过几次这个机器人就被放在一边吃灰了。

11月15号我生日那天，想要下楼时我才发现楼门被封，只能居家办公了。我又开始了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安排两个人一日三餐的生活。到了11月24号，丈夫开始发烧，那几天我事情也特别多。公司因为不断有工作人员感染，营业受到严重影响，跟我们说接下来3个月的工资只有5折。封控在家不让出门期间，社区告诉我们可以点外卖，但每天只有2个固定的时间可以让“大白”挨家挨户送餐。到时间我们就算是点了外卖，“大白”也根本送不过来。等我们求人送上来时饭菜早已经凉了。我们只能每餐尽量自己在家做。

丈夫高烧几天之后，主动提出要去医院。我当时还有些犹豫。一方面担心他在家里只能吃一些退烧药，没法尽快退烧；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一旦被确诊，就会被送进方舱医院，我们就此分离。后来他还是穿着一身防护服，坐着朋友的车被送去了医院。次日，丈夫打来电话，说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自己马上就要被送去方舱医院治疗。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我想到他出门时什么都没带，这样去方舱医院怎么行？我只能让他在医院里尽量拖一下时间，跟医生说明我们昨天做核酸时还是阴性，有没有可能是假阳性？同时我尽快给他收拾一些生活用品，装到一个小箱子里。我叫了个闪送来到楼下，然后有“大白”来家里取箱子，给他送到医院里。丈夫最后总算是收到了箱子，带着换洗衣物被送去了方舱医院。

丈夫离开后，不仅家里忽然安静了，整个世界好像都停了下来。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那一年，他胆囊手术顺利完成后，我一个人骑车回家的夜晚。我发呆似的站在家里，静等着自己作为密接人员被送去隔离。后来发现其实我被隔离的地方就在我们楼下的一个商务酒店，房间稍微简陋了点，但基本条件还可以。被隔离期间，我一直都是阴性，于是在7天之后我又回到了空荡荡的家里。说来奇怪，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自测抗原显示是阳性。我发烧不算严重，就在家里吃药休息。不过此时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人在家发烧养病这几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虚空。这几年过来，我常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对我来说太重了，但我也无法想象自己能够离开他独自前行。爱究竟是什么？它主宰着什么，又能改变什么？以前的我们，起码以前的我不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年轻，今朝有酒今朝醉，每天只知道又穷又傻地谈恋爱，到了年底住在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还要去宜家买圣诞树装饰气氛。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什么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呢？

分开半个月后，丈夫终于核酸转阴性也回到了家。我们见面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拥抱在了一起。康复了，我们都康复了，只是还经常咳嗽，感觉全身乏力。周围的一切都变了。那时世界杯还没结束，我和丈夫靠在沙发上一起看阿根廷对法国的决赛。他支持阿根廷，我支持法国。上半场法国落后，我不许丈夫和我一起看电视，把他赶到了卧室去，到下半场法国扳平我才让他回来。最后阿根廷捧杯，梅西终于拿到了世界杯冠军，我也觉得很欣慰，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三年，我们终于变成了“亲密战友”

口述·李萌　记者·艾江涛

三年来的疫情管控突然放开，一切好像结束了，又好像远没有结束。这几年，很多事情都被改变了，包括我们的婚姻、我对生活的看法，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恍惚。

“那一瞬间，就像逃难”

2022年11月20日，是一个周日。北京新一波疫情又开始起来。那天，我们全家去环球影城玩。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快六岁，小女儿快三岁，所以我们办了张环球影城的夏秋漫游卡，经常带孩子去玩。老公第二天还要去宁夏出差，一路抱怨一路开车。结婚七年，我们很多时候都处在这种半吵架的状态中。

那天我们玩了“飞跃侏罗纪”，一个平常排队时间最长的项目，当时只要排15分钟，其他项目几乎不用排队。距离圣诞节不到一个月了，整个园区都装饰一新，正对大门的地方，假山和湖泊前面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两个孩子在树下大喊大叫，非常兴奋。看着他们开心的模样，我却有种末世狂欢的感觉，除了觉得来环球影城的人会越来越少，也预感自己今后的收入，可能很难维持这种高消费的生活。

正玩的时候，得知我家小区被封控了，只能进不能出。小区封控，参照别的城市，感觉怎么还不得静默一个月？我本想带孩子直接到婆婆那住，可老公明天要出差，电脑衣服都在家里。我说我回去给他拿东西；他说不拿也行，穿一身衣服拿个手机，大不了臭着就行。跟往常一样，家中大事通常由我决策，我很快做出决定：先到超市购物，然后把小女儿放在婆婆那，我带儿子回家；老公在小区外面栏杆旁，等我给他取东西。

开着手机视频，我给他找了一个行李箱，装好电脑包和换洗衣物，这是我第一次在他出差前帮他收拾东西。我当时害怕引起麻烦，没有告诉小区保安，找了一处人少的围栏，想把行李箱从那里递出去。我第一次注意到我们小区围栏上面还装了刺网，由于身高不够，我只能使劲踮着脚，把箱子的一个轮子从围栏和刺网中间大概15厘米的空当递出去，老公抓住轮子，把箱子拉出去，然后就走了。那一瞬间，就像逃难一样。

他出差的事情办得还挺顺利，可回来路过西安，北京健康宝便弹窗了。滞留西安的一个多星期，他每天做的两件事情，就是去12345公众号和国务院小程序申诉，然后在酒店叫外卖。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小区刚刚解封。像北京的很多小区一样，我们小区的解封也是斗争来的。我不是领头的，但也带着儿子声援过。根据当时国务院颁发的“二十条”和“九不准”，小区封控不能扩大化，只能到单元。大家先在群里和物业沟通，后来有人联络大家约时间和社区谈。第二天上午10点半，我们走出小区围栏，到旁边社区工作点和他们沟通，社区的人一看来了几十号人，早就躲了。领头的人就报警，十多分钟后来了两辆警车。警车来了，社区工作人员来得就快了。谈完后，他们问了几个问题，问大家能否做到自觉防护，不要扩大病毒传播，在场的人回答了几个“能”，社区的人宣布就地解封。一解封，我马上去找闺女。我也挺长时间没见她。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四口分隔在三个地方。

老公回家后，做家务的态度很积极。仿佛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开始互相体谅，有种亲密战友的感觉。他对我好像有种报恩的感觉，因为我是为他回去，甘愿被封控的。

女儿在家待不住，天天到小区玩，她是最先阳的。到第三天，她差不多好了，我的嗓子突然哑了，有点像宝娟嗓，但用抗原还测不出来。我就把他们都撵走，自我隔离在婆婆这边。那几天，老公一天过来好几趟，帮我打扫卫生，给我做饭，削水果皮，剥葡萄。三四天后，我婆婆也有了症状，我就先让她和闺女回来，一天后儿子和老公也有了症状，陆续感染完了。

三年来的疫情管控突然放开，一切好像结束了，又好像远没有结束。这几年，很多事情都被改变了，包括我们的婚姻，我对生活的看法，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恍惚。



电影《乌海》剧照

月供，二孩，身心俱疲的婚姻

我和老公是通过亲戚介绍，相亲认识的。我当时28岁，他34岁，我们老家都在河北沧州。我妈的观点是在老家找的人方便调查，知根知底；我老公家是另一种执着，一定要找个本地人，生活方式相近，容易沟通。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很土，还有点老气，我那时在百度工作，接触的都是比较潮的年轻人。后来聊起来发现挺投缘，虽然我俩都是独生子女，他却给我家中大哥的感觉。而且他挺聪明，是我们那的高考状元，考上了北大医学院。谈了几个月，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结婚最初两年，是我们感情最好的两年。2017年大宝出生后，就鸡飞狗跳、一地鸡毛了。我没有想到，男人会这么晚熟。并不是所有人一当爸爸都开心得不得了，我感觉他挺惶恐的，不敢带也不想带孩子，逃避当爸爸的责任，让我特别失望。后来小宝出生也是这样，每生一个孩子，我离婚的念头就变得更强烈一点。

大宝出生第一年，我们还没买第二套房。一家三口加公公婆婆五个人，住着一个二居室的房子。作为职场妈妈，生孩子期间我从来没有中断工作，孩子出生后，夜里还要带孩子，五年来几乎没怎么睡过整觉。工作压力本身很大，那段时间我让他帮忙分担一些家务，他想办法逃避，根本没法心平气和地沟通，只有吵架。回想起来，主要是我们各自对家庭所做贡献的认识始终不一致：他觉得自己贡献挺大，我觉得他也没干啥；我自己又赚钱又带孩子，身体耗损特别大。结婚的前几年，我始终处在抱怨之中，身心俱疲。

老公是一家小型医疗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公司规模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但是他一手搭建起来的，运营还比较稳定。2020年后，医院把全部精力放在防疫上面，没有富余的钱采购他们用来检测癌症的医疗设备，公司业务特别不稳定。最困难的时候连续两三个月发不出工资，随时有倒闭的风险。更要命的是，我们在二宝出生前买了第二套房。由于还有短期借贷，两套房子加起来，月供最高时达四五万元。

老二快要出生了，我的压力也到了极限，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那段时间，我大概约过两次心理咨询，在一些心理健康的APP上，付费咨询注册的心理倾听师。整个过程他们主要负责倾听，偶尔也会引导一下，就像一个树洞。聊完之后我更加郁闷，觉

得又浪费了一笔钱。

千方百计节省，以前每月一两万的信用卡账单，减少到两三千元。好在那段时间，我待在老家，父母还会像小时候一样围着你转，给你弄各种好吃的，好像有个东西在为我托底。每天虽然挺抑郁难受，不停刷关于疫情的新闻，但毕竟还能正常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庆幸的是，那一年年终奖挺多，加上父母借我们的几万元，总算撑过最难的那段时期，没有像网上不少人那样，出现房贷断供的情况。

经历互联网大裁员，忽然开窍

也是在2020年，我离开百度，进入一家新的互联网公司。我自己的工作，其实一直到2021年之前还都比较顺利。但2022年后，互联网行业下滑明显，内卷加剧，许多大厂纷纷裁员。除了疫情影响，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不少互联网企业面临人员冗余、人浮于事的必然选择。如果说以前大家还是卷夜里下班、周末加班，现在的卷，就是抢活干，很多人挖空心思做一点小活，把自己的工作量装饰漂亮，但毫无意义，对公司的发展来说也毫无影响。

我生完二宝，复工回到职场，感觉站在那里已经用尽全力。我在公司负责内容运营，因为涉及品牌策划，常常需要面对PPT，非常有感染力地讲述一个故事。过去我当众讲话底气特别足，拍板特别决断，冲劲足，有时候说话还会比较冲。但现在，我尽量避免当众发言，时不时陷入社恐。我在公司给人的感觉是，脾气变温和了，变沉默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现在仍在恢复过程中，不过已经不可能恢复到过去斗志满满的状态了。由于长期身处快节奏的互联网行业，我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巨大的惯性中。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价值观似乎就是努力赚钱，赚钱就是一切，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就是loser。还记得我和老公恋爱关系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这个公司待着什么时候才能年薪百万？”婚后，我也非常喜欢鞭策老公，常常忍不住帮他出主意，让他多参加展会，通过校友会多认识结交人脉。

2020～2021年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伴随着老公公司业务不景气，房贷的巨大压力，我的焦虑情绪开始传递给老公，我不断地让他投递简历，为公司破产提前作打算。老公所处的医疗行业本来是慢节奏的行业，他又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认准一件事情不会轻易放弃，可在我的影响下，他也变得非常焦虑，那段时间抽烟特别多，害怕被我骂，常常借口到楼下倒垃圾或者跑步，偷偷抽烟。我能感觉到他特别不喜欢被支配，比如说让他拖地，他绝对不会马上去拖；让他换床单，他百分之百说今天没空。但他也不会硬着和我对抗，可能最终还是会干，但总要拖一些时间。

有时我问老公:“如果我失业了怎么办？”他回答:“你没工作了，天也塌不下来。”我听后又觉得很感动。这让我想起疫情期间看过的一则新闻。2022年上半年上海封控期间，一家三口在家，丈夫煮掉了仅剩下的两包泡面，给自己盛了一碗半，给孩子盛了半碗，对妻子说你自己随便找点东西吃。最后还是孩子主动拿个碗，和妈妈一起吃掉了半碗面。封控结束后，妻子和丈夫离婚了。看新闻时，我还在想我老公会怎么做，后来觉得他不会干这种事，肯定会让我和孩子多吃点，因为平时吃饭，他总把好吃的留给我和孩子。

进入2022年，我所在的公司不少人被裁撤，其中一些表现挺好，绩效也没问题，但不是被转岗，就是被逼跳槽。两个多月前，新来的部门领导开始打压我，不给我派活，在各种场合下否定我。当我在公司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也是北京疫情封控最严重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挺没劲，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那个努力就有回报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我开始为人生重新安排优先级——自己的内心感受很重要，孩子的家庭教育很重要。未来10年，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孩子送入很好的学校，让他们既能身心健康地成长，又能不失紧迫感地学到很多东西。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公时，他整个人好像被松绑了一样，说“你总算不再鞭策我了”。看着他哼着小曲，在厨房洗菜做饭，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开心。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从单位离职，但已经能比较平和地看待各种变动。相比过去，我觉得自己想得更通透了，更能看清工作的本质。有时候，我也会问老公未来的生活规划：或者去威海、三亚这样轻松舒适的沿海城市生活；或者把房子卖掉，回老家沧州生活；或者移民加拿大。哪条路好？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把决定权丢给我，总是回答：“你想好了就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萌为化名）


（插图：范薇）

深夜，当我数遍谈到自己对疫情的忧虑时，隔着时差，他困倦、烦躁，终于不愿再安慰我。

异地恋的决心

文·陈清泓



2019年秋天，我与男友结识于高铁上，他帮我提了行李，我和他说了许多话，我们开始了一场异地恋。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原来再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都无法跨越疫情的鸿沟。更多的时候，外卖骑手替男友送来粉色玫瑰，快递员替男友送来节日礼物，家政平台替男友修好家里的马桶，所有的温情，都通过第三人在我们之间传播。若想在疫情时代维持一段异地恋，就要有视它已经结束的决心。

千里之外

2019年末，男友去国外出差。新年时，他远在冰天雪地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完全不理解身处国内的我犹如惊弓之鸟，因为自己的感冒症状失眠、焦虑。我反反复复测量着体温，一遍遍跟他重复自己胸闷气短的症状，怀疑自己在返乡的路上受到了感染。这在他眼里更像一种心理疾病。

我在视频电话中向男友描述萧索的街道，人们去超市采购物资时的紧张，相互拉开的距离，熟悉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我从男友茫然的脸上能看出来，他实在想象不出来，也无法感同身受。

深夜，当我数遍谈到自己对疫情的忧虑时，隔着时差，他困倦、烦躁，终于不愿再安慰我。我们就这样挂断冰冷的电话告别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很快，男友也有了疫情的烦恼——他在国外戴口罩会被另眼看待。回国前，他去当地药店采购了许多口罩，收银小姐看他的眼光十分异样。他向我诉说那种嫌恶的眼神和不礼貌的态度时，我的脸上一定也浮出了茫然的表情。我同样无法感同身受。我们只能隔着视频电话相对无言，无奈一笑。

2020年3月，男友带着从国外买回来的一堆口罩，结束出差顺利回国了。他回国那天，一切还算平静，又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收拾行李，社区要拉他去酒店隔离。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集中隔离，内心充满了担忧。

过了一会，男友发给我一个他拍的小视频，视频中他坐在救护车里，扶着行李箱，隔着玻璃，

前排坐着两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伴着警报声，镜头不断晃动，窗外的枯树、行人、车辆一闪而过，被他们远远甩在后面。

我问他："你不害怕吗？"他说："这有什么害怕的，该隔离隔离。"

男友总是这样乐天派，像是天意，让他来搭配容易感到焦虑的我。我看他如此镇定，自己也渐渐放心下来。

在隔离酒店，男友每天做鼻拭子、咽拭子，上报体温，幸运的是，他回国的那趟航班上无人确诊，他的身体情况也一切正常。

终于到了他结束隔离的时候，那天办公楼窗外的樱花开得如雾似雪，有着蓬蓬生机，我给他拍了照片，让他看一眼错过的樱花。他和我说，其实通知他隔离那天，他上救护车时腿都软了。

130 公里

2021 年，男友工作调动去了与我相邻的城市。我们相隔 130 公里，不到 2 个小时的车程，本来在小长假与周末都可以相见，不会错漏任何重要节日……但在疫情面前，这些相见都是非必要的。

我们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想要出城，就要向自己的单位报备。疫情紧时要报，疫情松时也要报，搬家、装修、家人生病……这些理由可以用，但如果只是为了陪伴侣吃一顿饭，那绝对是可笑的、矫情的。疫情剥离了所有情侣相见时的温暖、亲密，只剩下冰冷的、严酷的现实，它是一句扣人心门的质问：为了这些去承担感染的风险值不值得？

被感染还是其次，社会性死亡才是最可怕的。为了陪伴侣吃一顿饭，过一个节日，异城奔波，感染了病毒，又传播病毒，所有的行程都会被公布……有一些网友也许还会曝光患者的信息，编造、歪曲两个人的关系，让男女情感变得不堪，甚至令人唾弃和嫌恶……我们似乎在亲手排除自己的正常生活和情感。我们正是被春天树上绽放的小小的花朵，夏天鲜红的樱桃，秋天脚踩在落叶上发出的声音以及冬天窗户上的水汽……被这些四季中无关紧要的细微事物构成的，如果这些不必要存在，那我们也将会消失。爱情也是一样。

这一年，有时我的城市有了病例，有时他的城市有了病例，我们两座城市的疫情，如同随风而动的火苗，一会在这烧，一会在那烧，只剩无数像我们这样的异城情侣在焦灼。从一开始的焦灼、澎湃，到渐渐地麻木……错过了情人节、七夕节、中秋节、圣诞节、跨年，甚至生日，不顾一切去相见的勇气越来越少，对现实的冷静思量越来越多，到最后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拼命躲避，将两人之间的温情渐渐稀释、挤出……有时候我隔着屏幕看着男友，觉得他十分陌生，像一个虚拟人物。如果视他为不存在，我反而能抵挡那些爱情本该出现却缺席的虚无。

终于等到一个周末，等到我们的两座城市都安宁的时候，他来到我的城市，我们久违地见了一面。我们看了电影，喝了饮料，吃了大餐，但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在预演一张张流调图，心里想着：如果我们俩被感染了，那去过的地方是不是也太多了？

第二天，我的城市又出现了疫情，他手忙脚乱地打包行李，预约车辆，逃难般离开，我们都害怕他因为疫情被困在这座城市，无法回去上班。

430 公里

2022 年，随着病毒的不断进化，防控越来越难，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男友却离我越来越远。他被调去了北京，而我留在了济南，我们之间相隔 430 公里的车程。生活被更大的失常打乱了。身边的人们在大量地囤积物资，出门上班携带洗漱包，向空气喷洒酒精，警惕时不时冒出来的封控的风声。当基本的生活需求变成了无法被保证的事，爱情的地位就更低了。

这一年，我很少想起爱情了。在我居住的小

从一开始的焦灼、澎湃，到渐渐地麻木……不顾一切去相见的勇气越来越少，对现实的冷静思量越来越多。

区里，最快乐的是池塘里的青蛙和玩闹的孩子，剩下的成人都在风里变形，他们提着肉、蛋、米、面和大葱匆匆回家。我只在提着重物的时候，才会想起爱情，心想如果这时候有一个男人，他就能帮我运送12升的桶装水，帮我提起一桶5升的花生油，抱起一袋10斤的大米……至于一起过那些属于情侣的重要节日，不仅我不再想，我觉得很多人都忘了。

到了冬天，许多城市的疫情管控都放开了，没有行程码，没有核酸，再也不会因为得了病被披露行程和隐私，但是我和男友仍然没有见面。因为我和男友先后都阳了。他阳在北京的出租屋，我阳在济南的出租屋，我们都是孤身一人。网络上有关疫情的爱情考验有很多，比如伴侣阳了以后，另一方不顾一切地坐飞机去当地照顾，虽然看来让人感动，但放在我们俩身上十分不现实。两个人都有工作，能留给自己一个人痊愈的时间已不充裕。

后疫情时代的爱情变成了病友之情，讨论的不是甜言蜜语，全是病情。我们都在床边放好足够的饮用水和食品，躺着伸手就能拿到体温计和药物，脚边放好脸盆，如果发生了呕吐，不至于在冲刺到厕所的过程中体力不支，晕厥在地。

高烧时，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想要喝水，却无法起身，我意识到我在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自言自语，我想男友在北京也是一样艰难，他已高烧到了40度。我看了一眼手机，日历提示我今天是圣诞节。

熬过高烧过后，我开始咳嗽，并出现了“水泥鼻”的症状，只能用嘴呼吸，一晚上难以入睡，只能坐着休息。深夜两点多，我突然开始猛烈地咳嗽，并清晰地感觉到有痰卡住了自己的气管无法排出，意识到情况不妙，我不再窝在床边，站起来跑到水池旁呕吐，鼻子仍然无法呼吸，气管被卡住，我呼吸不到氧气，脸憋得发烫肿胀，用光全身所有力气，也无法把卡住气管的那口痰吐出来——

如果现在能有一只手帮我拍一拍后背就好了。

我绝望地想。只需要帮我拍一下，我就能呼吸到空气了。我的脑子里闪过很多交织的过去和未来，焕发出奇异的光彩，越是艰险绝望，越是激发了我的斗志，我把小腹抵在厨房水池台沿上，试图通过海姆立克急救方法自救。

当我终于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我扶着水池台，慢慢瘫软下去，感到浑身都在虚汗中抖觫。

原来这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爱情是无辜的，即便你的爱人也在承受着病痛，但当你在深夜无助时等不来那一只拍你后背的手，你会觉得爱情形同虚设，随之死亡，只感受到寒冷。

我开始思考，疫情改变了我们对爱情甚至很多感情的态度。我们不希望因为病毒给邻居、同事添麻烦，不希望因为病情使远在老家的父母担忧，我们把自己隔离起来，不想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爱人，孩子……我们决心一个人处理所有的麻烦和困难，等待着这样一个只有自己的瞬间。这和我们的人生的本质多么相似啊。

我慢慢有了经验，原来塞洛唑琳可以治鼻塞，氨溴索可以化痰，孟鲁司特钠可以止咳，向药物求助，比向异地恋人求助更有效。身体素质较差的我吃了很多药，一点点地痊愈，感受到失去的力气在渐渐恢复。男友已经复工了几天，又一个人去医院挂号，候诊室里坐满了阳过后感到心脏不适的年轻人。男友还是傻呵呵的，说在等候的时候，与旁边的“病友”交流了一会，“那哥们站着心率就110，我还好”。我隔着电话说话，声音像瓮在一个罐子里，似苦似甜地笑。我们这对异地情侣在给对方一些“电子陪伴”，不太多，不太有用，形同虚设，但必须要有，吸饱了力气，再转头扎进自己生活里。

粉色玫瑰枯死在瓶子里，修好的马桶又在漏水。我想快了，就快了，我们快回到三年前了，在那个相识的秋天，两个人牵着手去看很红很红的枫叶，我没有负担地在人群中吃着零食，听乐天派的他讲很多傻话，虽然我已忘却那双手的触感，也全然忘了在人群里行走的感觉。

我知道人生来与去只有自己一个人，我一直有视爱情已经结束的决心，这样才能对抗异地恋那巨大的虚无。你要问我，为什么还要维持这段感情？我想问自己，为什么还要维持人生呢？

『扫雷地图』上的约会

文 · 力力



如今回想起与他之间的种种，总觉得我们当时的火花之所以如此强烈，少不了『吊桥效应』的加持：两个人在共度某段『惊险』的旅程时，一切情感会因为『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危险而被放大。

2022年的春节，我在心愿牌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六个字，“遇见相爱的人”。

跨入新的一年，我眼瞅着身边的朋友们纷纷结婚生子，而自己苦于圈子受限，现实中难以认识新人，于是火速注册了相亲软件。刚注册没几天，我就看到了小Z的资料。我的理想型画像，是在许多失眠的深夜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周杰伦有句歌词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这大概就是我对小Z的第一印象吧。如果我的理想型在详解后有个清单，那么他则是在我的列表的每一项上都成功打钩。

我和小Z之间开始得很顺利。他很快通过了我的申请，加了微信后发现我们还有共同的朋友。在遇见彼此前的过往人生中，我和他也曾在某些时刻有过时空交错。我们爱好、品味十分相似，于是两个爱艺术，以及对吃喝玩乐都很挑剔的处女座一见钟情，就此开启了我们每周的固定约会。

“扫雷地图”

那会儿我正值跳槽的边缘，虽然家在北京，但是因为对上海的喜欢，我始终对于去上海工作这件事跃跃欲试。春节前我拿到了来自上海的offer，正在犹豫的时候遇见了小Z。虽然把他完全当作我留在北京的理由似乎并不公平，但是他的出现让我更加容易与坚定地做出了“放弃上海”的选择。后来的很多次，我都会和他说，“幸亏当时没去上海”。有时是因为目睹3月上海封城的无奈与后怕，有时是想感慨和他相遇的不易。但是他和我说：“我们不论怎样都会相遇。即使不在北京，我们或许也会在上海的某个剧场遇见彼此。”我想他说的是对的。

我们整个约会的过程，都像是在与疫情和时间赛跑。

那会儿北京有个疫情地图，打开软件就能看到全部的高中风险区与确诊病例的所在位置。我总笑着说这其实是“扫雷地图”。虽然相信要“活在当下”，但因为无法确定当下看起来还正常的健康宝与小区楼栋的出行自由能维持多久，我心里总有着对明日的恐惧，不知道今天见到后，下次再见会是什么时候。虽然公司并没有要求“两点一线”，但是我开始自觉地在周一到周五实施自己

“两点一线”的伟大计划，我的想法很简单：尽可能降低被封控的风险，周末见到小Z。

我和小Z想要成功见面需要满足以下两点：

1. 我可以成功出门，即我的健康宝不弹窗、不变色，我所在楼栋小区、公司不被封控，我和确诊、密接没有时空交集。

2. 小Z可以成功出门，即他的健康宝不弹窗、不变色，他所在楼栋小区、公司不被封控，他和确诊、密接没有时空交集。

虽然能够阻碍这两点实现的因素有那么那么多，我可以控制的却只有我的“两点一线”。那时候的每一次见面，就像是我们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在“扫雷地图”上寻找缝隙跳来跳去。

3月我选好排期，早早买好了音乐剧《致命旋律》的演出票。我和小Z约好一起去看4月4日19：30的演出。《致命旋律》是部驻场音乐剧，它当时所在的磁剧场位于望京的麒麟新天地。说起来这部剧有些命运多舛，虽然演出排期很多，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成功演几场。不过，何止这一部剧在疫情下命途坎坷呢？

4月3日晚，新闻播报位于望京的一家韩国服装店出现确诊，周围大量场所开始封控。所以4日晚的演出还能不能演，要不要看？说不犹豫是假的，可是疫情下，又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呢？于是我和小Z达成一致，演出只要能顺利上演，我们就一起去看。

也许是上天想让我们看成这一场演出。虽然确诊病例和密接的行程轨迹涉及望京很多地方，虽然最近的一个点位就在对面，但我们的约会地点还是在层层包围中独自屹立。4月4日晚，我们忐忑但顺利地看完了这场演出。

坦白讲，小Z是个性格有点别扭的男青年。他虽然心是好的，也愿意表达，但他的感情总是以很“委婉”的方式说出口，好像在他的世界里，“直说”就会落了下风。我常常对他这种行径很无语，于是总会“毫不留情”地戳穿他。在他众多欲言又止的表达中，我脑海中常常出现那样一个确定的，又难能可贵的画面——他笑得有些羞赧，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虽然说把每一次见面都当作最后一面有些夸张，但我真的很珍惜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也是。”

毕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当下”而已。

我和小Z秉承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理念，决定能见面就多多见面，能看的演出就多多去看。我们都在尽可能地去维持自己和对方生活的稳定与平衡。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节，努力去撑住彼此内心的一方天地。

4月8日，环球影城的王者荣耀巡游上线，4月9日我和小Z顺利到场。

4月11日，舞剧《只此青绿》开启为期一周的北京站演出，4月17日我和小Z顺利到场。

4月20日，舞剧《李白》在开演前三天正式开票，4月22日我和小Z顺利到场。

而4月底的这场《李白》，也是在北京5月“停摆”前我们看的最后一场演出。

那一天真的很快乐。

我怕小Z下班晚赶不上吃饭，于是就买好了公司旁边好吃的甜品带给他。运气很好的是他下班很早，我们就一起去天桥艺术中心旁边的面馆吃了他最爱的重庆小面，然后去看了我心心念念很久的交响乐版的舞剧《李白》。看完演出，我们还去前门的北京坊喝了很棒的水果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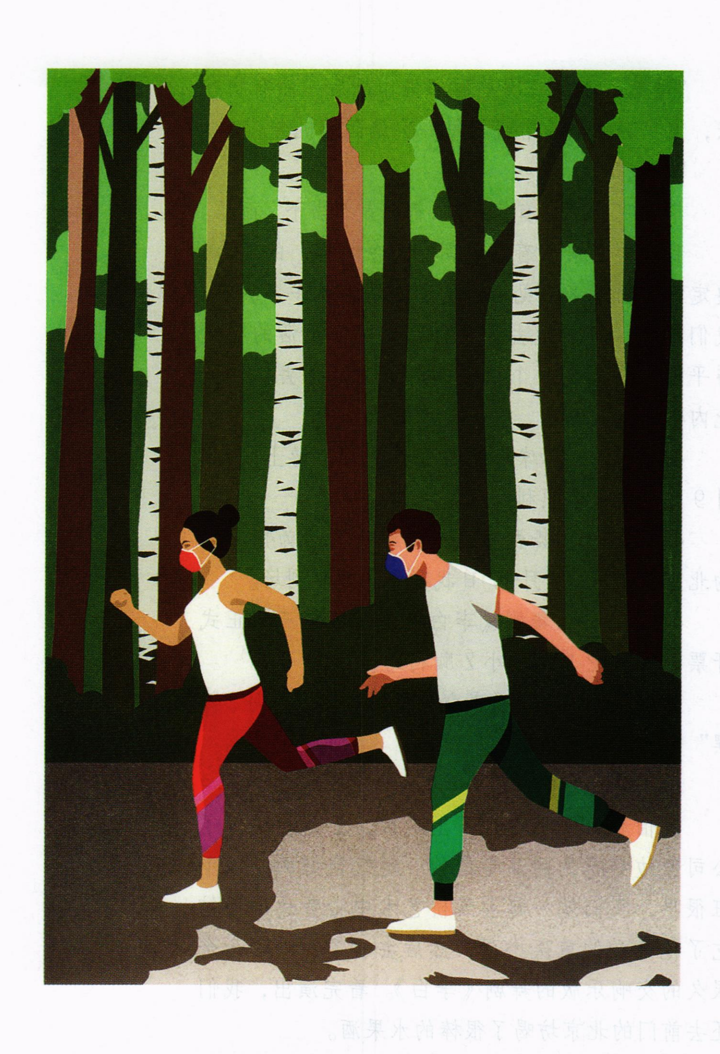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基本不看手机。从晚上6点半见面，到他送我回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2点。我打开手机新闻，看到最近更新：当晚，北京新增10例确诊。

我们好像两个逃命的小兵，一起躲在山洞里烤火，而世界的纷扰在那一天，那几个小时，与我们无关。

从春天到夏天

5月一到，北京的活力与堂食、公园一同按下了暂停键。

与我“生命在于静止”的生活哲学不同，小Z是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在疫情前的运动日常是冲浪滑雪游泳跑步，在疫情后的运动日常是



我和小Z一起度过了美好又惊险的2022年春天，而感情结束在了那个夏天。

跑步。他住的地方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远，于是他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奥森跑个步。可是5月初，奥森也关门了。

小Z:“周日见。不过真是不知道去哪儿。哎。”

我：“北京的马路，不够宽阔吗？”

小Z:“行。我上午先去跑个步，咱们下午见。”

我：“奥森关门了。”

小Z：“北京的马路，不够宽阔吗？”

就这样，小Z的运动日程从原来的冲浪滑雪游泳跑步，变成了去奥森跑步，又变成了在北京宽阔的马路上跑步。也是挺好。生活嘛，丰俭由人。

我和小Z一起度过了美好又惊险的2022年春天，而感情结束在了那个夏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对我说：“总说爱、合适、在一起是三件不同的事，我觉得还是能有对的人，同时满足这三点的。”当我回过头看这一切的时候，隐隐觉得，他或者说上天，在一开始就告诉了我答案。

年初的我许下心愿，要遇到相爱的人，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相爱可以抵过万难。但仅仅有爱，其实也并不够。缘分可以让两个陌生人于茫茫人海中相遇，爱使彼此得以共同开启一段旅程，而合适才能让这段愉快的旅程免受生活的侵袭。

于我而言，分开的原因与过程算不上愉快，没有争执，但就是两个人慢慢不联系了。我其实是个希望凡事的开始与结束都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却也囿于自尊心作祟，不愿意主动与他“挑明”些什么。小Z后来虽然也偶尔给我发过几条消息，但是我也因为心里的愤愤不平，而回得很冷淡。

一晃我们也有小半年没有和对方说过话了。而与此同时，全国疫情防控正式放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直面疫情的冲击了。

小Z的父母工作繁忙，又常驻外地，所以他从小是由姥姥姥爷带着长大的。他毕业回国工作后也是在北京和姥姥姥爷“相依为命”。在我们约会的过程中，我常听他说起他的姥姥姥爷。两位老人家身体不是很好，有很多基础病，周末两天，他常常会有一天专门来陪陪老人，要么是给姥爷读读报纸，陪姥姥练练字，要么是带着两位老人去医院看病。2022年年初时他很无奈但又坦然地说，以他姥爷的身体状况，即使他们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即使他们都竭尽所能，老人家最多也只能撑到明年。对我来说，在我和他的故事里，他姥姥姥爷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2022年12月刚刚宣布“正式放开”的那段时间，我也很为他的家人担心。但因为我并不想主动和他说话，所以这份心情也只是放在了心里。

在为他家里老人担心的同时，我也很乐观地觉得，我家里的长辈身体素质很好，没什么基础病，

应该不会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放开”而受到太大影响。直到12月21日，我正阳着，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妈妈和我说爷爷因为新冠去世了。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在我心里，我爷爷是个身子骨特别硬朗的人。10月初，我爸爸因为去参加婚礼赶上内蒙古封控，被“封印”在了老家两个月。那会儿妈妈给我打电话，半开玩笑地说：“你知道吗，你爷爷80几岁了，天天在家给你爸爸做饭。”我爷爷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精神的老头。

而就在我还无法接受爷爷已经离开这件事的同一周，我又看到了坏消息：小Z的姥爷去世了。

小Z有个公众号，每周会总结一些行业相关新闻，我们虽然分开，但他的公众号我还是一直都在关注。12月底最新一篇推送的末尾，他写了一行小字：“愿天堂没有疫情和病痛。致我亲爱的姥爷。”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在时隔半年后，毫不犹豫地，第一次主动给他发了信息。

“我看到了你的公众号推送，节哀。你也多保重。”

他隔了一会儿，回复了我很长的两段信息，有对我情绪的回应，但更多的是在放开后，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所要注意的事项。我表达了感谢，然后也告诉了他我爷爷去世的消息。他连忙反过来安慰我。

关掉和他的对话框之后，我呆坐了很久。我觉得自己身处于一个漩涡中，被很多纷杂的情绪包裹。我曾对小Z又爱又恨。我们也都碍于自己的骄傲与理智，没有人愿意在分开后再主动向前踏出一步。可是这所有的爱与恨，在共同经历的巨大悲痛前，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爱过也恨过的人，在这一刻，最终还是会选择站在一起。

小Z曾问我相不相信永恒，我当时很认真地回答他：“我相信永恒是由一个个‘当下’和‘瞬间’构成的。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会被定格，成为‘永恒’。”

那么此时此刻，我和小Z，也在这篇文章中拥有了新的“永恒”。

朝夕相处

文·月光与玫瑰



（插图：Jessie Lin）

我几乎都要忘了，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在一起的。

我不止一次想和周穆说分手，我猜他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们却极有默契地等待着对方先开口。

如果从相识那天起，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年。这是我们相爱的第七年，我不知道前辈是怎么总结出“七年之痒”这个规律的，我只能感叹一句先人的智慧，因为它无比灵验地实践在我和周穆身上。

当初有多甜蜜，现在就有多冷漠。他在一家贸易公司做部门经理，每天不仅有业务工作，还有各种应酬。而我只是一个在家画漫画的，再加上我这个人也很奇怪，白天没灵感，只有点灯熬油才能画出作品，也就导致了我们是同一屋檐下，彼此熟悉的时差陌生人。常常是晚上很晚了，他才回家，他说他累了一天只想上床休息，而我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早上呢，他七八点就得起来，而我正在深度睡眠当中。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无奈的是，我们除了共同的大学人际外，好像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了。家里的柴米油盐他不关心，他生意场上的弯弯绕绕我听不懂，好不容易都有时间说看个电影吧，选择也有分歧，我不喜欢悬疑和恐怖，他也不喜欢爱情和喜剧。也就吃的方面，我们还有一点共同之处，都喜欢吃口味重的，但是我们也已经很久没一起吃过饭了。

我几乎都要忘了，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在一起的。

疫情最初期的时候，我和周穆都没太当回事，直到全城禁闭，一向熙熙攘攘的街上空无人迹，取而代之的是救护车和防护服。我们的房子靠着街边，每天晚上都能听见邻居被拉走的声音，然后空留下救护车开走的声音，又刺耳，又尖锐。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样的日子竟然持续了那么久。他们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转为了线上办公，以往属于我一个人画画的书桌被周穆占去一半，放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些公司的账单和报表。有一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候我和他一起在图书馆上自习，也是这么一张书桌，或者比这个小一点，我们凑在一起，那时候还没钱买电脑，只能眼睁睁看隔壁桌的同学用最新款的笔记本。

周穆白天要开会，我也自觉地把空间让给他，跑到卧室里看电视剧。只是看着电视剧我也不舒服，不时地翻翻手机，刷刷微博，看新增数字一会儿就翻一倍。着急地给我父母打电话，又给周穆的妈妈打电话，知道他们都在家里没有状况后，才勉强歇下心。说起周穆的妈妈，我们这段感情能够到现在少不了他妈妈的撮合。他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不想惹他难过，从来没问过原因，倒是后来他妈妈和我聊天说了几句，他父亲是因为肺癌去世的，这可能就是他从来不抽烟的原因。他妈妈人真的挺不错，就算哪怕不是真心，只是看在周穆的面子上，也算对我很好。我曾经想过如果和周穆分手之后，我大概是遇不到这么好的婆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想分手的速度，但这毕竟不能作为决定性因素。

疫情让整个世界的步调都慢了下来，也让我们的生活慢了下来，我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多了很多

时间。以前忙得见不到人影的人，现在一睁眼、一转头都是他，甚至他还有时间给我做饭，陪我一起看电视剧、追综艺，至于他有没有看进去，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的裂隙似乎能慢慢修补起来，曾经的他缺少时间，现在的他能一直陪在我身边，我本应该觉得满意，但是总有什么东西让我感觉到更加不安。

原来是这种朝夕相处。我们已经不再是刚刚坠入爱河的大学生，整天黏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甜蜜的，但对我们来说只能是负担。疫情之下本来气氛就沉重，我们之间的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越来越少，以前是没有时间，现在是坐在一起、躺在一起也各看各的手机。当我直觉这些沉默十分尴尬时，我知道我们之间注定会有一个结束，只是没有人想先提出来做那个“恶人”。

年底的时候，疫情稍微好转了些。周穆恢复了线下工作，家里又变成我一个人，我反而觉得非常舒服惬意，我甚至有些向往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转眼到了疫情第二年，戴口罩、做核酸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事情。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会一起去完成这件必做事。2022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心想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如果今年过年我又把他带回了家，无论是我爸妈还是他妈妈，务必会让我们赶快结婚。老话说夜长梦多，我想终于到了长痛不如短痛的那一天。

说分手不用像表白那样烘托气氛、打造环境，只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我都忘了那是哪天了，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周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

“什么问题？”他还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吃菜，头都不抬。

“我想分手了。”

“什么？”他终于抬头看我，面上是不容置疑的不可置信。

我以为说分手这件事没有那么难，但其实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他问我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理由想去说，最后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能低着头看着眼前的一盘菜，低声说我累了。我疲于我个人的独角戏，也慢慢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当一份感情变得不值得人向往憧憬未来的时候，也许这恰恰代表着它应该结束了。

我们各自沉默了两天。第三天的时候，他说“好吧，既然是你的决定，那我就只能接受”。周穆倒是有担当，他说他搬出去，这样我就不用再找合适的房子。

曾经和我说一生一世在一起的人，在一个稀松平常的周六，拖着很多行李，彻彻底底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公司当时正裁员，而他没有被留下。其间他妈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倒是没有指责我什么，只是问：“你们真的没有机会了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之间没有巨大的问题，却全是小的缝隙。他妈妈最后念叨了一句，周穆最近过得很不好。再后来，我就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不是我刻意在屏蔽，而是我能拥有的消息来源无非就是朋友，朋友们大概怕我触景生情，几乎都绝口不提他，我又不好说什么，总不能让我自己主动说你们最近知不知道我前男友干吗呢。一来二去，他确确实实在我的人生中消失了，连带着我的十年青春。

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年好像弹指一挥间，在这样一个稀松平常的冬天，政策突然放开了。2022年12月初我身边的人一个两个都“中招”了，连我爸妈也是，幸好他们没有基础病，很快就痊愈了。可能是我不怎么出门，一直还坚持到月底，我跟朋友说最好能挺进2023年。事实证明，人确实不能乱立flag。马上就跨年的时候，我还是不幸“阳了”。我爸妈想赶来照顾我，我说还是算了吧，“你们好不容易好了，别再劳累或者复阳了”。

发烧第二天，突然有人敲我门。我戴着口罩，低低地问：“谁呀？”

“周穆。”

“你来干什么？”

“你妈妈说你病了，让我给你送点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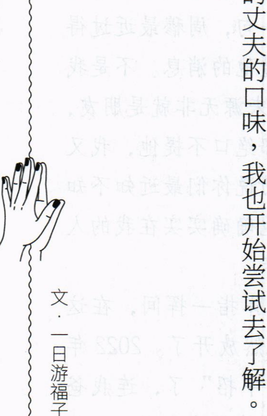
“那你放门口吧。麻烦你，谢谢了啊。”我心想这也太尴尬了，我妈让谁送药不行，非要给我前男友打电话。

周穆就没再出声了，但是我也没听见脚步声，于是我再小心翼翼地试探道：“你还在吗？”

没人回答，我以为他走了，一开门，对上一双熟悉的眼睛。这下真的很尴尬了，没梳头没洗脸，我穿着最无款式可言的家居服，幸好还有口罩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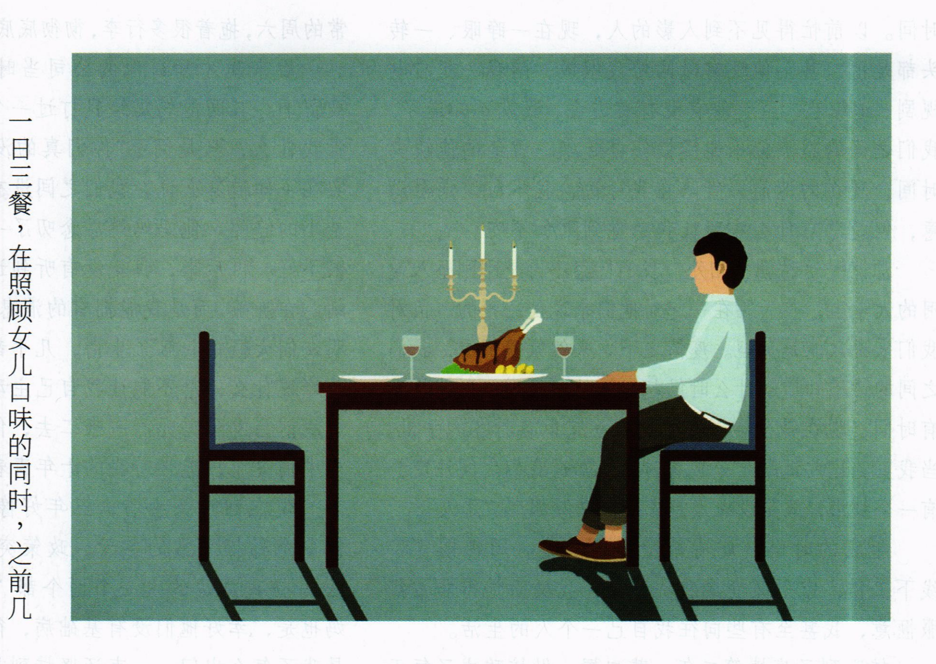
我说“你怎么还没走”。他说要不要先进去说话，门口有风。行，他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细心且不讨喜。我说：“我现在阳着呢，别传染给你，你没事就走吧。”他笑笑，说他早就感染过了。我小心翼翼地问是最近吗。他说早着呢，前几个月进过方舱。他把药给我放下，环顾了四周，露出理应如此的表情，随后和我说：“那我先走了。有事再给我打电话。”我点点头，但我知道，我不会再给他打电话。

同桌吃饭



一日三餐，在照顾女儿口味的同时，之前几乎一无所知的丈夫的口味，我也开始尝试去了解。

文·一日游福子



2022年，我所在的城市大疫没有，小疫不断。静默最长的一次，我家正巧处于管控区域内，一家三口面面相觑,勉强共存了5天,这时,丈夫突然病了,上吐下泻。

“这是怎么了？”每天核酸结果都很正常，不会是感染了新冠。家里食物新鲜，女儿活蹦乱跳，也排除了中毒的可能。最后，我俩将目光投向了家里的热水器——这个热水器还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它的电路板太老了。静默期不让出小区，我们找到一个维修师傅，对方在电话另一端大摇其头：“你们出不来，我也进不去啊！”怎么办呢？只能先挺着。当时暑气未消，天气还很温暖，我们全家自认皮实，纷纷表示，没有热水器也不碍事。问题正出在热水器上：少了通勤，生活规律，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丈夫都要去小区里夜跑，跑完步，他一般都会冲个凉水澡，连冲几天冷水，胃肠感冒如约而至。

家里还存了一些备用药，我立刻去翻药箱，发现上次女儿吃海鲜拉肚子时，止泻药已经用完了。脸色刷白的丈夫已经开始哼哼，我决定在从来没人吱声的业主群里问一问。幸运的是，消息发出，有邻居秒回：“藿香正气丸。我挂在门外，自提吧。1701。”

拜亲爱的邻居拯救，第二天，丈夫活了过来，并开始对微信群产生了兴趣。在他看来，家里对于此次疫情准备相当不充分，“不是过日子的样儿”。痛定思痛后，他加了十几个群，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于群里疯狂团购、接龙，一趟一趟往家拉东西。开海后，他甚至买到了当天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虾。

实际上，在这次静默居家前，我和丈夫已经将近5年没有同桌吃饭了。平时，他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896”和全月无休，是这位社畜的常态。女儿进入幼儿园后，我也逐渐找回事业发展节奏，出差多，平时忙，每天下班回到家，根本不想吃饭。慢慢地,一家三口齐聚餐桌吃饭的情况,在我家基本不会出现。

和丈夫相识相恋，是在大学毕业之后。那时，我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想要为之奋斗的事业，也退去了大学校园中对爱情匪夷所思的幻想。结识丈夫时，我清楚地分析过自己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丈夫也和我一样，我们更多追求的是在生活上合拍，至于爱情，只是一个过于浪漫的概念。如果在常态情况下，我可能还会对这份感情抱有一些理智之外的期待，但那段时间，父亲重病，母亲在漫长的陪同求医过程中逐渐开始偏执，她抱着绝望的心情，看着爱人的生机一天天消逝，心里想的只有尽快把我安顿好，就立刻追随父亲

一段奇异之旅

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我被疯狂催婚，无故指责，不堪其扰。丈夫在这方面的理智或冷漠，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焦虑之海中的一块浮板，因此，趁着感情蜜月期的滤镜还在，我们迅速走进了婚姻。

我的父亲是传统大直男，在家基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典型；我的母亲，则是在儒家传统盛行的山东土生土长起来的贤良人，是相夫教子的妻子榜样。物极必反，作为两人的结晶，我从小就觉得这种夫妻关系毫无吸引力，旁逸斜出地长成了一副“不想伺候人”的样子，不仅对下厨房没有天赋，对家务琐事更是兴趣缺乏。但耳濡目染父母的相处模式，还是会不自觉地感到焦虑：我适合结婚吗？他会限制我的自由吗？假如真的缔结了一段关系，以我的个性，在婚姻里又能做到什么样子呢？

结婚后的日子，证实了这段关系的稳定性。丈夫个性稳重，非常愿意为家庭负责，但好巧不巧，他也是个大直男。时间久了，我逐渐解锁了丈夫令人崩溃的一面：浪漫绝缘，心思简单，生活里处处是直球。疫情之前，我从事旅游行业，经常需要出差，他一直默认我出门就如永动机般拼死工作，从不打电话关心老婆异地住宿条件如何、饮食习不习惯、是否发展艳遇。一次，我去海南跟项目，待了两个月，其间，他从未主动打电话过来慰问，只有我每天巴巴致电，希望和女儿开视频畅聊人生。女儿绘声绘色表演一通后，丈夫收回电话，一脸轻松：“没啥事那就挂了吧。”

此外，结婚十年，丈夫从未在我生日时有所表示，送花送礼物这种事，在他看来非但无甚必要，简直不可思议。“蛋糕？平时你在邻居家不是吃了不少吗？”“这东西没必要过年过节送，银行卡密码你也知道，想要随时就买呗。”“花？什么花？之前淘宝买的那家还行，就是有点儿招虫子。”后来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为了回以直球，特意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百元大钞图案蛋糕，丈夫看到后，果然不太高兴：“这啥外壳啊，一点儿也不好吃，上边放点儿水果多好。”

婚后一年，我们通过认真备孕，生下了女儿。丈夫为了缓解家里的房贷压力，在我生产后，白天工作，晚上兼职，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非常辛苦。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产后的我和孩子，全权扔给了我妈和他妈。由于备孕过程艰难，术后创伤严重，加上产后抑郁和高需求宝宝的折磨，我在带娃的过程中身心俱疲，和长辈的配合也并不默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不参与带娃也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的丈夫，自然有着诸多埋怨。在我看来，丈夫的工作确实累，但我带孩子也并不轻松，如果角色换一换，谁先崩溃实未可知。但每每和他说上两句，换来的就是：“怎么别人家双胞胎都能带，你带一个都不行。”

爱情是什么？婚姻又是什么？

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虽然网上有那么多相爱的例子，但现实中，普通人的婚姻往往是柴米油盐，充斥着烦琐小事，迈着细水长流的步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韩剧——央视1997年引进的《爱情是什么？》，由李顺载、金惠子主演。那时，国内能看到的韩剧资源很少，每个周日，我早起的动力就是为了看《爱情是什么？》。剧中令我无比好奇的是，漂亮温柔的知恩，为何会天天和大发君吵闹，然后又神奇地和好如初？当时只觉得这种生活熟悉又陌生，等到上学后知道，那些耍花枪，都是爱情的酸臭，整部剧所表现的，则是因爱而成的家庭的平淡与快乐。而在我大部分的婚姻生活中，平淡常有而酸臭不常有，一树在家，聊胜于无。

待到这次静默，长达一个月的居家要求，把我们从出差和通勤中，骤然拉回到了家庭生活中。女儿喜动不喜静，到点就饿，嗷嗷待哺，一日三餐成了主旋律。我重新拿起锅铲，早餐以粥、煎蛋为主；午餐要扎实的主食，配合肉、虾和蔬菜；晚饭时常摸鱼，轻轻带过……一日三餐，在照顾女儿口味的同时，之前几乎一无所知的丈夫的口味，我也开始尝试去了解。而丈夫投桃报李，也会在每餐之后自动去厨房打扫我留下的“战场”，并洗好碗筷，擦干水渍，抹净灶台。随着这个宣称自己爱吃排骨的人先后拎回扇贝、海虾、八爪鱼，一家三口也久违地，开始重新同桌吃饭。停课的女儿在餐桌上不断描述白天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故事，她并不知道，在自己热情分享同院男孩旱冰滑得好、女孩钢琴弹得棒的时候，她的父母对视一眼，默默将报班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一段奇异之旅

文·佳艺



默契的伴侣

2019年，丈夫因为工作原因被派驻国外。临行前，我们选了一家西餐厅，郑重地为他饯行。这家店的菜品不错，但整顿饭我们两人都吃得心猿意马。

在我们侧后方的一桌，坐了五六个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孩，坐在正中间的那个应该是当天的寿星。她的头上戴着一顶亮闪闪的王冠，面前是一个鱼子酱做成的迷你“蛋糕”。其他女孩用几台手机轮番给她拍照，她也乐于享受这样的注意，配合地摆出各种姿势，嘟嘴、比V、捧着脸笑。

丈夫的目光毫不避讳地落在那一桌上，他的皮鞋鞋跟无意识地缓缓敲击着地面，这是他感觉到愉悦时的小习惯。

我觉察到，身为一个妻子，此时应该有嫉妒的必要。按照电视剧里的情节发展，我应该狠狠地捏他一把，再辅以眼神的威胁，但我扫描了整颗心，却并没有找到嫉妒灼烧后焦黑色的痕迹。

或许我自己，也有一些分心。

为我们上菜的服务生是一个染着金色头发的男人。上菜的时候，他娴熟地从嘴里说出一长串拗口的菜名，然后仔细介绍起复杂的烹饪方式。我很认真地点头，但什么也没有记住。

我用目光一寸一寸地检视起他的脸。他的肤色很深，鼻梁异乎寻常地高挺，我猜想他可能有异域血统。手指的骨节粗壮，指甲被细心地修剪成光洁的椭圆形。

当我终于把注意力从金发男人的身上收回来的时候，却撞见了丈夫玩味的目光。

“我这次出国一年，时间挺长的，你觉得会改变我们的关系吗？”

我也不躲闪，迎上了他的眼神：“说得跟我们是第一次异地一样。”我们同时笑了笑，默契地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可能说出来会有人觉得我言辞夸张，但我真的相信，丈夫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我们俩是一种更懦弱，也更精明版本的“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我们之间固若金汤的联结，不是基于兴趣爱好，甚至也不是基于性吸引力，而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叛逆冲动之上。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叛逆无伤大雅，绝对安全。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高三。英语老师请了假，学校找来了一个刚刚毕业的女老师暂时顶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甜美讨好的声音让我没来由地怒火中烧。我礼貌地向她示意要去下洗手间，就走出了教室。

我开始向学校后门的方向快步走去，速度越来越快，直到真正地跑了起来。路上的行人惊异地望向我，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奔跑，要跑到哪里去。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到了学校附近一个人烟稀少的公园。公园的正中央竖立着一座锈迹斑驳的"海盗船"。有一个和我穿着相同校服的人，也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这艘船。

我认得这双细长的眼睛，他和我同级，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上课时间出现在这里。我们就这样，隔着两米的距离，沉默地看着这尊破烂的庞然大物。他突然开口问我："你想坐海盗船吗？"

船身向下俯冲的时候，巨大的失重感激发了我的求生欲，我用尽力气抓住面前的栏杆，开始撕心裂肺地尖叫。他把一只手交叠在了我的手上，然后开始和我一起尖叫。我们就这样像傻瓜一样，足足尖叫了两分钟。

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好像其他细碎的想法已经被离心力全部甩脱干净，心里只剩一种预感：身边的这个人，会和我有很深很深的联系。

很多年以后，我们一起在电影院里看了《四百击》的重映。银幕上，少年安托万在游乐园的旋转机里，借着离心力的作用，在墙壁上变换着各种姿势；他在黑暗里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

那次初遇，奠定了我们之后相处的基调。在外人看来，我们是某种成长的模板，一起从乖巧聪慧的学生，变成了成熟可靠的大人。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时刻被一种隐秘的脱轨愿望所驱动。

被新冠加速的脱轨

2020年，就在丈夫的外派还剩三个月的时候，新冠在全球暴发了。公司紧急地为他指派了新的工作，他的归期也因此无限期地推迟了。

一开始，我甚至没有对这件事有过多的反应，因为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而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事业因为疫情受到了冲击，一切从线下转入线上，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稳定军心，调整模式。这一切都让我没有时间为了异地婚姻而伤春悲秋，那段时间我们甚至连电话都很少。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淡薄，相反，更像是出自一种笃定。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对方的存在是一种水和空气一样恒定的前提，不需要殚精竭虑地维持。我们之间有这种默契。

幸运的是半年之后，一切都趋于稳定，我提着的一口气终于松懈了下来。此前强行被我扫入角落的种种情绪才像漂浮的灰尘一样，轻轻缓缓地落入我的表层意识。

我们之前读大学的时候也经历过异地恋，但当时，就算物理距离再远，想见他也只需要一张单程机票。这次的情形却是不同的。这场大流行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束日期，我不知道自己需要等待的是几周、几个月，还是几年。

更致命的还是无聊。这段日子，我过得太过规矩了。我是一个尽心尽职的晚辈，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专业人士，但我没有了共犯，再也没有人陪着我做那些无伤大雅的坏事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和丈夫打电话。他问我这两天过得怎么样，我懒懒地回答说："一切都好，只是无聊。"

短暂的沉默之后，他问我："你还记得我走之前，我们俩吃的那顿饭吗？那天你打量服务生的眼神非常直接。"

我也立刻反击："再直接也没你直接，我怀疑要是我不在，你都能直接和那桌小女孩拼桌。"

手机听筒里传来他的笑声："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的关系里是时候引入一些别的人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期待已久的"坏事"好像

终于出现了。

我们约法三章：第一条原则是不问、不说。我们不会透露自己新伴侣的任何身份信息和交往细节。第二条原则是只允许引入一个新的伴侣。第三条原则是等丈夫可以顺利回国的时候，我们就将自动结束开放关系的模式。

第二天晚上，我约了几个朋友来到了给丈夫饯行的那家西餐厅。我还是没有记住任何拗口的菜名，但我拿到了那个金发服务生的电话。他果然拥有一个异域的名字，就暂时称他为R吧。

之后的约会进行得相当顺利，他非常健谈，也很可爱。当他借着酒劲想要吻我的时候，我拦住了他，坦承了已婚的事实。没想到他身体向后仰了仰，似乎完全不惊讶的样子："我知道。你去年的时候来过我们店里，和你老公一起，我记得你们。你们俩穿得很体面，但是眼神像野狗一样。"

我向他讲述了我和丈夫之间的约法三章。他听我讲完之后，扬了扬眉毛，没有任何异议。我有些哑然失笑。原来我自以为的反叛，在小我七岁的人眼里，或许并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情。

R的出现，填补了我生活里很多的空白。我们会像普通的情侣一样去新开的餐厅吃饭，去郊区的公园踏青。有一次，我们正坐在一家酒吧里聊天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她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略显诧异地打量着我身边的R。我非常自然地为双方做了介绍，她见我如此坦荡，好像也就顺势打消了疑虑。她走后，R做了一个怪表情，"好险啊！"

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那一点点安全的肾上腺素。

我猜想，丈夫那边的情形应该也和我一样顺利吧，他向来是富有魅力的。我对他的新伴侣自然是有好奇心的。她比我年轻还是比我年长？她和我无限相似还是截然不同？但我是坚决不会放任这种好奇的。

鬼片里不是总有那种经典的设定吗？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座鬼气森森的古宅，里面有一扇绝不能打开的门。但主角永远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打开密门，迎来惨痛的命运。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剧情，都会在心里暗暗地说：如果是我，我就绝对不会去开那扇门，我不会允许好奇心把自己置于险境。

如果说我从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里，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绝对不要高估自己宽宏大量的程度，嫉妒是什么样的高等教育都无法驯化的卑劣本能。我猜想，波伏娃与萨特之间的联结，可能比我和丈夫之间的联结更加稀有，也更加稳固。她尚且都要遭受嫉妒的折磨，我又怎么能自信地说，自己一定会幸免呢？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不问、不说。我希望这段四角关系里的每一个人，都像侯麦电影里的角色，轻盈又天真地跨过道德边界。

一种危险的平衡

我和R的关系逐渐稳定了下来，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关系平顺朴实得根本不像一段开放关系。和丈夫的相处，居然也变得比从前更加愉快了。我们还是每周都会打很长很长的电话，虽然闭口不谈自己的新关系，但都能敏锐地感觉到，对方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好像比我们第一年异地的时候更有活力了。

但这种完美的平衡状态被突如其来的封控打破了。

最先开始，我以为只需要在家里待上几天，一切就会重回正轨。R在微信上发来他在家里做的丰盛菜肴，我还会饶有兴致地点评上几句，让他在封控结束之后要记得做给我吃。我甚至还反过来宽慰忧心忡忡的丈夫，让他不要替我担心。可是紧接着，事情就开始急转直下。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完全平静地描述两个月的封控期间发生的事情。每天一打开手机，就会看到无数让我失望、痛苦的新闻。我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我开始把怒气撒向这两个最亲近的男人。我觉得人在海外的丈夫，只会轻飘飘地转发新

闻，他对我此刻的切身处境是完全无法感同身受的。天性乐观的R也在我眼里变得面目可憎，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身陷千疮百孔的境地还能保持愉快，一张可以出小区4小时的通行证就能让他高兴一整天，他甚至能从水培小葱这样的事情里获得乐趣。我把他的每一滴快乐，都视作是对我的背叛。

我和R之间爆发了几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我甚至开始后悔进行这场开放关系的试验，曾经我有双倍的快乐，如今却只有双倍的麻烦。我已经开始酝酿，该如何结束掉这段不幸的插曲，但就在这时，仍然与我处于冷战状态的R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下楼，给你叫的外卖到了。”

我穿着睡衣走到了小区门口，却一眼看到了R。他原本的金色圆寸长长了许多，可以看见新长出来的黑色发根。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四五个冰激凌。在封控期间，甜食是绝对稀缺的物资，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买来的。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愤青，不要再生气了，吃点甜的心情好点。”然后隔着两个N95口罩，飞快地亲吻了我一下。我承认自己非常容易被收买。

2022年年末，丈夫的调任申请被批准了，他终于可以回国了。我和R的关系，也要按照计划结束了。我确实是有些不舍的，但却也没有想继续的念头，说到底，这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关系，离开了这个限定，或许就没有那么引人入胜了。

明天丈夫就要回国了，所以今天就是我和R最后见面的日子。我把他送到小区门口，短暂地拥抱了一下，就道了别。他走之后，出于一种恶趣味，我故意停留在原处没有走，想看看他会不会像烂俗偶像剧里的主角一样回过头来看我。但他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哼着歌，脚步轻快地就走出了我的视野。

我自嘲地想，看来我的魅力还是有限，同时又感觉松了一口气，好在我们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轻盈，现在的我们算得上是合格的侯麦式角色了。

新冠病毒还会困扰我们多久？

——专访疫苗结构生物学专家王年爽

记者·吴淑斌 张宇琦

自2021年底奥密克戎（Omicron）亚型出现以来，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全球掀起多轮疫情，并持续向加强免疫逃逸的方向进化。目前，免疫逃逸性最强的BQ.1和XBB家族正在成为全球流行的新毒株。

疫苗结构生物学专家王年爽长期从事冠状病毒基础研究及其相关疫苗、药物的技术开发，目前在一家跨国生物制药企业从事研发工作。2020年2月，他和团队一起解析出全球首个新冠病毒S蛋白结构。由他在2016年主导完成的研究成果S-2P技术，已经被成功应用到国外多款主流的新冠疫苗中。他也被媒体称为“把成果写入数十亿剂疫苗的科学家”。在王年爽看来，新冠病毒最终可能像流感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会一直突变下去，但是在有疫苗、药物和既往感染的情况下，新冠的传播会受到抑制，重症率和死亡率继续降低。未来在人群获得足够的免疫保护后，即使不断出现新的变异株，其致病能力也一般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就像每年出现的季节性流感一样在致病性上总体呈现出稳态。发生致病性骤然升高或降低的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低。

频繁变异，奥密克戎发生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道：“人类彻底铲除新冠病毒的窗口关上了。在新冠病毒产生出多种逃逸型变异株的2020年底，就已经宣告消失。”我们曾经有过的铲除新冠病毒的时机是指什么？为何这个窗口又消失了？

王年爽：我们曾经有过两个窗口。

第一个是物理防控的手段。病毒刚出现时，有可能通过物理防控直接铲除它。但相比于SARS病毒，新冠病毒对人的适应能力以及在人群中的传播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更关键的一点是，不像SARS病毒感染者那样症状明显，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早期还没有症状时就可以潜伏传播，甚至很多感染者自始至终也没有症状，这导致发现感染者本身就具有难度，很难控制住传染源。当然，核酸检测普及后能够快速筛选出阳性人群，在此基础上配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封控，减少人群流动，理论上可以切断传播链，这也是当时中国能实现清零的一个原因。但除中国以外，有些国家本身的医疗卫生条件和防控能力相对落后，客观上做不到清零；另有一些国家主观上麻木大意，反应迟缓，未曾积极应对。这样一来，病毒在全球多地暴发，很快错失了物理防控清零的早期窗口。

还有一个窗口，就是用疫苗来消灭病毒。新冠暴发初期，科学界一般认为，相对于流感病毒、HIV病毒等其他RNA病毒，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变异度较低。它基因复制的时候存在矫正机制，产生的突变不会那么快那么多。当时很多人预测，新冠病毒要出现能够影响疫苗有效性的变异，可能需要3～5年，这个时间足够人们通过接种疫苗来清除病毒。与此同时，新冠疫苗研发表现出的高成功率，尤其几款疫苗90%以上的有效性，也让科学界充满乐观。

但我们还是低估了它。2020年底出现的贝塔和伽马等突变毒株，已经具有了对疫苗和既往感染的高逃逸能力，这距离病毒出现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同时，科学家针对其他温和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发现，其他广泛流行的致病性弱的冠状病毒也存在通过抗原进化、重要点位突变来逃逸宿主反应、导致反复感染的情况。

这说明新冠病毒未来注定会不断出现新的变异株。试图铲除病毒就像打地鼠，我们永远打不死它。这意味着在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下，通过接种疫苗清除新冠病毒的第二个窗口也关上了。



（视觉中国 供图）

2022 年 1 月 5 日，泰国曼谷居民在医院接种新冠疫苗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从奥密克戎出现以来，我们感觉到病毒的变异越来越快、分支越来越多了？相比于之前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年爽：其实，病毒的变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奥密克戎出现之前，德尔塔毒株也进化出了很多分支。公众直观感觉“奥密克戎的变异越来越快”，一方面是因为奥密克戎流行范围更广、传播更快，变异株出现的速度确实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是我们对变异株的检测能力增强了。发现能力越强，人们越能看到更多不同的分支。

新冠病毒的进化主要有 2 个方向：传播能力越来越强，免疫逃逸能力越来越强。前者会使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速度加快，后者会使病毒更容易突破人群建立的免疫屏障发生感染。两者都能使病毒获得额外的生存优势，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这两个变化之所以发生，主要在于病毒 S 蛋白上能够产生突变。S 蛋白对病毒侵染至关重要，也是诱导人体免疫反应的关键蛋白。

奥密克戎发生的突变，超出了以往新冠主要流行毒株的变异程度。从阿尔法到德尔塔，病毒 S 蛋白之间的序列差异并不大，都不超过 10 个；但奥密克戎全基因组中的突变超过 50 个，尤其是最关键的 S 蛋白上的突变超过 32 个。这是之前的变异株突变数量的几倍，是从未出现的情况。并且奥密克戎毒株的起源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可以追溯的路径，出现得很突然。

更重要的是，奥密克戎 S 蛋白上的突变是各种突变的一个集合，之前的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出现的突变，在奥密克戎毒株上几乎都能够找到踪迹，并且又添加了更多，这就使它的传播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两方面同步增强。可以理解为，此前的新冠病毒毒株发生的是“抗原漂移”，是量变；奥密克戎是发生了“抗原转换”，即大幅度的变异，属于质变。

大家关注的 XBB 毒株，属于奥密克戎继续进化的一个分支，也是目前免疫逃逸最厉害的一个毒株。最新研究显示，即使接种过疫苗或感染过先前流行毒株，其诱导产生的中和抗体对 XBB 类



2022 年 3 月 18 日，日本东京，人们戴口罩出行

变异株几乎没有中和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质变”，意味着奥密克戎的变异情况已经“失控”了吗？

王年爽：从病毒学上来讲，并没有完全失控。与之前的毒株相比，奥密克戎变异株相比原始株，只是在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两方面更厉害了，但在致病性和病毒性质方面跟原始株病毒相比依然保持着稳定。从真实世界的情况来看，基于原始株设计的疫苗对奥密克戎株仍然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一些早期批准使用的中和抗体药物对奥密克戎毒株也还是有效的。

三联生活周刊：新的变异毒株一直在产生，什么样的变异株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王年爽：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新变异株急剧扩散并很快覆盖了一定人群，比其他变异株都扩张得厉害；或是一个变异株导致重复感染率大大提升，那么这意味着病毒在传播能力或逃逸能力上发生明显改变，肯定应当引起重视。

但这种重视应该首先限制在科学研究层面，做进一步分析。研究新毒株的首要任务是在分子层面上揭示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变化。现在全球各地都在持续对新冠病毒序列进行监测，尤其是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反应都会比较迅速，几天时间就能拿到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这些测序结果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比如变异的位点有多少，尤其是 S 蛋白上的变异有哪一些。然后可以进行传播能力和逃逸能力的一些预测。

这些预测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S 蛋白上有一个变异热点，叫 RBD，也就是受体结合区。病毒在这个小区域上发生的变异，比较容易逃逸人体建立的免疫屏障。先前已经有科学家把 RBD 做了单个氨基酸变异的尝试，对于每一个位点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大概的掌握。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很快预测出一个新变异株可能带来的传播能力和逃逸能力的变化，并对其在当前人群的免疫条件下的传播情况做一个初步判断。当然后续还会进行实验验证，技术路线也已经比较成熟。

如果是渐进式的少量变异，并且经过初步的研究和观察，没有发现致病性的明显增加，我认为无需过分恐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如果发现一个新毒株内部的变异点位非常多，有可能改变 S 蛋白整体的免疫原性；或是病毒株发生与其他

距离较远的病毒株的重组，有可能改变其致病性，就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三联生活周刊：到目前为止，科学家有成功预测过新冠病毒的变异吗？

王年爽：取决于怎么看这里说的“预测”。根据当下正在流行的病毒株预测某一种病毒株其是否会成为主流毒株并取代其他病毒株，这个还是可能的。世界上有几个实验室，包括我国北京大学曹云龙实验室，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一直在追踪新变异株的流行情况，能大致预测几种新变异株在之后一段时间的发展。

事实上美国后来推出的二价奥密克戎疫苗，也可以算作一次根据预测大胆推进做出更新版疫苗的成功案例。在奥密克戎之前，全球各国所使用的针对原始株的疫苗，对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等变异毒株还是比较有效的。直到2021年底奥密克戎出现，产生了非常大的逃逸能力，美国才开始真正把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研发放到优先日程上。

最初，辉瑞和莫德纳两家公司都在努力针对最开始的奥密克戎BA.1变异株研发疫苗，并且积累了比较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但是在他们做这些研发时，FDA已经监测到奥密克戎在不断升级换代。有迹象表明，未来BA.5有极大可能取代当时流行的BA.2，成为主流毒株。于是2022年7月份的时候，FDA就要求两家公司不要再做针对BA.1的疫苗开发，直接做针对BA.5的疫苗。同时疫苗的批准流程也简化了，不再需要临床有效性的数据，甚至不需要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可以直接审批上市——这相当于借鉴了流感疫苗的审核批准过程。

2022年8月底，新的二价疫苗正式批准上市。在那时候，奥密克戎BA.5的传播正值顶峰。一些后面的研究数据也说明，原始株加BA.5的组合型二价疫苗，相对第一代的单价疫苗的，针对当时流行BA.5变异株，在免疫原性上确实有几倍的提升。

我们如何对抗新冠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有不少内地居民开始前往香港、澳门接种mRNA疫苗，这是有必要的吗？

王年爽：从临床实验数据来看，香港、澳门能接种的mRNA疫苗，不管是单价还是二价，相比内地普遍接种的疫苗尤其是灭活疫苗，在体液免疫方面诱导的中和抗体会有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提升；另一方面，mRNA疫苗本身会有一个进入细胞表达抗原的过程，因而更容易诱发较强的细胞免疫。

根据我目前看到的一些信息，到香港是可以打到涵盖奥密克戎BA.5的二价疫苗的。内地可接种的疫苗当中还没有哪一款是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研发的。涵盖奥密克戎毒株的二价mRNA疫苗，相比于针对原始株的单价疫苗，能更好地针对当下流行毒株提升保护力。

不过，当下内地民众感染率较高。如果已经感染过，那么这次感染能带来对二次感染的保护能力会很强，不弱于接种任何种类的疫苗带来的保护能力。因而这些人不需要立即接种疫苗，这一轮已经感染过的人可以等三个月看看再作决定到底接种哪一款疫苗。当下大陆的一些尚在研发中的高保护力的疫苗，包括覆盖奥密克戎毒株的多价疫苗和mRNA疫苗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很多都进入了最终的三期临床试验。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会有更多选择。

鼻喷疫苗或吸入式疫苗是疫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希望这类疫苗能激活比较强的黏膜免疫反应，在上呼吸道黏膜处——病毒进入的第一道防线——积累比较多的抗体。这样，病毒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后，黏膜处诱导产生的抗体快速反应，在病毒快速复制之前，就有可能把它杀灭。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人们有着一种担心：重复多次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会严重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甚至危及生命。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吗？

王年爽：不管是理论研究上，还是现实世界的反馈，目前都还没有证实这样的情况。人体自然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反应是最强的，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二次感染的几率。当然随着时间的延长体内抗体会有一定程度的衰减，新的变异株也有可能突破之前建立的免疫屏障，二次感染也会发生。然而即使发生二次感染，即使二次感染的不是同一种病毒株，产生的症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比第一次轻。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过去的人群传播

情况来看，每一次新变异株出现、流行时，造成的整体感染后死亡率都是较前一次降低的。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奥密克戎还会困扰我们多久？

王年爽：跟新冠最相似的一类病毒还是流感病毒，人类在流感病毒研究中积累的知识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新冠病毒发生的变异类型，包括它的抗原进化和免疫逃逸，在流感病毒里都非常常见。流感导致的重症和死亡率其实也很高，尤其在婴幼儿中的重症和死亡率其实比新冠还要高。只是因为流感年年流行，并且科学家对流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认识相对透彻了，因而正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们的恐慌。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最终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像流感一样，变成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历次流感病毒大流行的最终结局。流感病毒在过去百年经历了几次大流行。1918 年、1957 年、1968 年的流感，在 2～3 年内都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然而经历了最初几年的急剧暴发，都缓和下来，逐渐成为季节性流感的一个普通病毒株。现在很多研究也显示，一个多世纪以前的 1889～1890 年的病毒大流行，其病原体可能是一种叫作 OC43 的冠状病毒。预计当时也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而现在这个病毒也只能引发感冒一样的症状。

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并且会一直突变下去。这是它本身特点决定的，隔一段时间会产生一种新的毒株。但伴随人群免疫水平的逐渐提升，短期内出现的新的变异株在致病和致死率上会逐渐降低。当人群免疫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每一年流行的新变异株会大致呈现稳态。致病能力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但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未来几年，公众通过接种疫苗或既往感染，会普遍获取较强的免疫力。我们的下一代——婴幼儿感染后本身的危害比较小。而他们因为从小接触新冠病毒，逐渐长大后也更加不怕它。同时，新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也在不断取得进展，在此情况下，感染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会进一步降低。那时候，新冠病毒可能真正成为类似于感冒或者流感的一个病毒，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从而不再可怕。


爱乐
Philharmonic
爱乐
2023年第2期
总第277期
对唱中的爱与追忆
对唱中的爱与追忆
前奏 阿姆斯特丹的奥菲欧 __ 华彩 华语情歌对唱变迁：当爱已成往事 __ 变奏 一首《香夭》尽，梦碎痴心人 __ 注音 雁门关外无爱情 __ 回旋《爱》的故事的三个版本 __ 幕间 美国蓝调大师啸狼 __ 对话 莱昂哈特谈羽管键琴演奏中的“小秘密” __ 即兴 艺术家私塾 __ 再现 柴科夫斯基的泪和音乐情感密码 __ 安可 卢梭：举世皆目启蒙语，岂聆吾心音乐梦
爱乐公众号
扫码购买纸刊
订阅电子刊


(视觉中国 供图)

2021 年 12 月 8 日，Sam Bankman-Fried 在美国众议院出席有关“数字资产和金融未来”的听证会

FTX 爆雷：当加密货币走进人性战场

文 · 薛永玮

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爆雷，成了加密货币圈过去一年最大的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加密货币在安全、公平、效率不可能三角上的尴尬境地。加密货币中心化交易所用 web2 的生意逻辑和用户体验，让用户接触 web3 的加密货币。但代价就是——牺牲了安全性。

一个加密帝国的建立

这是故事的 A 面：一个出生于 1992 年、留着爆炸头、在公司里睡睡袋的勤勉创业者，打下了一款估值 320 亿美元、有 500 万以上用户量的产品。故事的主人公叫 Sam Bankman-Fried（下称 SBF）。SBF 出生在美国加州，父母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2014 年从麻省理工物理学专业毕业后，SBF 拿到量化交易巨头简街资本的高薪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华尔街交易员。这份职业经历，让他发现了可以利用比特币在各国的价差进行套利，比如，可以在美国购买比特币，然后在日本以高出 30% 的价格出售。

2017 年，SBF 离开简街资本，在加州伯克利的一间出

租屋里，创办了加密货币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这家机构践行了他的赚钱思路，在2019年1月的高峰期，他每天交易的比特币价值高达2500万美元。但彼时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很严格，SBF将Alameda搬到了当时加密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中国香港。在一个WeWork办公室，他又和团队创办了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其全称Futures Exchange，即期货交易所）。

自此，一个加密帝国商业版图也浮出水面：一家全球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一家SBF持股90%的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对冲基金好理解，主要是指一种又卖又买的投机基金，可以机构进行贷款，并拿着这些借来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他们会匹配好买家和卖家，并给投资者带来预期的回报。而加密货币交易所就略显复杂，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只作为“交易所”的交易所，加密货币交易所除了“交易所”，还可以充当“银行”和“券商”且不受监管。

不过，严格意义来讲，FTX属于“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这在本质上与加密货币强调的“去中心化”相矛盾。

以加密货币世界最经典的比特币系统来看，一位矿工用算力很强很费电的电脑设备，解答一系列数学难题并获得比特币奖励后成为一个“挖矿”节点，当矿工A要给矿工B转账，两人则需要用一串只有自己知道的“私钥”（类似于密码）对转账信息进行“签名”，数学公式会据此继续运算，等跑出结果并由其他矿工们验证正确后，一笔交易完成。这个分布式记账系统，保障了每一个交易都不被篡改，每一笔资产都只属于个人，有了安全性和去中心化的特性。

但这样一笔交易的效率是极低的，不但要等待1小时甚至更久，还要消耗巨大的电量，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的分析数据显示，2021年时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已经超过阿根廷、荷兰等多个国家。

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因为运作时的成本不低而导致交易的手续费不少，且转账流程依然要靠“私钥签名”的形式，总体来看使用体验较为麻烦。而FTX这样的中心化交易所的出现，似乎解决了以上全部的问题——它转账快、手续费更低、金融产品更多、用户体验更接近已有的用户习惯。在FTX上，用户甚至能买特斯拉股票，能对赌预测谁当选美国总统。因此，中心化交易所以一己之力成为加密货币各类应用中的“主流”。

无意踩中红利的SBF，在香港监管变严格后又远赴岛国巴哈马。由于最初开发的FTX并不向美国用户开放，2020年，他又进一步创立了受美国监管的FTX.US，专门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

一切准备就绪，2021年开始，FTX迎来迅猛发展。它在半年多时间里，拿下硅谷顶级风投红杉资本、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养老基金、日本软银等西方主流资金，募集了近20亿美元，估值飙升至320亿美元。它忙于投资各种公司或非流动性资产，并在此前几次加密公司爆雷事件中慷慨解囊，被看作是拯救加密货币行业的“币圈央妈（央行）”。

密集的赞助，让它的名字出现在了NBA、MLB、F1以及电竞等大型体育赛事上，甚至一度跻身政界，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伙伴，还建立了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基础设施。

SBF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30岁以下年轻人之一”，个人资产最高峰时达到了240亿美元。他和篮球巨星库里一起看球，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小李子莱昂纳多一起吃饭。他登上美国《财富》杂志，被称为“下一个巴菲特”。

SBF的故事在业内不断流传。比如，在和红杉资本的网络会议中，SBF一边谈话一边打着《英雄联盟》拿下了2亿多美元的投资。再比如，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SBF花费4000万美元成为民主党的第二大捐款人。直至2022年9月，红杉资本也还在发文章称赞SBF“一生都在精心计算如何最大化地奉献他人”。一个串联起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币圈神童”形象被塑造完毕。

但不论是对于行业的看好，还是对产品的喜好，还是对于SBF其人的信任，FTX的上百万用户大概很难想到，接下来一切将彻底崩盘。

崩溃的缘由

这是故事的B面：亿万富翁在遥远的巴哈马被捕，被控证券欺诈等八项罪名。他平日里穿戴低调，只开着一辆普通丰田汽车，实际上却在巴哈马拥有价值3000万美元的豪宅。在加密寒冬中崛起的新秀FTX，最终在2022年的冬天击溃行业。

一切源于一份被曝光的资产负债表。2022年11月2日，比特币新闻资源网CoinDesk曝光的Alameda的资产负债表显得很不健康：里面的大部分资产都是FTT，这是FTX自己发的加密代币，本质上讲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空气币"。这类加密代币和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不同，它不通用也不稳定，一旦贬值就相当于资产清零，不算真实资产。

这也意味着，Alameda资产流动性极差，也就是说，一旦用户提现，它将很难进行现金偿还。加上之前就有行业观察人士质疑过FTX可能存在的资金挪用问题，Alameda和FTX的客户们都恐慌了起来。其中就包括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Binance的创始人赵长鹏。11月6日，赵长鹏发推特表示，清算账面上所有剩余的FTT。

从11月6日到11月11日的6天时间内，FTX和Alameda的态度从坚定表示"资产很健康"，到180度大转弯，请求最大竞争对手Binance收购。然而，一天时间内，本被答应的收购计划也被宣布放弃，FTX的资产问题成为板上钉钉的劣迹。8日晚，FTX开始禁止提现，11日当天，宣布破产。

超100万人蒙受损失；超130家FTX旗下的相关公司一同破产；至少上百家FTX的投资机构在此次崩盘事件中受到打击；Crypto、OKX和Derebit等知名交易所为应对危机，纷纷公布准备金证据；一些小交易所如澳洲Digital Surge开始排队破产；一些在FTX有投入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来自中国台湾的Steaker，宣布暂停提领。

FTX核心人员全部来自SBF的大学室友、前同事甚至绯闻女友，福布斯杂志写道，"10个孩子在巴哈马进行着他们的隐蔽操作"。FTX新任CEO还向破产法院披露，FTX挪用公款给员工买房，内部重大决策用阅后即焚软件沟通，一些雇员甚至无法确认身份，"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失败的公司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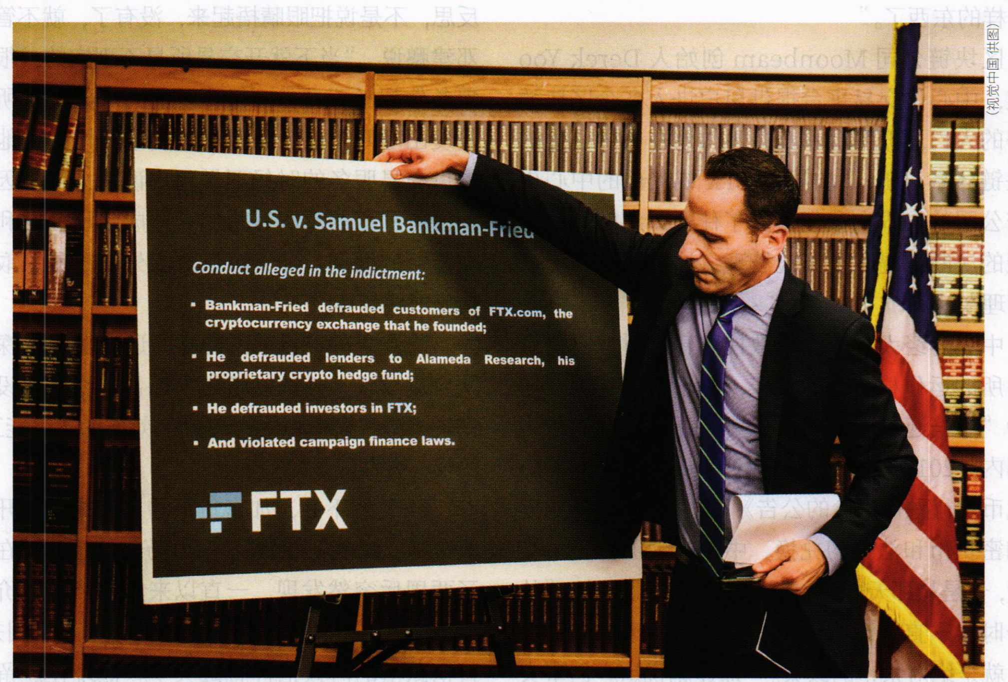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声明，从2019年到2022年，Alameda前CEO Caroline Ellison在SBF的指导下，一步步操纵FTX代币FTT的价格，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购买来支撑起价格。此后Alameda利用FTT作为抵押品向FTX贷款，并贷出了大量FTX的客户资产。这一结果导致Alameda的资产负债表价值被大幅扩大，从而误导了投资者对FTX的风险评估。而FTX的客户资金，则被用于Alameda的交易活动、向FTX高管提供贷款以及为个人房地产购买提供资金。

相当于，某人自己发了一堆空气代币，并用这个作为抵押品向银行借钱，银行把里面储户真实的资产借给他——这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会发生。

但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为什么在加密货币世界里，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前面提到，加密货币"去中心化"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私钥"，有这个东西，一个用户的资产就谁也动不了。但在FTX，私钥掌握在FTX手里。

硬件钱包Keystone创始人刘力心说，在FTX的钱包架构中，它会对用户资金进行分离和归集，一年中所有的资产可能有一部分是在热钱包（私钥存在线上环境），有一部分是在冷钱包（私钥存在线下设备），但不论冷热钱包，用户所有私钥都是FTX保管，这虽然使得用户可以更快更方便操作转账，但也意味着，一个用户资产和别人的资产一起汇集在FTX的资金池，看不到哪一笔是自己的，虽然通过区块链浏览器能看到来自FTX的一些钱包地址进出资金的记录，但并不知

加密货币"去中心化"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私钥"，但在FTX，私钥掌握在FTX手里。



（视觉中国 供图）

2022年12月13日，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对现已破产的FTX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始人Sam Bankman-Fried的起诉

道自己的资金在不在其中，“相当于把钱放进了一个黑箱”。

如果说加密货币的诞生曾是为了打破现有金融体系，那么现在，加密货币正在加速复制现有金融世界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包括那部分可以“作恶”的游戏规则。事实上，FTX此次通过把FTT的市值做大，再以此作为抵押物向关联机构Alameda借贷，就和当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德隆系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这个一点都不新鲜了。”BODL Ventures合伙人、前链闻总编辑刘锋在一期播客节目中说道。

人性战场

来自中国深圳的加密货币玩家张星（化名），在这次的FTX崩盘中损失了230万元人民币。他此前在一家区块链公司工作，从2017年进行加密货币交易开始，这是损失最大的一次。但在11月6日到11月9日那4天时间里，不论微信群里的群友们怎么不看好FTX，张星的态度都很明确——“相信FTX没事”。他甚至穿上FTX送给自己的卫衣，发推特表示“共渡难关”，并继续加仓FTT。

“相信”二字，也是本刊记者采访所有没及时提币的FTX用户的共同理由。在本刊记者获取的一份FTX社群合伙人Benson与受害者的谈话录音中，Benson表示，和很多用户一样，他也有很多资产在上面，“当FTX破产的那一天，我是非常震惊的，我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在前几天，我真诚地问所有FTX员工，FTX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没有人说FTX会出事，他们也都很相信公司。所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真的很难以置信，想说我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平行时空”。

“这其实也不是信任吧，就是一种贪婪。”上海一家区块链投资机构的一位投资经理说道，加密货币现在处于一个天平之上，左边是监管和自律，右边是人性的贪婪，“现在天平的左边一定在增加，右边的高波动在降低，但任何一边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这些东西完全都没有了的话，加密货币就失去了行业高波动的特点，变成和传统资

产一样的东西了。”

区块链公司 Moonbeam 创始人 Derek Yoo 说道，中心化交易平台提供用户进入各个区块链服务的入口，但平台本身并不构建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体系之上，“如果说 FTX 或其他的中心化加密公司的失败向我们暴露了什么，那就是人为主观的决断总是需要风险管理，这需要非常谨慎的管理”。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运作模式研究多年，对于如何管理，他认为“第一还要完善法律，第二是执法要严厉”。在国内，2017 年 9 月 4 日央行牵头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国内禁止了一切提供加密货币和法币的兑换。中国内地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是从那天开始，成为违法的商业活动。“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中国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基本上就是绝对禁止的政策。”邓建鹏说道。但事实上，国内依然存在通过各种途径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用户，CoinGecko 统计数据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用户占 30% 左右。

“从多个角度来看，这种绝对性的政策可以再反思，不是说把眼睛捂起来，没有了，就不管了。”邓建鹏说，“当下就开交易所是不现实的，很多前置条件都尚不具备，但可以面向海外交易所的风险发出呼吁，或者是提一些要求，比如让他们在提供交易服务的时候要做用户识别，如果因为它们没有严格的反洗钱措施，造成中国公民利用了交易所的漏洞，那就可以对海外交易所采取强制措施或罚款等。”

除此之外，目前，交易所还可以继续探索团队合规建设。外部监管与内部合规团队建设，或许是解决“去中心化、安全性、效率的不可能三角”的唯一办法。

FTX 倒下后，加密货币的“信徒”们开始重新审视“贪婪”。损失了 230 万元的张星，在低落了两周后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价格决定信仰”——比特币行情好的时候信仰就回来了，行情跌落的时候信仰就破灭了。他现在还留着以前 FTX 逢年过节寄送给他的东西，一顶帽子、一个卫衣、一件 T 恤、一份礼盒，上面都印着 FTX 的 Logo。“现在穿这个东西出去会被打，挂在衣柜里，永远给自己提个醒吧！”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奥尔罕·帕慕克与《瘟疫之夜》

记者·孙若茜

"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历史上，不同瘟疫之间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细菌和病毒本身是相似的，更在于我们最初面对瘟疫时的反应总是相同的。"帕慕克说。

小说《瘟疫之夜》（*Nights of Plague*）的扉页上引用了两段话，其中一段出自《约婚夫妇》："从来没有一位当代作家去翻阅故纸堆，去寻找蛛丝马迹，去书写一部关于瘟疫真相的历史。"不知道是否正是这句话给了奥尔罕·帕慕克启发和激励，使他用40万字的篇幅书写了1901年发生在一座虚构的奥斯曼帝国小岛的瘟疫。

在采访中，帕慕克告诉我，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在构思一部瘟疫主题的小说。几年前动笔时，朋友们都对他说，谁会去看你写关于鼠疫的小说？结果，他写了三年半之后，新冠肺炎暴发了，朋友们又都说他幸运，小说变得有话题性了。

虽然帕慕克将故事设定在了被称为第三次瘟疫大流行时期，而当时暴发的腺鼠疫也并不能和新冠类比——鼠疫的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但新冠疫情的暴发还是使他把自己的作品推倒重写了80%。

帕慕克说，一开始，他想要通过小说讨论东方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西方认为在古老的奥斯曼



奥尔罕·帕慕克著作《瘟疫之夜》

（本组图片：受访者供图）

本组图片：帕慕克绘制有关《瘟疫之夜》的涂鸦

帝国，穆斯林并不会严肃对待流行病和隔离措施，他们认为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腺鼠疫在亚洲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在欧洲并没有造成多少死亡。后来，他发现强制隔离措施在当时的波兰和俄国都引起了政治上的暴动，于是想写更多政治层面的东西。而在当下，他意识到土耳其政府也愈来愈带有威权色彩，因此希望借助鼠疫写一个关于20世纪早期的政治寓言。

“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历史上，不同瘟疫之间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细菌和病毒本身是相似的，更在于我们最初面对瘟疫时的反应总是相同的。”帕慕克说，“一开始，人们总是否认有瘟疫发生，接着病例不断增加，然后可能会发生政治上的动荡，有时你会看到政府倒台，有时候政府的统治愈发强硬、高压，倾向于威权主义。我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些。”

在这本小说中，帕慕克再一次“出让”了故事的叙述权，这是他在以往的作品中曾使用多次的叙述方式。换一种说法，帕慕克希望读者看到的那座发生瘟疫的明格尔岛的故事，是由历史学者米娜·明格尔丽讲述的，连小说的序言都是她写的。不知道帕慕克有没有想过直接以米娜·明格尔丽的名字出版这部小说。

这位虚构的叙述者手中最重要的史料，是她

的外曾祖母——奥斯曼帝国第三十三任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三女儿帕克泽公主——在1901年到1913年间给她的姐姐哈蒂杰公主写的113封信。哈蒂杰公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小说中用的也是她的真名。而帕克泽公主就又是作家虚构的了。

故事中，苏丹钦点了帕克泽公主的婚姻，她的丈夫努里是一位专攻检疫隔离的医生。他们在新婚之际到达了明格尔岛，参与了岛上遭遇并对抗瘟疫的全过程。只不过，在瘟疫肆虐的那段日子里，公主几乎是没有踏出明格尔总督府旅馆半步的。因此，她在信中讲述的外部世界全部来自她和丈夫的日常聊天。帕慕克说："奥斯曼帝国官僚系统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男性权力系统，医学、军事方面都是男性主导。我做了很大努力，希望通过女性的眼睛来看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统治，来审视这个系统如何应对现代性。"

在近些年的写作中，帕慕克总是有意识地贴近女性人物的视角。在他的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他写了土耳其社会中的典型女性，被宗教、社会、传统，特别是被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压制。而在他五年前出版的小说《红发女人》中，当书中的前两部分完成了对故事主体的讲述后，作家又从女性视角出发，在书中的第三部分让主人公"红发女人"对故事重述了一番，将整个小说里外颠倒了过来。在当年的采访中，帕慕克告诉我，在西方，或者在土耳其，红头发被赋予的特质多是负面的，愤怒、难以控制、具有破坏性等。土耳其几乎没有人天生红发，所以，"红发女人"的发色一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那是一种对社会规则的挑战，意味着她更加自由、开化。环境充满压制，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不会反抗，这是帕慕克想要在书里传递的信息，他不止一次说过，他想要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至于《瘟疫之夜》中的女性视角，"叙述者"米娜·明格尔丽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多年来她翻阅了英语和法语档案馆里收录的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的驻外使节的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撰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论著。然而，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的笔下对霍乱或者瘟疫期间发生的同一桩事件能有如此深入、如此精彩的描述，也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能够描绘出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空气的味道、街道与集市的斑斓、海鸥的鸣叫、马车的车轮声。帕慕克借米娜·明格尔丽之口点明："是不是因为帕克泽公主像我一样，是'女性'，所以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要比历史学家和驻外使节多姿多彩、更'精确详细'？"

书中提到了"男性作家里最女性化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观点："为了让小说真正使人信服，站在某一个人的视角把所有的细节集中起来是必需的。"帕慕克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能够创造出历史氛围的细节。文字的铺陈之外，他还用画笔描绘了明格尔岛上的图景和主要人物的肖像，用在了书封上。除此，作家还在书中绘制了一幅全岛地图，总督府、清真寺、道堂、教堂、酒店、医院、学校、隔离区、焚烧厂、墓地等等以及几位主要人物的家都被标注了出来。这让我们可以站在"岛上"，更切身地去观看，瘟疫之下国家在做什么、公众在生什么气、个体店主们在说什么、医院如何变得拥挤不堪、死者如何下葬，以及疫情期间有哪些流言等。帕慕克告诉我，他常常用这些细节提醒读者明格尔岛是一个真实的岛屿。但有时候又会从现实主义的描写转换到有点童话色彩的叙述中——这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它忽然宣布独立，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用作家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也是讲述帝国崩毁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历史寓言。在构建过程中，人们需要构建一段新的历史叙述，人们会以新的方式讲述从前那个帝国的历史。所以这是一段脱离帝国统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故事。"他强调自己是用反讽的笔法来写的，因为"我们是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构建过去的。如果当下的情况变化了，那么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也会改变。这是无法避免的，人类总是会这样做"。"我在小说中展示了：我们改变了什么，有意建构了什么，什么是想象的、虚构的。"

帕慕克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能够创造出历史氛围的细节。


奥尔罕·帕慕克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一场签售会上为粉丝签名

"个体意志和历史趋势同样重要"

——专访奥尔罕·帕慕克

"我在小说中展示了：我们改变了什么，有意建构了什么，什么是想象的、虚构的。重要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爱、思想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帝国崩毁之际，你需要新的世俗神话"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书写一场100多年前瘟疫流行中的社会图景时，关于国家在做什么、公众在生什么气、个体店主们在说什么、医院如何变得拥挤不堪、死者如何下葬，以及疫情期间有哪些流言等等的时候，笔下的细节来自想象、历史资料，还是来自你对当下世界的情景的捕捉？

奥尔罕·帕慕克：为了写好1901年的明格尔岛，我找到了当时大商场的商品条目，比如伦敦的哈罗德（Harrods）百货公司，还有巴黎的乐蓬马歇（le bon Marché）。我根据这些条目做了研究。另外，在英国殖民地孟买和英租界上海，英国医生写了很多医学报告，这些报告在网上能找到。总之，我做了很多有关历史细节的文献工作，并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写下了这部小说。比如，在瘟疫发生的地方，人们一开始没有寻找到正确的药物，还遭遇了药品短缺，还有医生的恐惧，以及穆斯林不希望接受基督徒医生治疗、不同的宗教团体或政治派别之间的憎恨……

在历史上，在各个地方，这些事情普遍发生。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在印度，有时检疫人员会烧掉整个村子，从而遏制瘟疫蔓延。印度当地民众和西方来的医生彼此隔绝，人们想到的不是把病人送到医院，而是想杀死他们……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盲目看法和误解。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文字之外，书里还有你为明格尔岛绘制的地图和插画，它使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了岛上的街道、商店、监狱等，让这座虚构的小岛显得更加真实。画画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你想象和写作？那些街道，是先被画出来的，还是先被写出来的？

奥尔罕·帕慕克：我写小说的时候会作笔记，这些笔记，有时候是文字形式的，有时是包含图像的。我看着那些地中海岛屿的风景，想象出我小说里明格尔岛的样子。我的小说是对正在衰落、解体的奥斯曼帝国的全景式的描绘。这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小说，描写了奥斯曼帝国崩塌前的最后10年，特别是其官僚体制。对这部小说来说，细节描写十分重要。我笔下那些人物使用的物件、老城的景观，以及电报局、药品和医院、铁路、建筑、船舶、海关，我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这些细节，带着热情写下它们。我很喜欢在小说里写到这些，因为它们能创造出有历史感的氛围，不过我并不是怀恋奥斯曼帝国的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完全忘掉明格尔岛是一个虚构的岛吗？还是希望读者能偶尔跳出来，发现明格尔岛与真实世界之间是有些不同的？

奥尔罕·帕慕克：我希望同时表现这两种效果。在这部小说中，海关、医疗、医院、人们吃的食物，还有国际商贸等方面的细节，这些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常常用这些细节提醒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岛屿。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时候又会从现实主义的描写转换到有点童话色彩的叙述中，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它忽然宣布独立，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本身是带有童话色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好奇你对明格尔岛的建构，它的名字，它的位置、布局都是怎么被确定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明格尔独立后，岛上街道和广场的重新命名也让人印象深刻。明格尔人与奥斯曼帝国其他行省的人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奥尔罕·帕慕克：奥斯曼帝国是由很多不同的民族、部落组成的，明格尔人也和其他族群一样，有自己的语言、文化、饮食习惯，但是也并非那么不同。明格尔有自己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如我所写到的，已经几乎被人遗忘了。不过有趣的是，明格尔人自己创造了他们的独特性。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明格尔人民构造自身独特性的过程。当然，我在写作时，也是用一种反讽的方法来写的，我并不是一个“明格尔民族主义者”，尽管我笔下有的人物是民族主义者。这部书写的也是古老帝国瓦解后，一个世俗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明格尔岛独立以后，在方方面面的“明格尔化”中，最强调的就是明格尔语的推行。明格尔语在很多层面显示出了特殊性，直到小说的叙述者在最后的章节现身讲述明格尔岛后来的变化，明格尔语都始终是一种难以用来书写和表达的语言。为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如果你在欧美大学里上社会学的课，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老师一定会跟你说，“民族”是建立在共有的宗教、语言，共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和共同体的感受（困境或幸福）上的。在这本书里，我强调了语言的部分。就像德国——有人是新教徒、有人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是一个国家，因为都说德语——明格尔人有人信东正教，还有穆斯林，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古老语言明格尔语。当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我想表明，帝国崩毁之际，你需要新的世俗神话，而语言就是创造这种神话的一环。只有这样你才能构建新的国家。我也是用反讽的笔调来写这些部分的。

“我并不建议人们克服恐惧”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起过，新冠疫情来临之后，这部作品几乎被推倒重写了80%。重写的是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我在过去40年里都一直构思写一部瘟疫主题的小说。一开始，我希望讨论这种东方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西方人认为，在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并不会严肃对待流行病和隔离措施，他们认为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但是后来，我的这种想法变化了。我发现，强制隔离措施，在当时波兰和俄国都引起了政治上的暴动，我想写更多政治层面的东西。与此同时，在当下，我意识到土耳其政府也越来越带有威权色彩，因此我希望借助鼠疫写一个关于20世纪早期的政治寓言。

我花了五年动笔写《瘟疫之夜》，而写了三年半之后，新冠肺炎流行病暴发了。以前我有些朋友会说，谁还会看你关于鼠疫的小说，这个时候他们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书突然就变得很有话题性。事实上，我的姨妈就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感染新冠而死的受害者，但我很幸运，我没染病。

人们面对瘟疫总有类似的反应模式，一开始，人们总是否认有瘟疫发生，接着病例不断增加，然后可能会发生政治上的动荡，有时你会看到政府倒台，有时候政府的统治愈发强硬、高压，倾向于威权主义。我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些。当时世界各国的出版商都来找我说，帕慕克先生，快点写完您的小说吧，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出版了！

我在五年时间里一直在对相关话题做研究，不过我并没有在小说里流露出我对瘟疫的恐惧，尽管新冠暴发不久后，我得知了姨妈因此而死的消息。我只是让我笔下的人物流露出恐惧情绪。我所写的鼠疫并不能完全和新冠类比，鼠疫的死亡率是三分之一，而新冠肺炎最初的死亡率差不多是百分之一。我们不会像害怕鼠疫那样害怕新冠。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依然是恐惧的，因为我们相比20世纪早期的人来说更有文化、更有知识，我们的信息更丰富，我们从电视、网络上都能获得很多有关疾病的信息，所以我们保持了必要的恐惧。

三联生活周刊：你此前也说到过，过去的人们对疫情的恐惧来自谣言，而现在的我们，恐惧来自准确的信息。你认为，恐惧的来源不同，会使恐惧本身有什么不同吗？

奥尔罕·帕慕克：好问题。有一些恐惧来自无知，还有一些恐惧则是因为获得了更多信息和知识。如果你读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就会知道，1665年，伦敦街头的人们互相议论着眼下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文盲，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黑死病非常恐怖。但是现在，在新冠流行时期，每天晚上我们都能看到新闻，市政府总会向公众发布疫情相关的消息。然而，我相信恐惧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感到害怕，才能服从隔离禁令。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的人在面对瘟疫时怀有各自的恐惧，但最主要的几个人物并没有被恐惧控制，爱情、忠诚、信仰，它们大于恐惧。这算是一种关于人性的，比较理想化的表达吗？

奥尔罕·帕慕克：我小说中并不是所有人物都这样勇敢，事实上也有一些面对明格尔岛严峻疫情时逃跑的公职人员和医生。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在新冠疫情下，土耳其人接纳了周五主麻日关闭清真寺的措施，是由恐惧显示出的智慧和包容，也说过恐惧的体验有助于人与人的互相理解。所以，你认为恐惧是可以被面对的和被利用的吗？具体到我们这些非常渺小的个体，关于对付恐惧，你有什么建议吗？

奥尔罕·帕慕克：我并不建议人们克服恐惧……你需要保持恐惧，比如服从隔离措施。不过我们的恐惧是出于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我们不是要去害怕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自己在疫情期间思考了商人、宗教人士和世俗主义者对于大流行病的反应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当你思考人们面对疫情所产生的不同反应时，以其他方式划分过人群吗？

奥尔罕·帕慕克：嗯……我可能没说过。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对1901年的穆斯林来说，让他们服从隔离措施是困难的，他们更相信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我给你举个例子，2020年3月，在纽约，特朗普会对大家说，哦，没事，大流行在4月就会结束。但是后来，我坐飞机回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关闭了所有的清真寺，从而避免聚集——所以你看，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是不是态度也有可能颠倒。但是后来埃尔多安发现经济形势不好，于是又放松了禁令。特朗普看到这个举措对他不利，他又采取了更严格的管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国家，政府都会有相似的做法。当统治者看到死亡率上升，他们就会加紧管控；但是当他们发现管控过度，不利于经济活动，他们就会放松管控。公众和政府一直在做这些讨论，这些讨论在全世界各国的媒体上都能看到。所以我并不认为信仰宗教的人和世俗的人在这些方面有着本质不同。不过，我的确认为，保守主义者、右翼分子中有更多不承认疫情后果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写作时总是想认同自己所描述的每个角色。在这本书里，每

一个角色都被你认同吗？哪个人物是你最偏爱的？

奥尔罕·帕慕克：像所有作者一样，我当然会代入本书叙事人——帕克泽的视角。在近些年的写作中，我总是努力地贴近女性人物的视角，《瘟疫之夜》也是借助女性的眼光来讲述的。实际上书中的恋爱故事也非常重要。奥斯曼帝国官僚系统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男性权力系统，医学、军事方面都是男性主导。我做了很大努力，希望通过女性的眼睛来看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统治，来审视这个系统如何应对现代性。

“我们是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构建过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有大量“历史学家认为如何如何”的表述，同时又以叙述者的口吻不断地将历史学家的观点推翻。虽然明格尔岛是被虚构出来的，但我也很想知道，关于历史是如何构建，又是被谁所构建出来的问题，你怎么看？以及文学对于一段历史的构建，能起到什么作用？

奥尔罕·帕慕克：我之前说过，这部小说也是讲述帝国崩毁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历史寓言。在构建过程中，人们需要构建一段新的历史叙述，人们会以新的方式讲述从前那个帝国的历史。所以这是一段脱离帝国统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故事。但是我这么说也包含反讽意味，因为独立后，岛上的人们依然面临很多政治上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历史是少数几个关键的人物创造的，还是普通人创造的？

奥尔罕·帕慕克：当然，是由普通民众创造的，但是不幸的是，他们需要关键的英雄人物，因为普通民众无法表达他们自己。他们需要有英雄代表他们，但是英雄的行动也需要符合历史必然趋势。在《瘟疫之夜》里，奥斯曼帝国几乎是注定要灭亡了，而明格尔岛注定要独立，他们只要独立就能拯救自己。于是我创造了这样一些帮助明格尔岛获得独立的英雄。

三联生活周刊：明格尔历史中的偶然性，它的走向，有时候是由小人物（并非英雄）一念之间所做的选择推动的。好像在你笔下，就推动历史进程而言，个体的力量或个人意志也是特别强大的，你本身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奥尔罕·帕慕克：这些问题，正是我的小说希望向读者抛出的问题。在小说中，一些十分偶然的事件，有可能形塑历史的面貌，改变历史的走向，而这样的情形一般都发生在小国家。而在那些很大的国家，个体意志是渺小的，非常渺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把我的故事设定在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岛上。个体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但历史的浪潮如此巨大，个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然而，探讨这些宏大话题只是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我们写小说更多是为了展示日常生活的美。个体意志和历史趋势同样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的序言，提到“历史小说”和“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两个概念，它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也许我写下这整部小说就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的小说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历史书，有些读者会因为这一点而批评我。但我有意要为这个虚构的小岛写一部历史，而且这是一部好玩的历史。“历史小说”这个文学类型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人们想看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相遇后发生的事情，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写拿破仑那样。我们希望看到过去的现实和童话混合在一起，历史和虚构混合在一起。我们希望透过想象中的人物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上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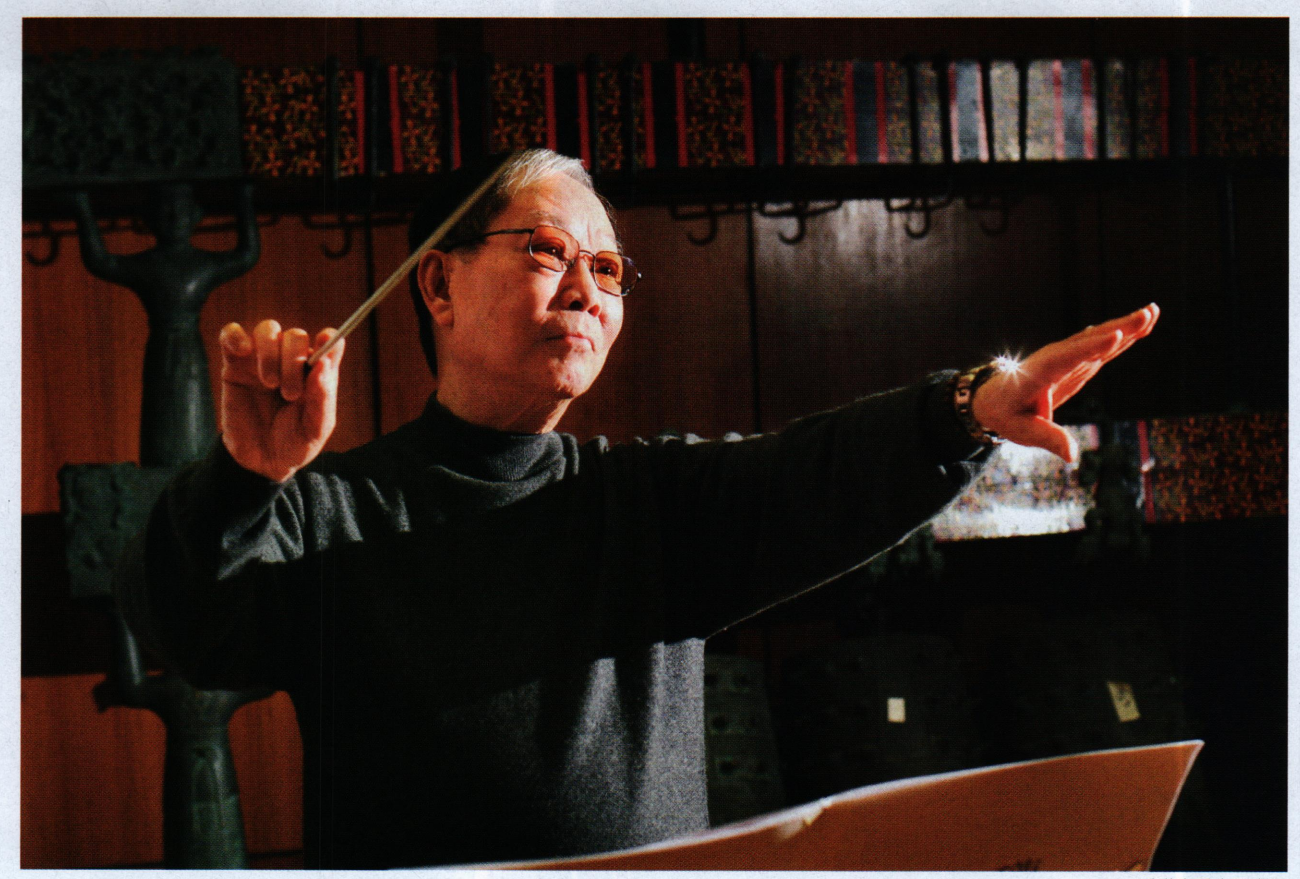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当下的现实，来重构过去发生的历史吗？

奥尔罕·帕慕克：我们是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构建过去的。如果当下的情况变化了，那么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也会改变。这是无法避免的，人类总是会这样做。所以我是以反讽的笔法来写的，我在小说中展示了：我们改变了什么，有意建构了什么，什么是想象的、虚构的？重要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爱、思想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写到，故事中的帕克泽公主的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出版，这是真的吗？毕竟，纯真博物馆都成真了。

奥尔罕·帕慕克：如果出版的话，帕克泽公主的日记也会和我的小说非常相似……因为我是参考她的书信写成这部小说的。（笑）如果出版，读者可能会觉得内容很重复吧。

（特别感谢李琬的翻译及帮助）



香港音乐人顾嘉辉

港乐黄金时代的谢幕

记者 · 艾江涛

1月3日，刚过完92岁生日，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在加拿大去世。继黄霑、黎小田之后，曾经开启港乐数十载辉煌的又一位教父级人物的离开，让人怀想起那个时期的粤语歌坛与香港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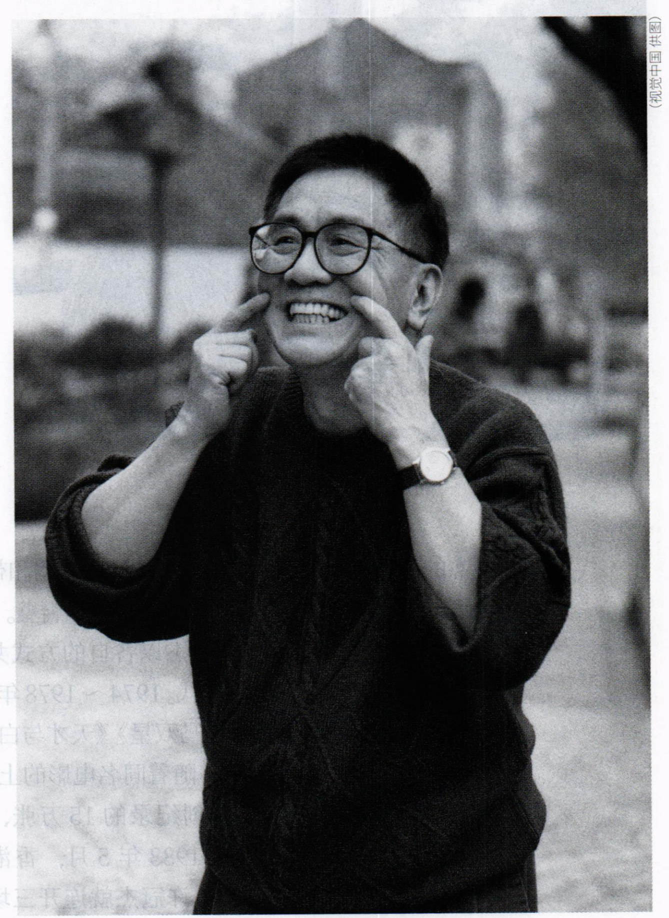
时代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每到假期，总要去外婆家和几个表兄弟一起玩，我们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听到《铁血丹心》的主题曲响起。当时TVB83版《射雕英雄传》正在电视台播出，每天两集。剧中每一首歌曲，多年之后听到，仍伴随记忆中的电视画面，比如郭靖在灵堂祭奠“江南七怪”中死去的六怪时，响起《千愁记旧情》；杨康毒发铁枪庙时，穆念慈一面轻抚他已经冰冷的面庞，一面失神吟唱《肯去承担爱》。很多年后，我们才关注到那些歌曲的演唱者罗文和甄妮，又过了些年，才知道它们的词曲作者正是联手打造港乐巅峰的“辉黄”：顾嘉辉和黄霑。

黄霑曾在他的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中将港乐划分为四个时代：《夜来香》时代（1949～1959）、《不了情》与《绿岛小夜曲》时代（1960～1973）、《我係我》时代（1974～1983）、《滔滔两岸潮》时代（1984～1997）。而1931年出生于广州、17岁随

家人迁居香港的顾嘉辉，几乎在港乐的每个时代都留下了深深印记。在第一个时代，顾嘉辉凭借出色的音乐天分，在那时还属于菲律宾乐师天下的香港，跻身高级夜总会领班。1963 年，他得到机会去伯克利音乐学院进行两年的系统乐理学习。学成回港后，顾嘉辉先后加盟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电视台（TVB），TVB 的许多电视剧主题曲和配乐都打上了他的烙印。如果说在第二个港乐时代，顾嘉辉已经以《梦》《明日之歌》《郊道》这样的“国语”名曲头角峥嵘，那么接下来的七八十年代，他则是与许冠杰一起，开辟了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用黄霑的话说，“香港音乐自此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1992 年许冠杰在“告别乐坛演唱会”上表演

下图：黄霑

港乐黄金时代的开启

“顾嘉辉和许冠杰之前的香港乐坛，主要是‘国语’流行歌，我们叫‘国语时代曲’，多数是台湾传过来的，像《今夜不回家》这种歌。然后粤语的也有，但是都比较低俗，因为他们多数是用粤语的俚语来写来唱的。顾嘉辉、许冠杰、黄霑他们出来之后，粤语的流行音乐就高级了很多。”刘卓辉向本刊回忆道。刘卓辉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进入香港乐坛，后来为 Beyond 乐队和“四大天王”创作了大量经典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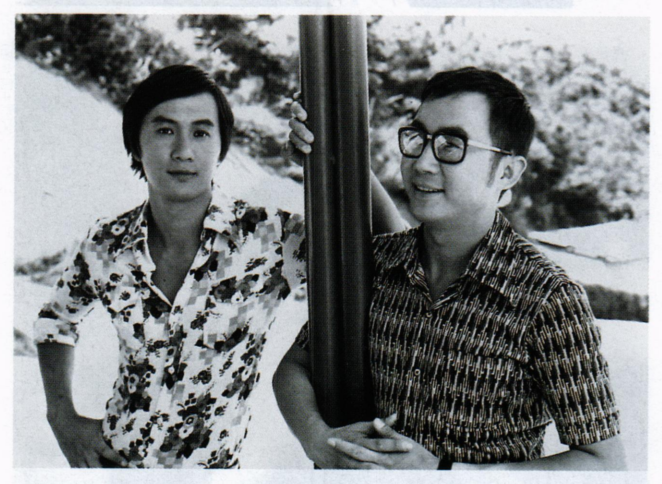
1974 年，TVB 首部电视剧《啼笑因缘》开播。人们把顾嘉辉作曲、叶绍德填词、仙杜拉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视为香港流行音乐的分水岭，港人从此一改歧视，开始接受粤语流行曲。顾嘉辉后来回忆过他在写这首歌时战战兢兢的心情：“初时我和剧集的编导王天林都有这种担心，所以这部电视剧的歌曲我们交由仙杜拉演唱。原因是她在乐坛中以唱英文及‘国语’为主，由她唱出这些粤语歌曲，起码不会给人老套的感觉，用多少洋化的歌手来平衡那些中国化的歌曲，可见那时的信心实在不大。”

同年，电影《鬼马双星》夺得年度票房冠军，许冠杰的粤语同名主题曲也大受关注。黄霑曾分析，与顾嘉辉在《啼笑因缘》中以欧美流行曲式，配器上主要采用二胡和月琴等传统乐器的做法不同，许



上图：电视剧《射雕英雄传》（1983 年）剧照

下图：电视剧《鬼马双星》（1974 年）剧照



冠杰的《鬼马双星》采用纯西洋的编曲风格和带有俚语的粤语歌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中西合璧。

就这样，顾嘉辉与许冠杰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开启了港乐流行歌曲的新时代。1974～1978 年间，许冠杰的四张唱片——《鬼马双星》《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随着同名电影的上映，接连销量攀升，分别达到创纪录的 15 万张、20 万张、35 万张、55 万张。1983 年 5 月，香港体育馆（红磡馆）刚刚启用，许冠杰就连开三场个人演唱会，成为港乐最早的"天王巨星"。

90 年代初，许冠杰退隐乐坛之际，黄霑撰文对这位港大同学表达敬意："整体而论，许冠杰真是粤语流行曲的大功臣，对粤语流行曲的兴起，有极大的功绩。他是第一位唱粤语流行曲的港大同学。讨洋太太、念洋书的现代青年，也带头唱起粤语流行曲来，这实在对粤语歌的推广，起了极大作用。当时，社会上仍然对粤语流行曲，有很多自卑与偏见。许冠杰是消除这种莫名其妙自卑感的重要人物。在这方面的成就，少人能及。"

与兼为歌手的许冠杰不同，顾嘉辉的主要阵地是电视剧。刘卓辉向本刊回忆："TVB 在 1974 年之后大量制作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几乎都是顾嘉辉的作品，出一首红一首，非常厉害。那时候香港人也没有那么多娱乐，下班回家，一家人一起吃饭，看电视剧就是主要的娱乐。看完电视剧大概 9 点钟，再看另外一个综艺节目《欢乐今宵》。"

从《啼笑因缘》（1974）、《狂潮》（1976），到《上海滩》（1980）、《天龙八部》（1982）、《射雕英雄传》（1983），这些 TVB 早期电视剧使粤语歌曲的影响无远弗届，用顾嘉辉的弟子、音乐人杜自持的话说："七八十年代的电视剧主题曲太厉害了，广东歌因此被带到全世界每个有华人的地方。我听说，《上海滩》的前奏一出来，老外都知道。"

那是顾嘉辉的时代，也是港乐逐渐走向巅峰的时代。1978年香港电台创办“十大中文金曲”，之后的四五届获奖作品，顾嘉辉总要有四五首。因此，当1981年顾嘉辉获得首届代表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金针奖”，很多人感慨这个奖便是为他量身定做。同年，50岁的顾嘉辉再度赴美五个月，学习更为商业的音乐创作模式。临行前，TVB为他举办的“群星拱照顾嘉辉”晚会上，众星云集。在黄霑起哄下，顾嘉辉和许冠杰为黄霑、邓伟雄、郑国江三人合写的送别诗《为你献上心韵》当场即兴作曲，群星合唱，成为华语音乐史上的经典时刻。

“辉哥对我来说不是师徒那么简单，60年代他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就和我爸爸在一起工作，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叫他叔叔。”杜自持的父亲是香港有名的菲律宾籍爵士钢琴师，曾和顾嘉辉一起在六国饭店的仙掌夜总会工作。1981～1985年，杜自持曾担任顾嘉辉的助手，“以前谱子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用电脑打出来，每一张都要用手写出来。比如他写了一个总谱，我的工作是把总谱抄出来，将每个乐器的分谱分出来。经常陪他去录音棚，慢慢地，他让我帮他编一些简单的曲子，所有录音的歌都由我来弹键盘。后来我独自接了很多编曲项目，不用每天过去，但如果他需要我帮忙，打个电话我就去了。”杜自持回忆，辉哥每天早餐后就去工作坊作曲，如果顺利，可能一个早上就写好了。他一般习惯午睡一个半小时左右，起来继续编早上写的曲子，然后第二天去录音棚，请歌星配唱、混音，速度非常快。“顾嘉辉和黄霑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创作出那么好的作品？都是时间赶逼出来的。比如导演说明天一定要，如果没有我就要跳海。”

杜自持印象最深的是，很多时候因为时间赶，辉哥就在录音棚编曲，“他很厉害，我们编曲旁边一定要有钢琴，如果没有就编不好；辉哥不是，只要给他一个谱子一支笔，他在脑子里就能构思”。由于长期在辉哥身边工作，杜自持开始作曲时也明显受到他那种“粤语中式小调”的影响。用他的话说：“辉哥的曲子旋律非常简单，都是八分音符，非常容易上口容易唱；不像现在很多歌都是十六分音符，那种密密麻麻的写法。”

“辉黄组合”的侠骨柔情

2011年，黄霑已经去世7载，在香港亚洲电视一档节目《香港百人》中，80岁的顾嘉辉忆起与老友的合作历程。虽已记不得在自己创作的1200多首歌曲中究竟与黄霑合作了多少首，但顾嘉辉仍清楚记得两人的第一次合作，是1972年的“国语”歌曲《爱你变成害你》。面对镜头，往日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回想（当时合作）都很困难，因为（以前）没有传真机，我们在电话中如何给他曲谱，很不容易，就要每个音告诉他。例如《上海滩》Mi So La，Mi So就是最后一拍，La是第一拍，在电话中每个小节告诉他，很浪费时间，要每个小节先记出来，然后才写到词。那个时间我们很赶，多数电视台给我们三个星期，我用了两个多星期去做旋律，连夜打电话给黄霑，告诉他明天要用，我现在刚作完曲。他当然很不高兴，骂声四起，但其实我们两个用这个形式，都可以做到很多好东西出来。”

黄霑生前说故事，半夜接到顾嘉辉的电话，他只用了20分钟便写完歌词，然后在天亮前的三四个小时一直琢磨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自己歌词中写的“浪奔浪流”是否合理，查了很多老上海的资料后，他豁然开朗：“轮船开过之后就有浪了。”

杜自持对“辉黄”合作的《狮子山下》非常喜欢，他告诉本刊：“广东歌最难的是音，有高中低音，发错音字的意思都改了，超难写。《狮子山下》的歌词超级厉害，用一两句话可以把一个很大的意思写出来：我哋大家 /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 不朽香江名句 /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 理想一起去追。这两人是黄金组合，以后都没有了。”

也曾有记者采访黄霑，问他本人最满意的代表作，黄霑答曰：“《沧海一声笑》高迈悠远，最为侠气；《旧梦不须记》哀而不怨，柔情万般。两首歌曲集结侠骨、柔情，可谓双璧。”这话传到顾嘉辉耳中，他笑说：“一首《两忘烟水里》就已经侠骨柔情，两样都有了，这个笨黄霑居然要讲两首！”

《两忘烟水里》是TVB82版《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的主题曲，这一版本由于引入内地较晚，未能像后来的97版《天龙八部》那样风靡，不过

在许多港人心中，那一版的《天龙八部》，包括它的歌曲，始终是经典。

对许多内地观众来说，最能体现侠骨柔情的“辉黄”作品，要数TVB83版《射雕英雄传》中的8首歌曲。这8首歌曲中，《铁血丹心》由邓伟雄作词，《满江红》为岳飞原词，《四张机》用的是小说原著中转引的一首无名氏的宋词，其余5首均为“辉黄”出品。演唱这些作品的罗文、甄妮同样是当时乐坛不可多得的天作之合。正如顾嘉辉在许多场合所言，当时他写的歌曲，不但有一批诸如黄霑、卢国沾、邓伟雄、郑国江的词人作词，还有一批最能唱的歌星演绎，这其中就有后来同获“金针奖”的罗文和甄妮，以及顾嘉辉最喜欢的“双叶”，即叶丽仪和叶振棠。正是他们一起，共同造就了港乐的黄金时代。

作为资深“辉迷”，卢雨从90年代开始听顾嘉辉的歌，从去年开始，他将顾嘉辉创作的金曲制作成系列视频，在各大平台解说，曾引起不小的关注。“顾嘉辉为武侠剧创作歌曲，有这样一个特点，围绕剧情主线，为剧中主要人物刻画一个对应的音乐形象。”卢雨说。“射雕英雄传”系列歌曲作为顾嘉辉成熟音乐风格的集大成者，尤其体现在三首男女对唱的主题曲上，顾嘉辉把齐唱、重唱、轮唱、复调等所有可能用到的对唱方式，发挥到了极致。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顾嘉辉大幅减产，90年代移民加拿大后，他逐渐淡出乐坛。在那个巨星迭出、造星与传播最为兴盛的时代，港乐经历了它最后的辉煌。已成为一代宗师的顾嘉辉继续为“天王天后”们打造了一批经典名曲：张国荣的《当年情》《奔向未来的日子》；谭咏麟的《谁可改变》《楚河汉界》；陈百强的《摘星》《画出彩虹》；梅艳芳的《心债》；等等。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没有顾氏名曲，就算不得时代巨星。”

进入21世纪，港乐不复昔日，顾嘉辉和黄霑的作品作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却越来越成为怀旧情感的共鸣所在。近些年票房好的港片如《扫毒》《窃听风云3》《边缘行者》，都回身去选用了顾嘉辉的旧作，《共你痴痴在爱》抑或《当年情》《世间始终你好》。某种程度上，缺少了顾嘉辉的音乐，就没法怀旧，要找到香港味道，必须回到顾嘉辉。

“今日我，与你又试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就像张国荣在《当年情》中所唱，港乐黄金时代虽逝，但每听到那些经典旋律，仍然是“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本文写作参考黄霑著《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感谢卢雨对采访的帮助）



中国群星闪耀时 II

时代沉浮中的孤勇人生

中国群星闪耀时II：时代沉浮中的孤勇人生
《三联生活周刊》编著 李鸿谷 主编
现代出版社 2023年1月

记者辗转世界，实地探究，掌握大量独家采访资料

仰望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天空

还原时代沉浮中的命运遭际与个人选择

指引当下的我们走出迷茫与困境

寻访影响深远的12位近现代人物



鲁迅 陈寅恪 杨绛 金庸 余光中 李敖……



扫码购书
仰望闪耀的群星

贤良寺

文 · 苗炜



（绘图：孙愚火）

天下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这就是普天下万国之公理，所以我们也要搞拼音。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四五年间，中国至少出现了七种切音方案。

1901年秋天，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快要死了。他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有书记载，78岁的老臣“忧郁焦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李鸿章每次进北京，大多住在贤良寺。民国时期，贤良寺对游人开放，院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解放后，和尚被遣散，寺庙住持成为校尉胡同小学的校长，寺庙的部分房屋用于校舍。后来那一片改造为和平饭店、台湾饭店。有一年，某法国瓷器品牌在华尔道夫酒店办一次宴会，我穿过酒店大堂，被引到酒店大楼后身的一座小四合院中，主办方介绍，这座小院就是华尔道夫的总统套房，当年李鸿章住过的地方。那个院子想来应该是贤良寺留下的遗迹，但修葺极为精致，已经没有任何世事苍凉之感。

1901年阴历八月，王照到北京拜会李鸿章。王照曾参与戊戌变法，流亡日本，从日本潜逃回京津，身份还是朝廷的钦犯。李鸿章在病中，让秘书于式枚接见王照。王照记录了二人见面的经过。于式枚对王照说：“老前辈从海外归来，必有挽救我们中国的策略，请就此畅所欲言，转达老相。”王照回答：“我无策略。况且天下事非一策一略所能转变。我们中国的缺点，在四万万人知识不够。俾斯麦言，普鲁士能胜法国之功，全在小学教员。日本埋头用功二十余年，教育普及，才能打败中国。”王照此行，是为了推广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这本书1901年夏天由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出版，是一本讲汉语拼音的书。贤良寺中，王照对于式枚说:“我今先莫说秀才、举人、进士没有能力，就说都有能为，全国共计二十万秀才、举人、进士，比日本五千万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少二百五十倍。以一敌二百五，还有什么策略可说！我的下等见识，中国政府非注重在下层的小学教育不可！但是中国的下层教育，有比外国最难的缘故，非制出一种沟通文语的文字，使语言文字合而为一不可！一切策略，我是外行。”于式枚听了，面有不悦，“这不像老前辈的雅言，老前辈必有雄谋硕画，不屑对我们小角色说出”。王照记录——余知其不懂人话，乃谢之曰:“我真是外行，不是不说。”遂辞而出。以上这段记录，出自王照的《小航文存》，“小航”是他的字。

王照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在鸦片战争时阵亡于定海。他在1894年中进士，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中国知识界有一股反思潮，全方位地思考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日本。其中有一种说法，说日本有三个地方领先于中国，一是效仿西方设立的学校，二是报纸，三是图书馆，这三件事归结为一个源头，就是文字。天下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这就是普天下万国之公理，所以我们也要搞拼音。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四五年间，中国至少出现了七种切音方案。王照在戊戌变法后出逃日本，搞出来的《官话合声字母》也是一种拼音方案。他见李鸿章，大概是看出来推广拼音的关键所在——自己搞出一套拼音方案，编教材，教学生，推广起来太慢，也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方案，搞拼音这事儿，得由朝廷出面。

上海梵皇渡书院有一个用英文学医科的学生，叫沈学，他写的《盛世元音》1896年在《时务报》和《申报》上发表了片段。他在《自序》中说，汉字太难了，“共计字体四万九千余字，士人常用者唯四五千字，非诚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有几次十年”。他说，俄国、日本之所以强，就是用了本国的切音字，翻译西方的“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

沈学身上有很强的“民科”色彩，据说他发明了专门写字母的自动墨水笔，造了一种盲人书写工具，改进了盲人识字卡片，设计了一套哑巴用的看图识字卡片，还准备改进打字机和电报机。他的“盛世元音方案”是以速记符号作字母，基本形式有左弓、右弓、上弓、下弓、直弦、横弦、左侧弦、右侧弦等18种，这些符号兼表声母和韵母，区别在笔画的大小。听起来并不是很容易掌握。沈学创建了这套方案之后，每到星期天，就在上海的“一林春”茶楼教课，他在《申报》上还登了一个小广告，“创制新字，译天下音义，八下钟尽人能悟，志在广播传证，并不因利。投一名刺，便可就学。如有更胜善法，愿酬洋三千元为资，敬无遗言”。我不太确定，沈学所说的“八下钟”是不是指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能学会一套拼音方案，有点儿速成班的意思。沈学生于1871年，1900年前后就死了，据说死前潦倒，沦为乞丐。

与沈学的“十八笔方案”相比，王照的方案更好理解，他取汉字偏旁为字母，确定12个“喉音”，也就是韵母，50个“字母”，也就是声母。对比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王照方案的声母更多，这是因为他要贯彻“双拼制”，不要三拼，比如我这个“苗（miao）”字就是三拼。在王照方案中，有一个声母为mi，用mi和ao双拼就拼出了“苗”。王照把“衣乌鱼”三个介母和声母结合在一起，这样韵母中就没有“衣乌鱼”开头的复合韵母，声母中就多了带有“衣乌鱼”的复合声母了。比如土字旁，在王照方案中代表声母tu，它跟形为“秃宝盖”的an相拼，就是“团”。再比如，shu是一个声母，再跟ang相拼，就是“爽”。很难想象，李鸿章要是见了王照，能有耐心听他详细讲解这

套拼音方案。

1903年年底，直隶大学堂的学生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推广王照的“官话字母”，其中说道：“何谓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推广“官话字母”，头一个好处就是“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袁世凯做出批示：“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以切音合音之法，包括一切语文，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结尾说：“姑候学校司体察情形，如何试办，妥酌具复，饬遵缴。”

王照生于天津，他的“官话字母方案”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这套方案传播到南方，两江总督幕中的劳乃宣看到，“深赏之，但惜其专用京音，于各省方言尚未包括”。劳乃宣征得王照同意后，就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方言的声母和韵母，拟定了宁音（南京话）和吴音（苏州话）两种方言的字母方案，另定了一个名称叫“合声简字”。劳乃宣原本就是音韵学专家，著有《等韵一得》，专门研究汉字语音的。他在《重订合声简字谱》自序中说，中国文字厉害，很了不起，但学起来太难，教育不易普及。“泰西以二十六字母，东瀛以五十假名，包括一切音；文与言一致，能言者即能文，故人人能识字，实为教凡民之利器。我中国数百兆凡民，欲令教育普及，非学步之不可。”

1908年，慈禧召见劳乃宣，劳乃宣向慈禧解释了合声简字的用处，还上了一份奏折，再讲教育普及的重要，其中说道：“立宪之国，必识字者乃得为公民。”“将比里连乡，无一人能及公民资格，何以为立宪之凭借乎？”他在奏折中建议，初等小学五年一贯制，第一年两个学期专门用来学拼音，自第二年开始才学汉字。他很乐观地说，以国家全力行之，三年之内，可以通国无不识字之人，人人能看书，人人能读报，官府之命令，皆能下达，人民之意见，皆能上呈。他这份折子和他的著作呈送上去后，慈禧太后批复“学部奏议”。然而学部却将此方案搁置。劳乃宣静候年余，杳无消息。

1912年，清廷完了，改民国了。王照写了一篇文章叫《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其中说：“吾国多数人，知识不足谋生，非教育普及万不能救。而近年畏民智如蛇蝎之政府，实为教育上一大障碍物。”他所说的教育，“既非前此学部所持尊孔尚武保国粹之谓，亦非令人人明于共和政体备有参政知识云尔也。所谓教育者，瞻瞩虽及高远，而致力专重卑迩。撮其要曰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定其旨曰生活主义融和乎道德主义，个人生活主义融和乎社会生活主义，一国生活主义不悖乎世界生活主义。循理守分，质直光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王照说，学童教育是人人保全人格之本，可以称之为“质地教育”，跟政治教育、职业教育不是一回事。他提出向日本学习，要有一套完整的小学教育体制，第一步造就小学教员，“三年之内暂勿详计小学，必须先设师范四千五百校，所有全国已往之高小毕业生及初中生皆令为师范新生，计九十万之数所缺无多”。第二步遍立小学校，定为义务教育，姑假定为学生3000万，计其完备之时，通国校数共15万。“先能实行此二步，斯十年后已有蒸腾之势，二十年后元气充盈，三十年后物质文明蓬蓬勃勃发生于社会之中。”王照说，“天下事万无捷径，每言此，不避急功之士所厌恶。”

有些话，看起来真不错，比如“一国生活主义不悖乎世界生活主义”，说话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这样的好事能够实现。王照晚年遁入佛门，1933年逝于北京。和他在贤良寺见面的于式枚是信佛的，他在李鸿章身边做了十多年幕僚，终身未娶，1907年曾经去德国考察宪政，民国之后隐居在青岛。他兄弟的儿子于孝侯过继给他当儿子，于孝侯的闺女叫于立群，是郭沫若的妻子。1949年，北京刚解放，毛泽东就指定黎锦熙、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这就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都出自这个部门。

（参考书目：王照《小航文存》；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被高估的维生素 D

主笔·袁越

骨质疏松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主要原因是内分泌系统失调，次要原因是缺钙，而饮食中的钙元素只有在维生素 D 的帮助下才能高效地被人体吸收利用。有研究显示，如果缺乏维生素 D 的话，人体消化系统只能从食物当中吸收 10% ～ 15% 的钙元素。有了维生素 D 的帮助，吸收率最高可以达到 30% ～ 40%，平均提升了 3 倍。

在古代，绝大部分普通人是不会缺乏维生素 D 的，因为这种维生素可以在光照条件下从 7- 脱氢胆固醇转化而来。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维生素 D 不应属于人体必需营养元素之列，而应该被划归到荷尔蒙的范畴。问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户外活动时间越来越少，很多公司白领和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甚至一整天都见不到阳光，这才导致他们体内的维生素 D 供应不足。

另一个原因是，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很多人不喜欢晒太阳，更希望通过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这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维生素 D 主要来自动物性食物，比如牛奶、鸡蛋、动物内脏和高脂鱼类等等。一个人需要吃很多动物脂肪才能满足要求，这一点又和现在流行的低脂饮食以及素食风潮发生了冲突。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了维生素 D 补充剂上，比如在保健品市场非常抢手的鱼肝油。

如果你去任何一家药店的维生素柜台转转，就会发现鱼肝油被摆在了很显著的位置，需求量很大。民间关于维生素 D 功效的传说非常之多，不少人相信维生素 D 不但能补钙，还能抗癌、预防高血压，甚至能对抗新冠病毒。但是，因为试验难做，这方面的研究数据十分缺乏，并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支持或者反对上述这些说法。

2022 年 7 月 28 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双盲对照试验，基本上可以对这个问题盖棺定论了。

论文第一作者是波士顿妇女医院的梅丽尔·勒伯夫（Meryl LeBoff），她和同事们征集了 25871 名 50 岁以上的身体健康的志愿者，男女各占一半。这些人被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每天按时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另一组则服用安慰剂。研究人员跟踪了他们平均 5.3 年的时间，结果发现维生素 D 组出现了 769 例骨折或骨裂病例，对照组则出现了 782 例，两者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别。换句话说，维生素 D 补充剂并没有减少普通人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

勒伯夫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大部分普通人从日常饮食或者偶尔的光照中所获得的维生素 D 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吃补充剂。对于骨骼健康来说，补钙似乎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不过，像蔬菜、豆腐和乳制品等等这些家常饮食当中含有丰富的钙，一个人只要正常吃饭，不过分挑食，一般也是不会缺钙的，没必要单独补钙。

相比之下，更好的办法其实是加强锻炼，因为骨骼的生长是需要压力刺激的，这就是宇航员必须坚持锻炼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平时走路或者做家务时骨骼承受的压力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每天去健身房举铁。

当然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诊断出患了维生素 D 缺乏症，那还是要遵医嘱去吃维生素 D 补充剂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贪吃，因为过量的维生素 D 反而会阻碍钙元素的吸收。


（视觉中国 供图）

年度最佳是位斗士

文 · 张斌



1 月 23 日，2022 西班牙女足超级杯决赛，巴塞罗那 VS 马德里竞技。图为弗吉尼亚 · 托雷西莉亚

《卫报》年度最佳足球运动员评选已是第七年了，虽清淡如菊，但情动人心，尽管没有金杯，没有红毯，没有光耀。往往仅是一篇长文让他们所推崇的，以罕见的诚意和勇气，穿过人生逆境，足以成为众人榜样的足球运动员，讲出他或她的不凡故事。

2022 年的荣誉最终归属于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女足前卫弗吉尼亚 · 托雷西莉亚，职业足球世界里的陌生人。2020 年疫情突至，5 月间马德里封控，托雷西莉亚颈部受伤，随即连带着头痛难忍，难以入眠，入院检查，颅内发现脑瘤。医生安慰说，发现尚早，只要手术及时，经过后续治疗，当无大碍。术后 13 个月，托雷西莉亚接受了 30 轮放疗，15 次化疗，因手术而离她而去的一头青丝也总算回来了。

坚强的女足前卫原本以为已然熬过了自己人生最苦痛的日子，身体逐渐恢复到常人之态。2021 年 6 月，特意赶到马德里照顾托雷西莉亚的母亲玛丽眼见女儿业已康复，遂返回家乡。一个周四，托雷西莉亚驾车送母亲，遇上城内大堵车，车流中一辆焦躁的车重重地追尾了她们的车，母亲瞬间头破血流，更糟糕的是，母亲双腿失去了感觉。赶来的救援人员，切割开破损的车辆，救出母女二人。手术后，玛丽腰部以下瘫痪，轮椅伴其余生。如今，坐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训练场边，回忆起这一切，托雷西莉亚还是泪水不止。“我就像是刚从一个黑暗的隧道中冲出来，又陷入了一个更难见出口的隧道中。我不是坏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人生遭遇？”

崩溃的人生际遇，托雷西莉亚情绪至今无法平静。“我自己可以再做 15 次化疗，也可以将我的治疗再延长三年，三年不成，那就五年，我想换回妈妈可以重新站起来。”车祸之后，托雷西莉亚一度被彻底击垮，她告诉俱乐部自己不可能再继续踢球了，她告诉父母，将辞别赛场回到故乡。但是，父母给她坚定的回答：“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离去的脚步算是停下了，6 个月之后，2022 年 1 月，在离开赛场整整 683 天之后，托雷西莉亚终于迎来了自己重生后的第一场比赛——西班牙女足超级杯赛。那一天，比赛双方几乎所有人都走上前，夸赞托雷西莉亚是榜样，是斗士。经历磨难之后，托雷西莉亚自然也会一时沉醉于赞誉中，但是那些曾经的痛还是格外真切。“我能感知的痛，不仅仅是癌症所带来的，当然包括心理上的苦和痛，尤其是妈妈重伤之后。很痛，诚实地讲，很痛，很痛，很痛。”

一年多前，起初面对脑瘤疾患时，医生为了缓和托雷西莉亚的紧张情绪，告诉她那不过是良性肿瘤，不必紧张。术后一周，才将实情相告，恶性肿瘤，必须马上开始后续治疗。对于放化疗，托雷西莉亚完全不知，只是听说癌症夺人性命，而放化疗会将人击溃。面对死神，泪水只能是宣泄和逃避，还是得忍受一次次治疗后的种种不良反应，精细感知身体的变化，在疫情中还得抗拒着新冠，一旦感染，必是致命的。虚弱，易病，暴瘦 16 公斤，从病床上下来，托雷西莉亚几乎无法抱住刚刚出生的小侄子。如果不是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倾力相助，托雷西莉亚断然无法度过那段生死之间的岁月，她的叔叔便是因为疫情中因为没有及时救治，前列腺癌加重离世的。

暂时打赢了抗癌之战，母亲又为了自己才遭受无妄之灾，长达半年的康复期中，托雷西莉亚始终努力陪伴在母亲身边，但深深的自责让她坠入了抑郁情绪之中，难以挣脱。能否找寻到人生的转机，托雷西莉亚心里并不笃定，她也没有求助于心理医生，最终还是父母给了她无尽的动力，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没有离开足球——“踢球的，才是你”。

超级杯决赛终场前五分钟，马德里竞技队落后，没有人在意比分，看台上在齐声高呼托雷西莉亚的名字，登场前巴萨女足主教练也跑过来拥抱她，队友们给她戴上队长袖标。这场比赛胜利者是巴萨，而全世界看到了抗癌且走出人生深渊的托雷西莉亚。

第二届行读图书奖　2022 年 11 月长名单

中文原创图书 01《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 02《汉文与东亚世界》| 03《非常动物》| 04《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05《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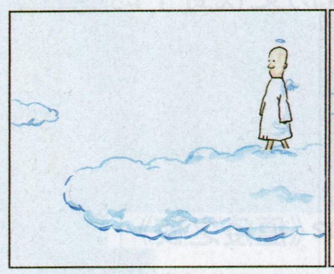
外文翻译图书 01《对诗歌的反叛：安托南・阿尔托文集》| 02《瘟疫之夜》| 03《中世纪的面孔》| 04《托马斯・曼：生命之为艺术品》| 05《透过窗户》

行读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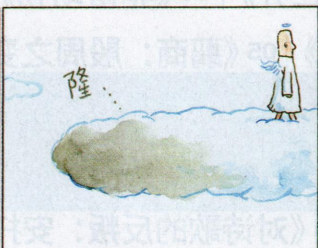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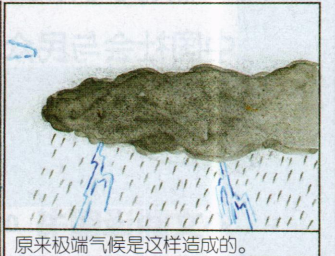


朱德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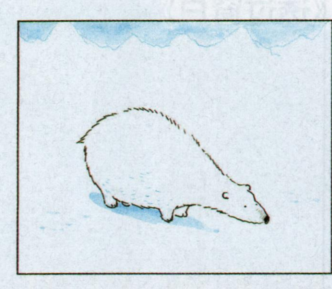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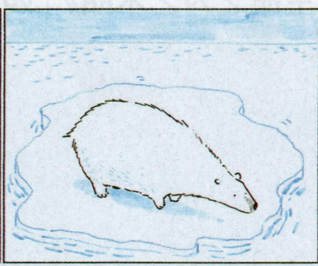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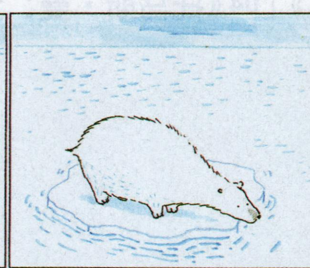




原来极端气候是这样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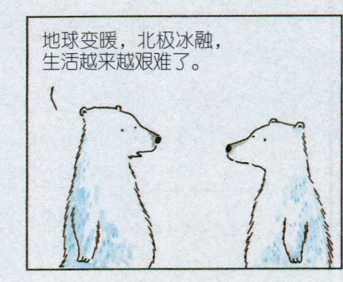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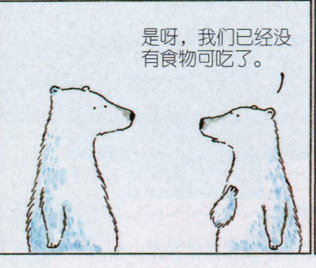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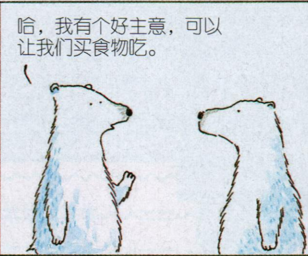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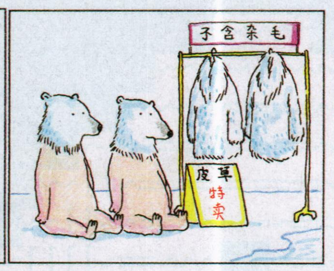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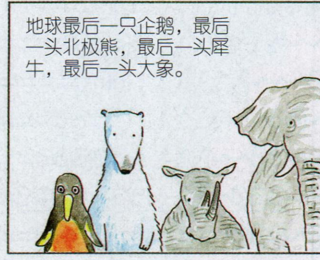
当地球变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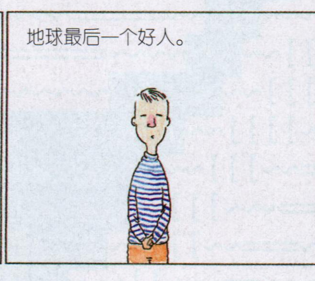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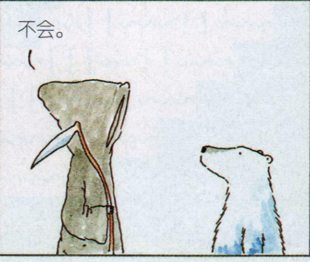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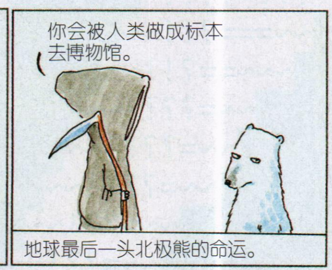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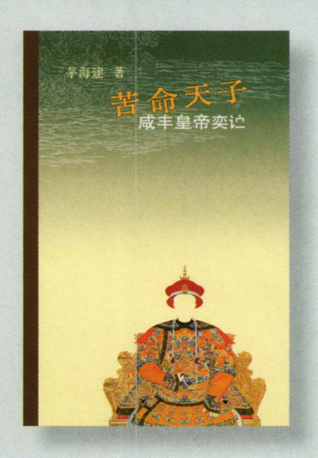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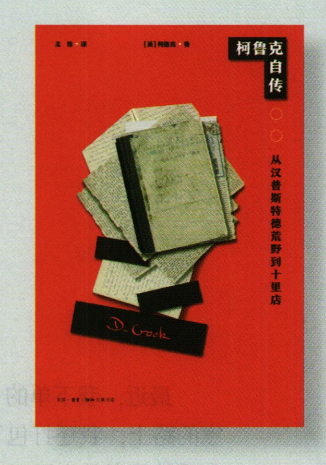
地球最后一头北极熊的命运。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新版）

茅海建 著 定价：89.00元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年代。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近距离地再现了咸丰帝奕詝的悲剧人生。作者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历史叙述，而是带读者直接进入当时复杂困难的局面中，从而理解那个年代被迫丧权辱国的深层原因。



柯鲁克自传：从汉普斯特德荒野到十里店

[英]柯鲁克 著 王烁 译 定价：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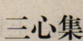
柯鲁克的一生走过了整个20世纪。在"二战"中，他被派往印度作战，期间两次来到中国。战后他留在中国，参加华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妻子伊莎白撰写了关于解放区抗日和土改的名著《十里店》，还参与创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



老饕三笔

赵珩 著 定价：59.00元

写口腹之物，记风物人情，述历史掌故，从桂林的马肉米粉说到日本的怀石料理，从苏州观前街、南京皮肚面，说到巴塞罗那的街边小吃……依旧是"以饮食为由，东拉西扯，谈些经历过的旧事"，或可"从怀旧的角度阅读"，亦可"获取些闻所未闻的美食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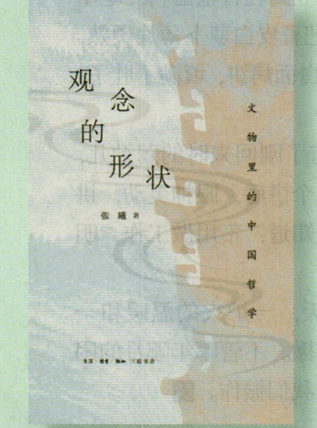




三心集

丰子恺 作 汪家明 编 定价 7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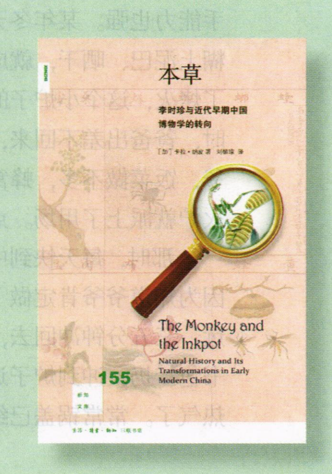
所谓"三心"，乃诗心、童心与佛心，编者精选丰子恺散文随笔十六篇，画作近六百幅，依"三心"分类整理。丰子恺的文字与图画中，处处皆是他的温柔悲悯与率真恬淡。习惯了忙碌与急躁的人们，或许能从这"三心"中获得一分释然与放松。



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

张曦 著 定价：79.00元

文物，是曾经活过的人的思想、信仰和意图的表达，像琥珀一样，凝固了我们祖先眼中的宇宙、世界、他人和自己。本书以72件文物为载体，分18个主题，讲述了数十个世纪中我们祖先的哲学思考。



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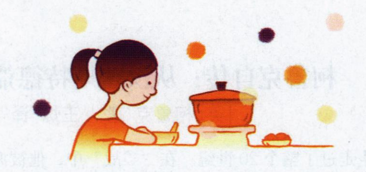
[加拿大]卡拉·纳皮 著 刘黎琼 译 定价：42.00元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博物学和自然史的经典著作。它独树一帜的分类方法和包罗万象的宏大规模，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博物学家，在中西方文化研究中都拥有持久的魅力。



围炉煮肉

文 · 清楚LWL 图 · 陈曦



最近，我下单的“围炉煮茶”工具到货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还打包了羊肉汤，理所当然，电茶炉的处女秀就是煮羊肉汤了，我也体验下这今年最流行的吃法。

女儿回家就病恹恹，据说班上大半同学都请假回家了，只有12个孩子上学。这个听同学咳嗽都要赶紧凑过去深呼吸几口的小家伙斜着眼睛观察我，小心翼翼地问，明天能不能不上学了。我没表态，倒是开心地强调，买了正宗羊肉汤，先吃！

开箱、插电、上汤锅，汤很快就沸腾，咕嘟咕嘟，热气与香气混合着在屋里翻腾，回忆忽然就飘到了30年前，我其实早就“围炉煮肉”过。

彼时，爷爷还在世。老爷子勤劳寡言，个性刚直，唯一乐趣就是喝点自酿的酒。上世纪80年代，他一直在乡镇供销社掌勺，以做饭手艺称道于小镇。关于爷爷，家里还有许多传说，据说曾在困难时期，一周省一小块肉带回家，抚慰三个正值馋嘴长个子时期的子女。据说曾三番五次觍颜求教于某高明大师，终于学得一道地道川菜清水烧鸡。也据说，爷爷给大家打菜打饭时，从来不会因为对面是单位领导而把勺子舀深一些，估计爷爷在单位的好人缘还是靠实力吧。

爷爷勤快，家里买菜做饭洗碗都是他一个人，动手能力也强。某年冬天，他捡了一个小油漆桶，在里面糊上泥巴、晒干，就成了粗拙又扛用的黄泥小火炉。除了烤火，这个小炉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炖肉了。平时，爸爸出差不回来，妈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和爷爷，饭菜做不多，蜂窝煤炉子太大不经济，自制黄泥小火炉就派上了用场。点火、上煤、坐锅，家的感觉就来了。

那时，每天快到中午12点，我就焦急地盼着放学，因为知道爷爷肯定做了好东西等着我。还好回家的路不远，三五分钟冲回去，还没跑上六楼就先闻到香，进屋书包一扔，冲到炉子边，那口小黑砂锅，已经冒着腾腾热气了。常常锅盖已经揭开，香味使劲往上蹿。

爷爷一定会在炉子旁的黄色木头方凳上提前放好筷子，我抓起来，边吹开蒸汽边翻看，“哦，红萝卜烧蹄筋，哦，芸豆炖猪蹄，哦，干豇豆煮腊肉……爷爷，上次说了牛肉不要烧土豆，要烧凉粉，咋个又烧土豆嘛。”

对于爷爷准备的“私房晚餐”，我常常欣喜，偶尔抱怨，边念叨边拿筷子夹起一块最上相的，使劲吹吹，塞进嘴里。爷爷就在炉子边坐着，憨笑着看着他的孙女往嘴里塞肉，喊慢点慢点，有时候他还在厨房忙活其他菜，有一句没一句地接话。

我开始端着碗大嚼大咽的时候，爷爷通常是不吃的，只偶尔挑一筷子菜。他要喝酒，一个有点像唐三彩颜色的葫芦形弯嘴酒壶，装着半壶自酿酒，就靠在砂锅边，用他的话说，冬天喝酒要把酒“醒”热。等我吃撑，浑身暖乎乎，脸发烫，满足地放下筷子时，爷爷才开始接着吃，吃点我剩下的萝卜土豆、筋头巴脑，他都说好。

真快，转眼，爷爷去世15年了。

而今，该我给孩子掌勺了。小油漆桶自然是没有的，精美的“围炉煮茶”套装倒是唾手可得，羊肉汤也很美味。我和孩子唠叨着杂事，和着豆腐乳青椒蘸料，吃干净肉和杂，一人晾一碗原汤，再把青皮白萝卜薄片烫熟，加点嫩豌豆尖，就着残汤煮两个白面烤饼，填满了肚子，也填满了心。

腾腾热气中，女儿早已没有了刚回来时的蔫劲儿，吃了几碗汤和肉，干完了整整一个饼后，眼神灵动，讲某某同学的糗事，乐不可支。我知道，不用做工作，明天她保准能积极上学了。

看来，无论哪年哪月的冬天，一炉火的温暖和一锅肉的敦实都可以让我们精神抖擞。不管哪年哪月的困境，亲人的爱护和守候都足以让我们振作。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